



READERS

读者[®]

杏茶 准将的肩章 当理想不是一套房 那是一条爱的天路



2012-14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23期
七月下



朋友之树

●〔阿根廷〕博尔赫斯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会邂逅许多人，他们能让我们感到幸福。有些人会与我们并肩而行，共同见证潮起潮落；有些人只是与我们短暂相处。我们都称之为朋友。朋友有很多种，就好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是一个朋友。

最早发芽的朋友是我们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告诉我们什么是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与我们一起成长，共同走向繁荣。然后是我们所有的亲友，他们让我们尊重，让我们牵挂。

命运还会赐予我们其他朋友，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邂逅他们。许多人被我们称为灵魂和心灵之友。他们是真诚的，也是真挚的。他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过得不好，知道如何让我们幸福，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甚至不必开口。

有时某一个朋友会触动我们的心灵，于是我们就会相爱，拥有一位恋人朋友。这个朋友会让我们的眼睛焕发光彩，会让我们与歌曲相伴，会让我们雀跃前行。

还有一种一时的朋友，他们或曾与我们共度某个假期，或曾共度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总能让我们的脸上挂满微笑。

也有一种远方的朋友，他们位于枝干的末端，有风的时候，他们会在其他叶子中间若隐若现。他们虽然不总在我们身边，但一直与我们的灵魂很近。

时光流逝，夏去秋来，一些叶子会离我们而去，一些叶子会在另一个夏天出现，还有一些叶子会陪伴我们许多季节。但最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是那些虽已凋零却不曾远去的叶子，他们依然在用欢乐滋养我们的根系。那是他们与我们相遇时留下的美好回忆。


我们生命中的每位过客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会留下自己的一些印记，也会带走我们的部分气息。我需要你，我生命之树的叶子，就像需要和平、爱与健康一样，无论现在还是永远。有人会带走很多，也有人什么也不留下。这恰好证明，两个灵魂不会偶然相遇。



（秦 明摘自中国作家网）

卷首语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 - 1805
CN 62 - 1118 / Z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主任 彭长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责任编辑 张 涛
编辑 李 霞 陈天竺 黎珈禾
 韩维善 贾 真 高翔飞
 刘学成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部 (0931)8773310(传真)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0931)8773039
 刘志伟 (0931)8773036
 韩学斌 (0931)8773092
 卢建洪 (0931)8773095
 雷 洋 (0931)8773094
 姚宏霞 (0931)8773054

广告部 (0931)8773029(传真)
广告总监 杜孟瑛 (0931)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0931)8773073
 杨荣波 (0931)8773075
 尹 莲 (0931)8773042

新媒体部 欧阳薇 (0931)8773170
 李 进 (0931)8773170

行政助理 王 丹 (0931)8773070

稿酬 叶丽琼 (0931)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0931)8773350
 陈志明 (0931)8773241

2012年第14期 (总第523期)

| | | |
|-----------|--------------------|---------|
| 文苑 | | |
| 【卷首语】 | 1 朋友之树 | 博尔赫斯 |
| 【文苑】 | 4 杏茶(外一篇) | 王安忆 |
| | 5 雷蒙德·卡佛诗二首 | 雷蒙德·卡佛 |
| | 14 一片叶子下生活(外一篇) | 刘亮程 |
| | 22 旅行 | 梁实秋 |
| | 26 那一刻,只想对妈妈说“对不起” | 赵 玫 |
| | 30 矿难之后 | 吴念真 |
| | 33 向书致谢 | 茨威格 |
| 【书林一叶】 | 55 珍惜读不懂的书 | 杨 照 |
| 【原创精品】 | 56 你能赢100次 | 刘继荣 |
| 人物 | | |
| 【人 物】 | 12 准将的肩章 | 范 曾 |
| | 42 燕南园54号里的洪业 | 肖东发 陈光中 |
| 【名人轶事】 | 8 修髯飘飘 | 汪曾祺 |
| | 21 两位大师 | 李浅予 |
| 社会 | | |
| 【杂谈随感】 | 24 七个常识性错误 | 陈志武 |
| | 38 出人头地的“成功” | 沈 睿 |
| | 44 有什么用 | 叶倾城 |
| | 50 上帝扔下的可乐瓶 | 王小峰 |
| | 54 爱的差异 | 葛红兵 |
| 【话 题】 | 36 当理想不是一套房子 | 未 未 |
| 人生 | | |
| 【人世间】 | 16 那是一条爱的天路 | 晓 丽等 |
| | 58 献艺的人 | 唐炳良 |
| | 60 请用我的眼睛看他一眼 | 苗 洁 |
| 【青年一代】 | 20 失业的学徒 | 路易斯·卡朋特 |
| | 32 软技能 | 亚当·斯通 |
| 【校园内外】 | 23 在他眼里我就是个悲剧 | 石 磊 |
| 【两代之间】 | 6 妈妈的礼物 | 舒 乙 |
| | 28 夜市 | 詹宏志 |
| 【婚姻家庭】 | 59 柳如家 | 毕淑敏 |
| 【人生之旅】 | 10 一撇一捺是个“人” | 王周生 |
| | 25 公交车试验 | 肖复兴 |
| | 61 租来的人生 | 吴淡如 |

[[读者·2012·14]]

目 录 七月下

| | | |
|------------|-----------------|----------|
| 生活 | | |
| 【经营之道】 | 47 用飞机运西红柿 | 木 梅 |
| 【心理人生】 | 7 看你是什么表情 | 李良旭 |
| | 48 《莎拉的钥匙》要开哪把锁 | 朱 虹 |
| | 49 你要当建筑工人吗 | 王应春 |
| 【生活之友】 | 40 医生的死亡之道 | 肯·穆雷 |
| | 64 “法国悖论”的成因 | 薄三郎 |
| 文明 | | |
| 【史海拾贝】 | 62 李鸿章看球 | 李国文 |
| 【在海外】 | 18 慢速印度 | 安吉拉 |
| | 46 向犹太人学教育 | 高 峰 |
| | 52 天使热线 | 约翰·塔格里亚布 |
| 悦 读 | | |
| 【言 论】 | 19 言论 | |
| 【漫画与幽默】 | 34 漫画与幽默 | |
| 点 滴 | | |
| 【意 林】 | 43 一个烟头 | 江永彬 |
| | 45 小鱼 | 安东尼·德·梅勒 |
| | 45 财神与寓言作家 | 安布鲁斯·比尔斯 |
| | 45 永恒 | 张小娴 |
| 【点 滴】 | 11 拍卖师的起步 | 晓 红 |
| | 15 生活家 | 李银河 |
| | 29 双钱 | 简 嫔 |
| | 31 站在远处审美 | 陆勇强 |
| | 37 冷暖 | 亦 舒 |
| | 39 蔡澜妙答 | 蔡 澜 |
| | 41 一次失恋会失去8个朋友 | 金 也 |
| | 53 远航者 | 莫小米 |
| | 57 秦小过安君臣 | 吴金卫 |
| | 63 莱斯特的那只蝴蝶 | 于 丽 |
| 互 动 | | |
| 【互 动】 | 64 微博互动 | |
| 艺 术 | | |
| 【封 面】 | 夏日(摄影作品) | |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官方网站

<http://www.duzhe.com>

官方微博

<http://t.qq.com/duzhe>

<http://weibo.com/duzhezazhishe>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苹果客户端

《读者》手机杂志

移动用户 发送读者到10658080 或手机输入网址: <http://wap.cmread.com/iread/m/73655>

另支持手机杂志畅读包月订购: 发送KTDZB到10658080

电信用户 手机输入网址: <http://wapread.189.cn/s/BFvqya>

联通用户 手机输入网址: <http://iread.wo.com.cn/ppps/vuelBj>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9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定期出版

小时候，家里用过一个名叫杏茶的保姆，浙江诸暨人。她的叫做杏茶的名字，令我很难忘。杏和茶，都是清淡与香馨的植物，同时，杏仁和茶叶，又都有丝丝的苦味和醇醇的甜味。她的模样还留在我心里，很素净的：齐耳的短发，斜挑头路，在发多的一面卡一个夹子，总是穿斜襟蓝布的衫子和带纽扣的布鞋。她不结婚，吃长素，而我已记不得她究竟信奉不信奉菩萨了。她空闲的时间里，就总是坐着绣花。她绣花并不描摹现成的人们传来传去的花样，而是捏一支我们用剩的圆珠笔芯，自己在白布上画，有时是花，有时是鸟。记得她绣过一幅花样，是一幅风景：一条河，岸上有苇子，河中间有一条小船，船上坐了两个小人儿，穿了和尚领的衣服。我们和

邻家的孩子最爱看的就是这对小和尚，当我们看这对小人儿时，杏茶就掩着嘴笑，笑得很快乐。现在回想起来，杏茶其实是很风趣的。

母亲也问过她为什么不结婚，又为什么吃长素这一类问题，却没有印象她是怎么回答的了。只记得她有一个弟弟，得了绞肠痧，肚痛得叫喊了一夜就死了。她平时言语极少，不喜欢人多，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待着，绣着花。还记得她是怎样到我们家来的，她是我弟弟的奶妈的同村人，由奶妈介绍来烧饭的。有时看见杏茶一个人坐在院子里落泪，问她，她又不说。后来听邻家的保姆说，是受了奶妈的气。奶妈是个多嘴且多事的女人；杏茶来了不长的时间，就辞了回诸暨乡下去了，想来也是与奶妈合

不来的缘故。

我那时是十来岁的年龄，不懂得一个人为什么会不吃好吃的鱼肉，为什么这样委屈自己，我不懂得自己对自己的禁忌是怎么回事。我不懂得每个人都当有一件终身信守的东西，这东西凌驾于肉体与精神之上，使我们的行为不至于陷入盲目，再因盲目而苦闷。这东西于各人有各自不同的形式，内涵却是一样的。那时我懵懵懂懂，欲望很多，且娇生惯养，欲望总能得到满足。杏茶的守斋使我好奇，我时常想：倘若她吃了荤会怎样呢？这个问题萦绕着我，使我日夜不得安宁。有一天，我终于决定去做一个试验。我背着人，偷偷地在杏茶吃的素菜里滴了几滴肉汤，然后心里擂着鼓般，看着杏茶毫无察觉地吃下了这碗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杏茶依然是如往常那样，安详地收拾了饭桌，洗净了碗，然后坐下来绣花。这一天，我一直在窥视杏茶，心中忐忑不安。这不安的心情伴随了我很长久的时间，虽然没有任何人责备我，虽然没有任何人知道。我隐隐地感觉到自己将别人的一件宝贵的东西破坏了，而就在破坏别人宝贵东西的同时，也将我自己什么宝贵的东西破坏了。我将别人纯洁的东西玷污了，也将自己纯洁的东西玷污了。表面上，我依然骄横任性、欲望无边，但在内心里，我却长久地怀着一种暗淡的不洁的自我感觉。由于我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时代，从小培养了极顽固的现实精神，我无法寻找到一种简单的日常方式来约束我自己，来使我愿意终身信守的一个东西得以实现——在我的精神中得到承认。于是这一种暗淡的不洁的自我感觉，或者成为我终身的牢狱，或者使我破罐破摔，从此沿着黑暗的道路走下地狱。幸好我注重现实，自我调节的本领很高，才避免了这两种下场，而找到苟且偷

杏茶

（外一篇）

●王安忆



[[读者·2012·14]]

生的道路。只是偶尔在想起杏茶这名字时，才黯然一回，杏茶这名字且又令人难忘。

花匠

妈妈工作的作协机关里，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草坪，草坪上有一尊鲁迅石膏坐像；花园里有喷水池，池中间立着一个半裸女人的雕塑；花园里有葡萄架，还有花房——不知为什么，我把它叫做娃娃的房子。

我们常常到这里来玩。

在草地上打滚，顺便给鲁迅公公磕个头。摘枸杞子，摘葡萄——那葡萄大都是青而硬的，可我们仍然毫无畏惧地吃了下去，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

玩到后来，不禁放肆，把机关花园误以为儿童乐园，大闹起来。当我们肆无忌惮地在花丛里跳来跳去时，就会受到花匠严厉的目光的阻止。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们。两脚稍稍往两边分开，两只胳膊再朝两边分开一些垂着，手里握着一把剪枝的大剪刀。他的背微驼，从不大声呵斥我们。但他从不和我们说话，只是那么冷淡、生气，对我们一无兴趣、一无希望地看着，教我们自觉对他敬而远之。远远看见他过来，我们便逃窜开去，也不知怕他什么。他是那么瘦弱而苍老，完全不值得害怕。而我们却那么怕他。

当人们纷纷向我妈妈告我的状时，他也站在旁边，看着我，一言不发，那目光分明是谴责的。他似乎不屑于把那谴责说出口，似乎已对我们失去了任何悔过自新的信心。在他的目光下，我是那般的不可救药。

一次，我们在大厅里打乒乓球。打到高潮时，我把短裙子脱了，只穿短衣短裤。一个调皮的伙伴和我捣蛋，把我的短裙子藏了起来，而他自己则逃之夭夭，不知所向。毕竟已到了知道害羞的年龄，我晓得，只穿一条短裤

是无论如何走不出去的。于是我只能绝望地在大厅里等着，等着他良心发现，把裙子给我送回来。可是他一直没来。眼看太阳快要落山，天色已近黄昏，我只得决定走出大厅去找他。当我穿着短裤横穿过花园时，看见了花匠。他默默无言地站在那里，看着我。稍稍分开两脚，又稍稍分开两手站着，手里握着一把大剪刀。我低下头从他骇人的目光下跑过去，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堕落。

花园里的欢乐，是以一场大祸为结束的。有一天，水池边上一只会喷水的青蛙忽然之间在我们脚前落下水去。捞起来时，青蛙的扁嘴已经磕去了一块。自始至终，我们都感到委屈，因为那青蛙落下水去的时候，恰恰是在我们静默的时候。我们抱着膝盖坐在池边上，对着水池正想默一会儿神，不料却惹出了这场大祸。我们是那样仓皇地告别了这座大花园。这场大祸以及后来引起的一切，像一团浓雾，遮隐了花园给予我们的所有的快乐。

好多好多年过去了，我以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妈妈的女儿的身份，又走进了这座大花园。有时听讲座，有时座谈，有时联欢，有时接待外宾……花园的草坪依然很绿，半裸女像依然立了起来，葡萄架上依然挂着青青的葡萄，青蛙的嘴角依然缺着一块，花草树木依然凭着季节青青黄黄，开开败败。那一团浓雾在阳光下消散尽了，可浓雾后面出现的花园却不再是原来的花园了：娃娃的房子那里，竖起了一座新楼；鲁迅像漆成一种暗金色。而且，花园好像小了许多，它不再是儿时所见的那样大而堂皇了。

花匠还在，老而且瘦。

一天，我在门厅里和人说话，他忽然走进来，站在门边的暗地里，看着我。看了一会儿，又悄悄地走了。我奇怪地瞅瞅

他，瞅见他驼着的瘦削的背脊。那疲惫的背脊流露出一股说不出的、淡淡的温和。我忽然想到：他大概是喜欢我的。

（李中一摘自新星出版社《空间在时间里流淌》一书，李晨图）

雷蒙德·卡佛 诗二首

◎〔美〕雷蒙德·卡佛

◎舒丹丹 译

窗

昨夜，一场风暴袭来，毁坏了

电路。我从窗子

向外望，树木半隐半明

低垂着，覆上了白霜。广袤的宁静

笼罩着乡野。

我向来深知。但在那一刻

我感觉到，我这一生从未许过

虚妄的承诺，也未做过

逾矩之事。我的内心

尚且纯净。后来那天早上，

当然，电路重新接通。

太阳从云层后步出，

融化了白霜。

万物和从前一样。

（阿门摘）

最后的断片

这一生你得到了

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

我得到了。

那你想要什么？

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在这个世上被爱。





妈妈的礼物

● 舒 乙

这里说的礼物，是说专门当做礼品送过来的东西，这种送礼很有仪式感和庄重性，不是平常过日子给的，诸如买些花生瓜子之类的，或者买件衣服添双鞋之类的。满族人有送礼的习惯，人们常说：旗人礼多，这是确实的。过去逢年过节，办喜事，旗人都讲究送礼。礼物可能很小，不值钱，一个点心匣子呀，一个小盒粉呀，总得有，不能空手。但是，家人之间，倒并不太在意，特别是长辈和晚辈之间，常有忽略的时候。看《红楼梦》，林黛玉、贾宝玉倒是频频收到老太太的礼物，看着挺让人眼馋的，从而知道那时候在有钱人那里礼节是挺多的。外国人是重视家人之间彼此送礼的，特别是在圣诞节，很讲究，很普遍，不分穷富，是重要的习俗。

我的母亲和父亲，既是满族人，又是在洋学堂里上过学的，

可能两方面都有影响，依然保持着家人之间送礼的习惯，尤以父亲为甚。母亲只是在特别隆重的日子才送，正因为隆重，所以也就记得清楚，终生难忘。

我留苏回来那年，24岁，正式参加工作了。有一回，星期天，和母亲去逛东安市场。我家离东安市场很近，只隔一站路，走到一个小珠宝店前，她走了进去，我以为她要买首饰之类的东西，便陪她走了进去。她站在一个平柜面前，指着一个摆放着小玉器的平板格子说：“你挑一件吧。”我很吃惊，完全没有精神准备。

“挑什么？”

“挑一件玉佩吧。”

“哪样的？”

“挂在身上的。”

“干吗？”

“保平安，避邪。”

我完全懵住了，因为在那个年代，20世纪50年代末，完全

没有人戴玉了。女性不戴玉镯，男人不挂玉佩，甚至连结婚戒指也没什么人敢戴。整个珠宝行业一派萧条。对母亲的建议我很感动，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老派的非常讲礼貌的店员也被我们母子二人的亲情所感动，殷勤地帮助推荐花色。最后由母亲做主，挑一块略带黄色的小玉佩，是挂在腰上的，给了我。

我没有问母亲送我玉佩的缘由，但是我由她的眼神里猜到了她的用意：一是祝贺我留学归来，学有所成，当了工程师；二是在某种意义上替我行成人礼。5年不见，我已长成大人，成了大小伙子，个子比她还高，虽然很瘦，但已属于“帅哥”。显然，对我的成长她很自豪，也是在替她自己得意和高兴吧。

这块玉，我始终没有佩戴过。可是我很珍惜它，当做宝贝锁在柜子里。可惜，“文革”时失落了。在我的脑海里，不论何时，永远保留着它的影子，因为这是妈妈的礼物，是她亲手替我置办的一件厚礼，在我生命的一个重要关头，仿佛是我的一个生命里程碑。

两年后，我在北京结婚。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他亲手在红纸上写的一幅字，8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而母亲的礼物是一个大衣柜和4个木质小方凳。就这么简单。

转眼到了1992年，我已经57岁。我们都由四合院搬进了楼房。我和母亲住在一起，在同一层，分两个单元。那年的8月16日，是星期天，我正在案头写作。母亲悄悄地走进我的单元，笑眯眯地举着一个纸卷，说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打开一看，不得了，画了一窝猪！

我仔细数了数，一张小画，居然画了22头猪：两头老母猪，带着20头小猪。白猪、黑猪各9头，花猪4头。

画上的题字是：“猪圈多产

[[读者·2012·14]]

看你是什么表情

●李良旭

美国摄影师大卫·克里特别出心裁地创作出一组摄影作品。他在繁华的街头进行了惊奇摄影小测验，他想看看街上行人面对麻烦会是一种什么表情。他躲在暗处，让他的助手出场，然后悄悄地拍摄出种种场面来。

在纽约摩根西大街的人行道上，大卫的助手拍着篮球突然挡住了一个小伙子的去路，在他面前左右摇晃着做出传球动作。面对突然出现的这种场面，小伙子站住后微微一愣，但很快就露出一丝笑容。小伙子想往左边让一下，没想到，那人又往左边跟过来。他往右边让一下，那人又往右边跟过来，就好像故意跟他过不去似的。左闪右突中，小伙子就是过不去。无奈，小伙子索性站住不动了，不过，他始终微笑着，不急不恼地看着这个人。一会儿，助手收起篮球，往前走。小伙子这才耸耸肩，继续走他的路。不过，一路上，他好像一直在笑。面对刚才不可思议的一幕，他感到很有趣，心里面还一直回味无穷呢！

穷呢！

前面走来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助手拿出篮球突然在她面前左右摇晃着拍打起来。少女一惊，看着眼前这人滑稽的拍球动作，她莞尔一笑，转而弯下腰，伸出手，跟他抢起篮球来。眼疾手快中，少女已将篮球抢到手，她在他面前玩起了花样运球动作。把眼前这男人晃得一愣一愣的。开怀一笑中，少女将篮球传给了那个人，娉婷而去。

前面来了一对老夫妻。老



太挽着老伴的胳膊，慢慢地走来。助手来到他们面前，拿出篮球突然在两人面前左右摇晃拍打起来。两位老人站住后，随即相视一笑，慈祥地看着眼前拍打篮球的人。间或老爷子还下意识地伸出手想去拍打跳到眼前的篮球。一会儿，助手收起篮球走了。两位老人这才移动步子向前走去，一路上，两人频频颌首，一缕温暖的笑意在他们脸上绽放。刚才那有趣的一幕，仿佛让两位老人有了谈不完的话题。

大卫·克里特还让助手拿着相机故意挡住行人拍照，让女助手一路奔跑故意拥抱错人，让助手请路人帮忙推车，让助手拍人肩膀故意认错人……大卫惊讶地发现，这街头即兴表演，甚至带有恶作剧的成分，路人脸上的表情常常是惊讶，随即会心一笑，从没人表现出厌恶、发火，甚至是恶语相向。大卫在摄影作品下的文字中深情地说道，面对生活中发生的不如意的东西，看你是什么表情，就能窥探到你的内心世界。你是什么表情，生活就是一种什么表情。始终拥有一种从容、淡定的笑脸，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更是一种内心强大和自信的表现。

（一米阳光摘自《中国国门时报》，宇野喜亚良图）

丰收年，乙儿五十又七诞辰，老母絜青喜戏而作，时九二年八月十六日”，上盖“絜青老人”、“九十年代”和“双柿斋”3方印章。

这张画是我的宝贝，托裱后现在常年挂在我的书桌右上方，我抬头就能看见它。每当客人来访，我都会让客人走近观看。我特别得意，因为每一位观看的朋友都会发出爽朗的笑声，无一例

外，而且往往要说一句：老太太真好玩！

那一年老太太87岁，她大我整整30岁。

母亲给了我生命，儿子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按理，儿子在生日那天要先向母亲行礼，请她喝点酒，吃顿好饭，热闹一番，表示感谢养育之恩。母亲却先想到，还特地画了画。我生于乙亥年，属猪，她便画了一窝

猪，憨态可掬，特可爱，还亲自举着送来。

这就是母亲。

母亲生了你，养育了你，教育了你，不论你多大，她都想着你，注视着你，默默地关心着你，疼爱着你，为你祝福，为你祈祷。

因为你是她的孩子。

（极品咖啡摘自《燕赵晚报》2012年5月15日，戴晓明图）

修髯飘飘

◎汪曾祺

在留胡子的教授里，年龄最长、胡子也最旺盛的，大概要算戴修瓚先生。我在校时，戴先生已有六十多岁。戴先生是法律系的。听说他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最高法院（那时应该叫做大理院）的大法官，因为对段祺瑞之所为不满，一怒辞职，到大学教书。戴先生身体很好。他身材不高，但很敦实，面色红润，两眼有光。他蓄着满腮胡子，已经近乎全白，但是通气透风，根根发亮。我没有听过戴先生的课，只在教室外经过时，听过他讲课的声音，真是底气充足，声若洪钟。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稳健的步履、飘动的银髯，想到他从执政府拂袖而去，总会生出一种敬意。戴先生是湘西人，湘西人大都很倔。

闻一多像（夏子颐作）



很多人都知道闻一多先生是留胡子的。报刊上发表他的照片，大都有胡子。那张流传很广的木刻像（记得是个姓夏的木刻家所刻），闻先生口噙烟斗，目光炯炯而又深沉，是很传神的。那张木刻像上，闻先生是有胡子的，但是闻先生原来并未留胡子，他的胡子是抗战那一天留起来的。当时发誓：抗战不胜，誓

不剃须。

闻先生原来并不热衷于政治。他潜心治学，用心甚笃。他的治学，考证精严，而又极富想象。他是个诗人、学者，一个艺术家。他讲课很有号召力，许多工学院的学生会从拓东路（工学院在昆明东南角的拓东路）步行穿过全城，来听闻先生讲课。闻先生讲课，真是“神采奕奕”。他很会讲课（有的教授很有学问，但不会讲课），能把本来很枯燥的考证，讲得层次分明，引人入胜，逻辑性很强，而又文辞生动。他讲话很有节奏，顿挫铿锵，有“穿透力”，如同第一流的演员。他教过我们楚辞、唐诗、古代神话。好几篇文章说过，闻先生讲楚辞，第一句话是“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是这样的。我上闻先生的楚辞课，他就是这样开头的。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放在一起讲。我记得他讲李贺诗，同时讲法国的点彩派，这样的东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当时运用的人还很少。他讲古代神话，在黑板上钉满了用毛边纸墨笔手摹的大幅伏羲女娲的石刻画像（这本身是珍贵的艺术品）。昆中北院的大教室里各系学生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听这样的课，真是超高级的艺术享受。

闻先生的个性很强，处处可以看出。他用的笔记本是特制的，毛边纸，红格，宽一尺，高一尺有半，是离京时带出来的。他上课就带了这样的笔记，外面用一块蓝布包着。闻先生写笔记用的是正楷，一丝不苟，字兼欧柳，字体稍长。他爱用秃笔，用的笔都是从别人笔筒中搜来的废

笔。秃笔写蝇头小字，字字都像刻出来的，真是见功夫。他原是学画的。他和几位教授带领一群学生从北京步行到长沙，一路上画了许多铅笔速写（多半是风景）。他的铅笔速写别具一格，他以中国的书法入铅笔画，笔触肯定，有金石味。他治印，朱白布置很讲究，举刀有力。连他吃菜口味也是这样，口重。他在蒙自住了半年，深以食堂菜淡为苦。

闻先生的胡子不是络腮胡子，只下巴上长髯一络，但上髯浓黑，衬出他的轮廓分明，稍稍扁阔的嘴巴，显得潇洒而又坚毅。

闻先生后来走下“楼”来（他在蒙自，整天钻在图书馆楼上，同事曾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拍案而起，献身民主运动，原因很多，我只想说，这和他刚强的个性是很有关系的。一是一，二是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心口如一，义无反顾。闻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无半点渣滓的、完整的、真实的浪漫主义者。他的人格，是一首诗。

能为闻先生塑像的理想人物，是罗丹。可惜罗丹早就死了。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园中有闻先生的全身石像，长髯飘飘，很有神采。

闻先生遇难时，已经剃了胡子（抗战已经胜利）。我建议闻先生牺牲的西仓坡另立一个胸像（现在有一块碑），最好是铜像。这个胸像可以没有胡子。

冯友兰先生面色苍黑，头发黑，胡子也黑。他是个高度近视眼，戴一副黑边眼镜，眼镜片很

冯友兰



厚，迎面看去，只见一圈又一圈，看不清他的眼睛是什么样。他常年穿着黑色马褂，夹着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他的讲稿。这包袱的颜色是杏黄的，上面还有八卦五毒。这本是云南人包小孩用的包被（襁褓），不知道冯先生怎么会随手拿来包讲稿了。有时，身后还跟着一条狗。这条狗不知道是不是宗璞的小说里所写的鲁鲁，看它是纯白的，而且四条腿很短，大概就是的。

我在联大时，冯先生的《贞元三书》都已经出版，我看过，已经没有印象，只有总序里的一句话却至今记得：“但今贞下起元之时，好学深思之士，乌能已于言哉。”冯先生治哲学，是要经世致用的，和金岳霖、沈有鼎等先生只是当做一门纯学术来研究不一样。

唐兰



唐兰（立厂）先生的胡子不是有意留起来的，而是“自然”长长了的。唐先生很少理发，据说一年只理两次。他的头发有点蜷曲，满头带髻的乌发，从后面看，像石狮子（狻猊）脑袋。头发长了，胡子也就长了。胡子，

也有点髻，但不厉害，没有到成为虬髯公的地步。他理了发，头发短了，胡子也剃掉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唐先生治文字学，教说文解字，我没有选过这门课。但他有一年突然开了词选，这是必修课。原来教词选的教授请假，他就自告奋勇来教了。他教词选，基本上不怎么讲。有时甚至只是打起无锡腔，曼声吟诵（其实是唱）了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凤’……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完了。班上学生词选课的最大收获，大概就是学会了唐先生吟词的腔调。似乎这样吟唱一遍，这首词也就懂了。这不是夸张，因为唐先生吟诵得很有感情，很陶醉，这首词的好处也就表达出来了。诗词本不宜多讲，讲多了，就容易把这首诗词讲死。像现在电视台的《唐诗撷英》就讲得太多了。一首七言绝句，哪有那么多的话好说呢。

不应该把胡子留起来却留起来的，是生物系教授赵以炳。他要算西南联大教授中最年轻的，至少是最年轻的之一。当时他大概只有三十来岁。三十来岁而当了教授，可谓少年得志。赵先生长得很漂亮，但这种漂亮不是奶油小生那样漂亮得浅薄无聊，他还是一个教授，一个学者，很有书卷气，很潇洒，或如同北京人所说：很帅。在我所认识的教授中，当得起“风度翩翩”四个字的，唯赵先生一人。然而他却留了胡子。他为什么要留胡子呢？这有个故事。他自身在联大教书，夫人不在身边，蓄须是为了明志，让夫人放心，保证不会三心二意。他的夫人我们当然没有见过，但想象起来一定也是一位美人。没想到，胡子更增加了他的风度，使男学生羡慕，女学生倾心。然而没有听说过赵先生另外有什么罗曼史。

赵以炳



赵先生是生理学专家，专门研究刺猬。我离开联大后，就没有再见过赵先生，听说他后来的遭遇很坎坷，详情不得而知。

可以，甚至应该把胡子留起来而不留的，是吴宓（雨僧）先生。吴先生的胡子很密，而且长得很快，经常刮，刮得两颊都是铁青的。有一位外语系的助教形容吴先生的胡子生长之快，说吴先生的胡子，两边永远不能一样，刮了左边，再刮右边的时候，左边就又长出来了。吴先生相貌奇古，自号“雨僧”，有几分像。

吴宓



吴先生的结局很惨。“文革”中穷困潦倒（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最后孤寂地死在家乡。

或问：你为什么要写这些胡子教授？没有什么，偶然想起而已。为什么要想起？这怎么说呢，只能说，这样的教授现在已经不多了。

（清 清摘自《中国教育报》）

一撇一捺是个“人”

●王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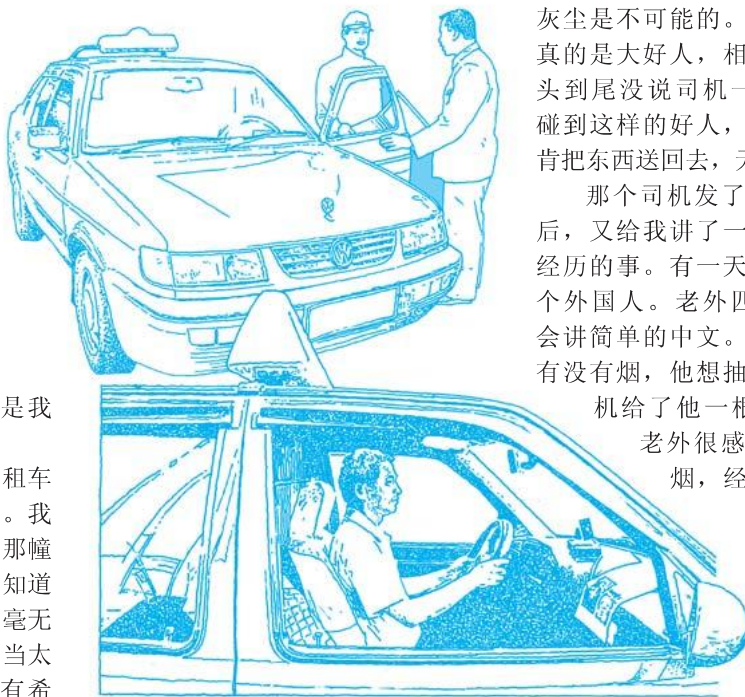
冬天的一个深夜，我爱人从虹桥机场回家，匆忙间将平板电脑掉在出租车里。发现之后，惊出一身冷汗。平板电脑里有他的电话通讯录，几百个号码十分要紧，更要紧的是里面装了不少资料。他赶忙拿出发票，找到那家出租车公司，询问的结果是：司机根本没有看见。我爱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忽然想起平板电脑里装了卫星定位系统，马上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搜索跟踪。有了！屏幕上，信号一点一点往西移动，他紧盯屏幕不放。信号时而停下，时而移动，走走停停，最终消失在近郊的某处。赶紧打了出租车紧追而去，最终找到那幢住房——信号消失的地方。盯着那楼看了半天，束手无策，只得去派出所报案。民警开着警车去那幢楼周围转了一圈，回来告诉他，他们无权进入别人家中。我爱人向出租车公司要了司机的手机号码，他与司机直接联系。司机接了电话，还是说没看见，他载过别的客人，或许别的客人捡了。我爱人问司机那天夜里开车经过路线，想知道后面乘客下车的地点，司机一道来，说到信号最后消失处，司机脱口而出：那是我家。

事情似乎已见分晓，出租车公司和派出所都不能做什么。我爱人一夜无眠，横穿市区到那幢信号消失的楼前去了两次，知道他的平板电脑就在里面，却毫无办法。他准备放弃。可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觉得还有希

望，他相信人的善良，于是继续与司机沟通。他请求司机帮他一起寻找，若能帮他找回，他定会酬谢。他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的全是自己粗心，平板电脑对他如何重要。司机许诺，答应查找。下午，我爱人再次打电话询问，司机说已经找到，决定送还。他们约在我家小区门口见面。司机开车过来，拿出平板电脑。我爱人欣喜若狂，他没有追问任何细节，只是连声道谢，给了司机300元酬谢。司机推了几次收下，脸有愧色。司机说，真不好意思，你是学校老师吧，真是不好意思！

他们在小区门口友好分手。

事情到此圆满结束。我和儿子却颇有微词：干吗给300？给100元汽油费足够了，毕竟他有贪念，难道你还鼓励他不成？



可是我爱人说，错误是他犯的，司机没偷没抢，还帮着送回，难道不该谢他？心里还总觉得给少了。

一天夜里，乘出租车回家，我和司机聊起此事。他听了对我说，阿姐，我给你说句心里话，你家先生是个大好人，那个司机呢，不是我硬要帮他，他也是个好人，有私心的人也是好人。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们公司一个驾驶员在车上捡到10万元，还给失主，公司奖励他5000元，应该不应该？应该的，他是好人。要是我捡到10万元，也会送还，钱太多，我害怕。但要是捡到小钞票还不还？这就难说了。有一次我捡到一只名牌手提包，给人送回去，耽误做生意不说，还赔上汽油费，可人家只是冷冷地说了声谢谢就完了。你以为我贪点酬谢？不是的，我在乎这个失主的态度，你不知道她那副面孔，一脸瞧不起人的样子，我心想，要是我不还给她，就说我没看见，能拿我怎样？我有这种想法，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素质？阿姐，这个社会到处灰蒙蒙

蒙蒙，要求一个司机清爽得没有灰尘是不可能的。你家先生真的是大好人，相信人，从头到尾没说司机一点不是，碰到这样的好人，要是还不肯把东西送回去，天打雷劈！

那个司机发了一通议论后，又给我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有一天，上来一个外国人。老外四十多岁，会讲简单的中文。他问司机有没有烟，他想抽一根。司机给了他一根红双喜。

老外很感激。抽完烟，经过一家超

拍卖师的起步

●晓 红

越战的时候，好莱坞为前线将士举行过一次义拍活动。当时正值全美的反战示威游行，活动以一美元的结果尴尬收场。尽管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拍卖会，但对于苏富比拍卖行年轻的拍卖师卡塞尔来说，这区区一美元的募捐款，却让他声名鹊起。那天的拍卖现场有点冷清，情急之中，卡塞尔让大家选出一位最漂亮的姑娘，然后由他来拍卖这位姑娘的亲吻。当好莱坞将这难得的一美元寄往越南前线时，美国各大媒体都将这个创意的策划者——年轻的拍卖师作为重点报道对象。后来德国的一家公司把他挖了去，介绍给一家濒

临倒闭的啤酒厂做顾问，由于他的种种奇思妙想，终于让这家啤酒厂起死回生。他异想天开发出出的美容和沐浴用的啤酒，深受女性消费者的青睐，这一举措，使得这家啤酒厂迅速跃升为欧洲销量最大的啤酒厂家。1990年，卡塞尔以德国政府顾问的身份主持了柏林墙的拆除，这一次，他让每一块普普通通的砖头成为人们竞相争购的收藏品，并进入了全世界200多万个家庭和公司。❀

（柳 叶摘自《山东青年》2012年第5期）



市，他叫司机停一停，他要进去买烟。他把滑雪衫和提包放在车上，走了出去。回来的时候，老外手里拿着两包烟。一包给司机，一包放进自己口袋。司机不肯收，说你只抽我一根烟，怎么还我一包？老外坚持要给，司机只好收下。出租车继续往前开，到了目的地，老外付给他两倍车钱，说是小费。司机很诧异：你给了我一包烟，怎么还要给小费？老外说你一定得收下，收下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司机只得收下。老外告诉他，他在上海做生意七八年了，上海人都对他很好，他交了不少朋友，互相信任。有一天，他外出办事，让出租车中途停下，他去买包烟。可是等他买烟回来，出租车开走了，他留在车上的笔记本电脑再也没找回来。那一天，是他到上海之后最沮丧的日子。从此之后，他对出租车司机十分警惕，中途下车办事，必得把随身物品全带上。刚才他去买烟，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有什么理由不相信眼前这个司机呢？犹豫了一

下，决定把滑雪衫和电脑包都留在车上。买完烟往回走的时候，他心里直打鼓，滑雪衫没了不要紧，电脑没了可麻烦了。结果他惊喜地发现，出租车停在那里一动不动，这一刻，他对上海人的信心恢复了！所以他一定要谢他。司机一听忙说，哎呀呀，那种不道德的司机极少极少，你下去办事我等你一会儿，最正常不过的事，怎么还要谢？老外说，当然要谢，你愿意的话，我还想请你喝一杯，庆祝我对上海人恢复了信心，喏，这里就有一家酒吧。司机拼命摆手，我开车不能喝酒，我要赶时间做生意。可是老外坚持，他说还有话要说。司机拗不过老外，只好熄了火跟他进了酒吧。酒吧老板是上海人，和这位老外很熟，两人亲热招呼。老外要了一小杯酒，司机要了杯橙汁。老外慢悠悠喝，司机心里急。老外告诉他：我学中文，我的中文老师教我写“人”字，一撇一捺。他在桌上用手划着说，老师告诉我，人和人要互相依靠，互相支撑，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如果一撇倒下，一捺也必定倒下。这个“人”字太有意思了，我一下子就会写了，从此，我学中文很有兴趣。司机喝完，站起来要走。老外拿出一张纸，写上自己名字和电话号码。老外对司机说，我在上海有很多好朋友，现在，你也是我的好朋友，有空请打电话给我，我们出来喝一杯。

司机对我叙述完这件事，从驾驶座上方遮阳板后拿出一张纸。我接过来看，上面写着手机号码，还有一行中文名字和一行英文名字：Dean Tailer 丁泰勒。

下车的时候，我谢谢司机给我讲了那么感人的故事，让我深受教育。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生动更有趣。司机对我说，阿姐，你不要谢我，我这个人不是雷锋，私心多得很，但是碰到好人，我就会好一点，碰到坏人，我就坏一点，一撇一捺，人之间就是这样，你说是不是？❀

（宋正怀摘自《文汇报》2012年5月7日，张 骏图）

准将的肩章

●范 曾

1940年对法国而言，是一场可怕的梦魇。希特勒以坦克、装甲车和闪电战席卷欧洲。踌躇满志的希特勒误以为囊括四海、并吞八方的雅利安帝国指日可待，乃绕道马其诺防线，驱兵直指巴黎城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风雨飘摇。

战争是离不开火焰的，烈火中可以飞出凤凰，也会烧焦乌鸦。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张皇失措，总理雷诺在巴黎未被围之前所作的最后一个英明的决定是：让由上校晋升为准将的戴高乐以战争部次长之职于6月9日飞赴伦敦。

戴高乐是心中只有“法兰西”，而置自己生死于度外的伟大人物，他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准将军衔。他曾说，圣女贞德不过是平民，而她却是自由法兰西的象征。自1940年到1944年，5年中戴高乐艰苦卓绝的奋斗，不仅将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斗争统一到他的麾下，而且使自由法兰西战士与所有的地下英雄们合二而一，其中包括共产党。这表现了将军的高瞻远瞩，他排除了一切党争的偏见，目标直指自由的法兰西、战斗的法兰西、独立自主的法兰西，这是全法国人民的未来！也只有凭借法国自己的力量解放法兰西，才是法国这一伟大民族夺回光荣和自尊的唯一道路。当戴高乐有了自己的坦克部队、飞行大队和一支浩浩荡荡的步兵师团和无可数计的地下武装时，法国从战败国走向胜利的光明才突破阴霾。这是不依赖盟国的王者之师，也只有这样，罗斯福、丘吉

尔、斯大林才不再忽视法国的存在，尽管他们都是反法西斯的巨人，但政治家各有谋略也属难免。譬如罗斯福也曾动过舍戴高乐而取吉罗将军的念头，可兵不血刃地帮助盟军夺取巴黎。但这和戴高乐的民族自尊格格不入，严遭拒绝是必然的。

1945年波茨坦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排斥戴高乐，不让其参会。斯大林当时打算，未来世界有一个桀骜不驯的戴高乐，也不失一种牵制美国的力量；而罗斯福和斯大林的想法异曲而同工，出于和苏联抗衡，也想把法国当做可掌控的重要砝码。戴高乐将军终于震怒了，两次会议不仅确

定法国参加对德国的占领，而且成为联合国的五大发起国之一。

法国人民从艰难颠厥之中崛起，厕身世界大国之列，读者诸君可以岁月先后回顾以下伟大的历史场景，这些场景是戴高乐将军对法兰西无限忠诚的标尺，也是法国走向胜利的里程碑。

场景之一：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向丘吉尔借用英国BBC电台发表具有历史性的讲话，不啻是一篇讨伐法西斯德国的檄文。他告诉法国人民：“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不，绝不！”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的抵抗的烈火不能熄灭，也不会熄灭。”

场景之二：1944年6月6日，诺曼底，英、美等盟国组成的两栖部队的登陆堪称历史上最宏阔的战争，德国法西斯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防线，在盟军前仆后继的冲锋前彻底溃塌。而此时戴高乐1944年所组织的法国陆军则奋起追击，戴高乐号召所有的法国地下抵抗组织配合作战，他们早非散兵游勇，而是集体地、有领导地、有计谋地阻断道路，摧毁桥梁、铁路，剪断电线，使德国救援诺曼底的部队如盲人骑瞎马，四处被击。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此有热情的赞颂，称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和自由法兰西运动的战士所起的作用抵得上17个盟军的兵团。

戴高乐当时向全法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最后的战斗开始了，当然，这是法国的战争，也只



戴高乐像 范 曾作

[[读者·2012·14]]

是法国的战争……凡是法兰西的儿女，不论他们在哪里，也不论他们是谁，他们唯一神圣的义务是尽一切力量打击敌人……在我们血和泪所凝成的乌云后面，现在正在重新出现象征着胜利的伟大太阳。”

巨人已看到法兰西经历了法西斯蹂躏之后，迎来的是辉煌的胜利和民族的光荣。

场景之三：盟军兵临巴黎城下，戴高乐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必须由法国的军队首先进城，即勒克莱尔的第二装甲师担负解放巴黎的任务。然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则心存戒备。罗斯福不愿意法国成为一个自己解放自己的大国，而希望美、英成为法国的解放者，这无疑令戴高乐将军怒不可遏。

希特勒已经下达了彻底毁灭巴黎这座举世无双的名城的命令，巴黎城命悬一线。要对法西斯展开猝不及防的攻势，才能挽救巴黎。艾森豪威尔不再犹豫，急令勒克莱尔第二装甲师开进巴黎，戴高乐亲率车队与之会师后，巴黎终于解放。受命毁灭巴黎城法西斯分子肖尔蒂茨不愿成为千古罪人，拒绝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向法军投降，并拆除所有绑在宫殿、桥梁、铁塔、博物馆的数十万吨炸药。这一方面是保命，也不排除这个法西斯分子良知未泯。据说他后来因此而功罪两抵，减免其刑罚，但他却得意过头，自诩为反希特勒的英雄，不亦过乎？戴高乐对此不以为意，宽容永远是将军的美德。

法国民众的怒火，指向了为虎作伥的叛国者，每天法院上报的被判死刑的“法奸”，有2/3被戴高乐赦免死刑，改为终身监禁。最难办的是对贝当元帅和赖伐尔的审判，贝当正襟危坐，沉默寡言，陪审团以14票对13票判其死刑。戴高乐念其年事已高，且怀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功勋，免其一死，改为终身监

禁。而赖伐尔则巧言令色，百般辩说，证明维希政权不只无过，亦且有功。然而在叛国的铁证前他难逃一死。颇有幽默感的是他在被枪决时高呼“法兰西万岁”。怀有圣人之心的戴高乐将军对这些战时在泥淖中爬行的败类，也有怨词，认为他们还没有完全忘情于法兰西。

场景之四：坚守法兰西尊严的立场，则是决定将军一切行动的不二原则。1944年12月法军攻克斯特拉斯堡，这是被德军划入自己版图的阿尔萨斯的首府，将军认为这次胜利无疑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象征。然则德军以前后包抄之势围困斯特拉斯堡，艾森豪威尔以保存法军实力为由，嘱将军撤退。盟军指挥权在艾森豪威尔，然而戴高乐为法兰西的光荣计，尽管从军事战术出发，总司令的撤军之令不无道理，但在民族的尊严和耻辱之间唯一的选择是焦土坚守并击溃德军。在将军的号召下，将士无不沐血饮泣，法兰西的勇士们彻底打垮了德军的攻势，使之溃不成军。接着戴高乐挥师向德国本土进发，无论如何，法国必须占领德国法西斯的领土，这是此后法、英、美、苏共管德国的前提。将军的卓识远见于此令人拊掌！今天协和广场上阿尔萨斯碑的一块遮羞布永远被掀掉，使人们回忆起将军当机立断的勇气和英明，油然而产生无限的崇拜之情。

场景之五：1944年8月25日晚，在巴黎的市政大厅戴高乐将军发表了他激动人心的解放宣言：

“巴黎！被敌人蹂躏过的巴黎，横遭破坏的巴黎，受尽千辛万苦的巴黎！巴黎，到底是解放了！巴黎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巴黎是他自己的人民在法兰西军队的协助下，在全法国、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远的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下解放的。”戴高乐重新点燃了凯旋门



范曾先生在戴高乐将军的书房

前的圣火。将军从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到巴黎圣母院一路过来，几百万人簇拥着自己的领袖，这欢呼声今天在戴高乐纪念馆里依旧震响——这是永远难忘的法兰西的记忆。

次年11月11日戴高乐在一次烈士追悼会上，再一次呼吁：“为了医治遍体鳞伤的法兰西，我们应该团结如手足，如手足！”这时他深知当此百废待兴之际，法国唯一能维系统一意志的是“我以整个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的政府。在将军无私的、凛不可犯的言辞前，所有想乘光复之机而分一杯羹的政客们都应自惭形秽。

淡泊寡欲、不务浮名，是将军的性格。在他退休之年，法国国家和人民都希望授予他无限崇高的荣誉，甚至法兰西元帅。但他坚持准将是他的最爱，这准将的肩章上曾烙印着法兰西的痛苦和灾难、斗争和崛起、光荣和尊严。他表示只接受准将微薄的薪金。回到科隆贝教堂村，他陪伴着深爱的妻子伊冯娜，走在法兰西的土地、旧居的芳草上，归根结底他是法国人民的儿子，而绝非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独裁者。

（马山摘自《散文》2012年第5期，本刊有删节）



一片叶子下生活

(外一篇)

●刘亮程

如果我们要求不高，一小洼水边，一块土下，一个浅浅的牛蹄窝里，都能安排好一生的日子。针尖小的一丝阳光暖热身子，头发细的一丝清风，让我们凉爽半个下午。

我们不要家具，不要床，困了你睡在我身上，我睡在一粒发芽的草籽上，梦中我们被手掌一样的蓓蕾捧起，越举越高，醒来时就到夏天了。扇扇双翅，我要到花花绿绿的田野转一趟。一朵叫紫脷的花上你睡午觉，一朵叫红媚的花儿在头顶撑开凉棚。谁也不惊动你，紫色花粉沾满身子，红色花粉落进梦里。等我转一圈回来，拍拍屁股，宝贝，快起来怀孕生子，东边那片麦茬地里空空荡荡，我们把子孙繁衍到那里。

如果不嫌轻，我们还可以像两股风一样过日子。春天的早晨你从山谷吹过来，我从那片田野刮过去。我们遇到一起合成一股风。是两股紧紧抱在一起的风。

我们吹开花朵，不吹起一粒尘土。

吹开尘土，看见埋没多年的事物，跟新的一样。

当更大更猛的风刮过田野，我们在哗哗的叶子声里藏起了自己，不跟它们刮往远处。

围绕村子，一根杨树枝上的红布条够你吹动一个下午，一把旧镰刀上的斑驳尘锈够我们拂拭一辈

子。生活在哪儿停住，哪儿就有锈迹和累累尘土。我们吹不动更重的东西，石磨盘下的天空草地，压在深厚墙基下的金子银子，还有更沉重的这片村庄田野的百年心事。

也许，吹响一片叶子，摇落一粒草籽，吹醒一只眼睛里的晴朗天空——这些才是我们最想做的。

可是，我还是喜欢一片叶子下的安闲日子，叶子上怀孕，叶子下产子。田野上到处是我们可爱的孩子。

如果我们死了，收回快乐忙碌的四肢，一动不动躺在微风里。说好了，谁也不蹬腿，躺多久也不翻身。

不要把我们死告诉孩子。死亡仅仅是我们的事，孩子们会一代一代地生活下去。

如果我们不死，只有头顶的叶子黄落，身下的叶子也黄落。落叶铺满秋天的道路。下雪前我们搭乘拉禾杆的牛车回到村子。天渐渐冷了，我们不穿冬衣，长一身毛。你长一身红毛，我长一身黑毛。一红一黑站在雪地。太冷了就到老鼠洞穴蚂蚁洞穴避几日。

不想过冬天也可以，选一个隐蔽处昏然睡去，一直睡到春暖草绿。睁开眼，我会不会已经不认识你，你会不会被西风刮到河那边的田野里？冬眠前我们最好手握手面对面，紧抱在一起。春天最早的阳光从东边照来，先温暖你的小身子。如果你先醒了，坐起来等我一会儿。太阳照到我的脸上我就醒来，动动身体，睁开眼睛，看见你正一口一口吹我身上的尘土。

又一年春天了。你说。

又一年春天了。我说。

我们在城里的房子是否已被拆除，在城里的车是否已经跑丢了轱辘，城里的朋友，是否全变成老鼠，顺着墙根溜出街市，跑到村庄田野里？

你说，等他们全变成老鼠了，我们再回去。

迟疑的刀

我在老奇台半截沟村一户人家门前的地里，见过独独的一株青玉米。其他的玉米秆全收割了，一捆捆立在地边。这株玉米独独地长在地中间，秆上结着一大一小两个青棒子，正抽穗呢。

陪同的人说，这户人家日子过得不好，媳妇跑掉了，丢下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跟父亲一起过生活。

[[读者·201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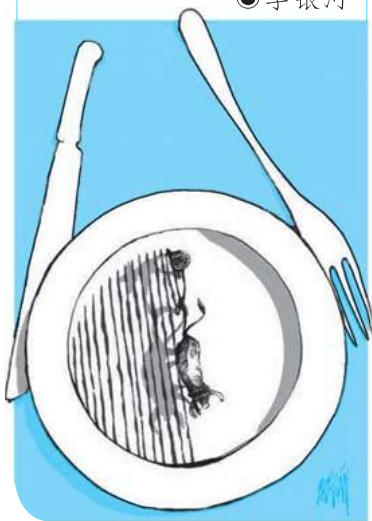
很喜欢“生活家”这个词。第一次在西湖湖畔看到这三个大字赫然镌刻在一块西湖石上，心弦被轻轻拨动。因为一段时间，这三个字总是在心中若隐若现，逐渐成形。一旦看到它竟然被公然提出，就有了画龙点睛之感。隐隐还有一种天机被泄露的感觉。

“生活家”这个词，第一眼看去，会令人产生罪恶感。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所养成的价值观，一向只有工作哲学。工作是人生第一要务，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稍稍闲下来，犯一会儿愣，罪恶感就会油然而生。好像生命被浪费了，被虚度了。现在，有人不但把“生活”作为一种正面的人生价值提出，而且还要成为“生活家”，这是对我们的工作哲学的公然挑战。然而，这种工作哲学，这种使用时间和生命的节奏，其实是大可质疑的。

将工作视为人生最重要的价值，至少是一种本末倒置，倒因

生活家

●李银河



为果。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过一种舒适、宁静、沉思的生活，如果短短的几十年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那就不虚此生。在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旅途中，越早到达这个境界，就越早拥有人生的真谛。而工作应当是达到

这个境界的手段。我们的工作哲学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所有超过生存需要的劳作，都是这种错误哲学的后果。听说在希腊，曾经发生过一场当地居民与中国移民的冲突。原因是中国人的店铺在午休时间都不关门，而希腊人的生活非常懒散，中午会有长长的午休时间。由于中国人不休息，一直工作，就把生意全抢走了，逼得当地人也不得不加入竞争，不能再过懒散的生活，于是引起他们的不满。虽然希腊陷入债务危机，懒散的生活方式也许难辞其咎，但是他们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工作哲学不能不说是一种挑战。退一万步说，一旦可以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超出部分的额外工作是否必要？这是希腊这个古老民族用它的社会习俗和生活哲学向我们的工作哲学提出的一个问题。

（何世忠摘自新浪网李银河的博客，（墨西哥）卡尔伯图）

种几亩地，还养了几头猪。听说还欠着笔钱，日子紧巴巴的。

正是9月末的天气，老奇台那片田野的收获已经结束。麦子在7月就收割完，麦茬地已翻了一半，又该压冬麦了。西瓜落秧。砍掉头的葵花秆，被压倒切碎，埋在地里。

几乎所有作物都缩短了生长期，田野的生机早早结束。还有一个多月的晴热天气。那株孤独的青玉米，会有足够的时间抽穗、结籽、长成果实。

在这片大地的无边收割中，有一把镰刀迟疑了，握刀的手软了一下——他绕过这株青玉米。

就像我绕过整个人世，在一棵草叶下停住脚步。

这个秋天嚓嚓的镰刀声在老奇台的田野上已经停息，在别处的田野上它还在继续，一直要到大雪封地，依旧青青的草和庄稼就地冻死，未及收回的庄稼埋在雪中，留给能够熬过冬天、活到雪消地开的鸟和老鼠。这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这场可怕的大收获中，唯一迟疑的那把镰刀，或许已经苍老。它的刃锈蚀在迟疑的那一瞬间，它的光芒不再被人看见。

现在，那把镰刀就扔在院墙的破土块上，握过它的手正提着一桶猪食。他的几头猪在圈里哼哼了好一阵了。我们没有打扰他，甚至没问他一句话。

这是他再平常不过的生活了。他可怜的一点收获淹没在全村人的大丰收里。他有数的几头猪都没长大，不停地要食。他已该上学的儿子在渠沟玩泥巴，脸上、手上、前胸后背的斑斑泥土，不知要多久才能一点点脱去，或许一辈子都不会——这个孩子从泥土中走出来，是多么遥远和不易。

但他留住的那株唯一的青玉米，已经牢牢长在一个人心——这是2000年秋天，我在这片村庄大地的行走中遇到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日子没过好的一户穷人，让一株青玉米好好地生长下去。那最后长熟的两个棒子，或许够我吃一辈子。

但我等不到它长熟。这户人家也不会用它做口粮。他只是让它长老，赶开羊，赶走一头馋嘴的牛，等它结饱籽粒，长黄叶子，金色的穗壳撒落在地，又随风飘起。那时他会走过去，三两下把棒子掰了，扔进猪圈里。

（赵春辉摘自春风文艺出版社《在新疆》一书，王青图）



那是一条爱的天路

●晓 丽 韩俊杰 张桂洲

懵懂的爱

2002年9月初，古都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新生们正在进行军训。新生陈国琴忽然听到身后的男生低声问：“你是云南人吗？”“你觉得我像云南人吗？”“我看到你的银镯子很漂亮，是云南的纹饰……”教官马上呵斥道：“站军姿还聊天！刚进大学就想谈恋爱，这么迫不及待？”哄笑声中，陈国琴的脸顿时红了。

酷热难当，两人被罚在太阳下多站半小时。挨完罚，陈国琴扭头便走。那个男生飞快地赶上来，把刚买的矿泉水递给她：“我叫苟建林，四川的……”陈国琴没好气地推开：“关我什么事！”

陈国琴1984年生于四川，入学成绩很不错，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她想在大学

里好好读书，决定不再答理苟建林。

军训结束后，苟建林每天晚上都去女生宿舍楼下让管理员叫陈国琴，但陈国琴总是不肯出来。一天，同宿舍的女孩儿去打水，回来时告诉陈国琴：“你在暖瓶上贴了名字，苟建林看到就抢着帮我打水，还说以后我们宿舍的水都归他打！”陈国琴听后既羞涩又幸福。但大学4年里，陈国琴从未应允苟建林的追求，也没和别的男生谈过恋爱。

2006年临近毕业时，陈国琴被分配到墨脱中学任教。墨脱是西藏海拔较低的地方，墨脱中学是那里唯一的中学。

苟建林得知消息后，闷闷不乐地说：“别去好吗？我在成都帮你找一份工作。”当时，苟建林已在成都一所中学找到工作。但陈国琴拒绝了。

在毕业舞会上，苟建林邀陈国琴共舞，陈国琴不再拒绝。“大家说我们是‘最遗憾的一对’，”苟建林在陈国琴耳边说，“真的没法改变了吗？”

“我们可以写信。”为安慰他，陈国琴主动留了墨脱中学的地址。她不知道，由于不通公路，墨脱根本不通邮。

2006年6月，陈国琴启程奔赴墨脱中学。从拉萨到八一镇，再从八一镇坐车到波密，陈国琴折腾了三天两夜。到了波密，疲惫不堪的她才知道，还剩下140公里的山路必须靠双脚走。

等了整整6天，陈国琴才遇见了几名要去墨脱的脚夫。他们背着各种物资，靠双脚走去墨脱县。听说她从没去过墨脱，几个人惊诧地问：“那你准备好了吗？那可不是一般人想走就可以走的山路。”

艰苦的跋涉开始了。泥土松软的小路，每走一段就会被溪流和瀑布隔断，大家头顶着沉重的物资在齐腰的水中搀扶着行走，还要小心随时可能发生的塌方和泥石流。一路上脚夫对她非常照顾，但陈国琴还是体力不支，落在了队伍的后面。

5天后，墨脱终于出现在陈国琴面前。她远远望见山坡上一幢小楼，竖着一杆红旗，脚夫们说：“那就是墨脱中学。”累到极点的陈国琴“哇”的一声哭起来……陈国琴是学校里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为此学校给她分配了一间单人宿舍。扔下行李，她立刻伏到桌上给苟建林写信。校长周国仁看到后，问：“你是不是在写信？”她这才知道，墨脱不通邮，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方式是电话。县政府机要科有一部卫星电话，打电话需书记、县长批条子，要排队半个月才能轮到，还时常断线，陈国琴顿时傻了眼。彻底与苟建林断了联系后，陈国琴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竟如此想念他。

坚守那一份纯净的爱情

学校要放暑假了，陈国琴想去一趟成都，准备先给苟建林打个电话。

送她去县政府的路，校长忧心忡忡地问：“电话打给谁？男朋友？”陈国琴羞涩地摇摇头。“以前分配来的大学生都走了，但学校需要你们，我真希望你能留下。”陈国琴忽然想起，当初自己把千辛万苦背来的学习用品分给孩子时，他们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而是有些习以为常的冷漠。他们习惯了别离，习惯了新老师带着热情而来，然后又带着他们的希望而去……陈国琴为此一阵心酸。

7月4日，陈国琴从墨脱出发，然而半路上道路塌方无法前行，只好就地等路修通。两天后，脚夫们带的干粮吃完了，纷纷返回，陈国琴仍继续坚持。7月8日，天气骤变，陈国琴忽然发起高烧，呼吸困难。几名修路人得知她是中学老师，合力将她背回了墨脱。

县城缺医少药，陈国琴苦挨了一个月，路终于通了。赶上雨季，瀑布在山上飞溅，石头变得十分湿滑，每走一步路都要很小心。陈国琴和大家一起风餐露宿，艰苦跋涉。

几经周折，陈国琴终于到达了成都。还没见到苟建林，陈国琴就病倒了。苟建林风尘仆仆赶到病房。3个月的朝思暮想，压抑的情感猛然迸发，陈国琴扑在苟建林怀里结结实实哭了个痛快。苟建林温柔地抚摸着陈国琴的头发说：“回来吧，我们在成都生活，我家准备在这儿给我买房子了。”陈国琴触电般推开他：“可是，墨脱的孩子们需要我，校长也恳求我留下来。”

不一会儿，医生来查房，他告诉陈国琴，她的病最好能在空气没有污染的地方疗养。陈国琴心想：那不就是墨脱吗？她怯怯

地看了苟建林一眼，意思是她非走不可。

3天后，陈国琴要收拾东西回墨脱。苟建林猛然拽住她，坚定地说：“我想好了，我也到墨脱去！”陈国琴吃惊地回头看他。以前觉得一点儿都不靠谱的男生，他的爱原来如此坚定。

陈国琴和苟建林一起回到了墨脱。“陈老师的男朋友也来教书了，他们再也不会走了！”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乡野，孩子们欢呼雀跃。学校给两人分配了一间稍大的宿舍。苟建林当即决定：“那我们干脆结婚吧！”宿舍就是新房，学校就是他们的家。

夫妻俩的工资除了日常开销以外，还要为那些穷困的孩子支付医药费，虽然捉襟见肘，生活却也简单快乐。放假无事，他们只能像墨脱人一样，砍柴耕地，下河捕鱼。时光荏苒，他们彻底融入了墨脱，教出了一批又一批大山里的孩子……

生命与爱情欣欣向荣

小两口要负责学生们的6门课程，常常从早站到晚，很辛苦，但他们脸上却永远挂着微笑……

与此同时，墨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通了，学校配备了一台电脑。可是，通往山外的公路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

2007年7月，西北大学地质学院的朱坤显教授、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关兵组织的探险队到墨脱旅游。他们没想到，旅途非常艰险。一行人到达墨脱后，手持DV进行拍摄，一直走到了墨脱中学。热情的苟建林跑出来欢迎他们，聊着聊着，大家知道了他们夫妇的故事，得知了学生们因不通公路无法参加高考，他俩无法考研的情况。大家歔歔不已，情不自禁地拍下了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和苟建林夫妇甜蜜的依偎……回到西安，朱坤显教授到关兵那儿看一路上拍摄的资料，

再一次被感动得落泪。关兵将他们在墨脱拍下的见闻以及苟建林夫妇的生活场景剪辑成一部40分钟的纪录片，取名《墨脱情》。

2011年6月，墨脱中学的孩子第一次参加了高考，29名学生考上了大学。一张张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映得苟建林和陈国琴的笑容无比灿烂。

同时，《墨脱情》在观众中获得了热烈反响。恰逢釜山国际电影节中韩大学生影展，关兵抱着试试的念头将自己的作品邮寄给评委。2011年10月底，他意外接到来自韩国的长途电话。纪录片《墨脱情》以质朴的情节打动了评委，一举夺得釜山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大奖！

在苟建林、陈国琴的邀请下，苟建林的父母第一次来到墨脱。看到儿子儿媳在这儿生活得平淡而幸福，他们与苟建林之间的芥蒂终于解开了。“他有自己的追求，他选择的人生与爱情虽然艰苦，却也拥有别样的幸福。”60岁的父亲感动地说。临别，他拷贝了一份儿子儿媳多年收藏的数码照片。大山深处的孩子一拨拨长大，儿子儿媳站在每一张毕业照片的中间，灿烂阳光下，他们的生命和爱情欣欣向荣……

（涛声摘自《优格》2012年第5期，宋德禄图）

不好治

客车上，一男子向一女孩搭讪。

“姑……姑……娘，我……我……姓……姓……姓吴，能……能不能……能和你聊……聊……聊一聊？”

女孩说：“叫姑叫娘也没用，你这病我治不了。”



与中国人比起来，印度人的生活节奏真是慢到了让人恨不得要猛抽一鞭子的地步。

在德里，很多的中产家庭早起后，先泡杯印度早茶，再从信箱里取出《印度时报》或《印度斯坦时报》，不紧不慢地从头读到尾，不时与家人讨论一番政治局势、股市走向或明星八卦，然后进早餐，然后再出门上班。

他们的作息时间表，基本上比中国上班族晚2小时：八九点早饭，一两点午饭，晚上八九点晚饭。

这是德里人多年不变的作息时间表。尽管全球化的大潮冲击着这个古老的国度，尽管印度精英们也常常忧心忡忡于“中国速度”，但德里人就是不愿意快马加鞭、只争朝夕。

这种对“慢”的坚持，相较于对“快”的崇拜，更让我觉得难能可贵。

如果你与印度人深度聊天的话，还会发现，印度之“慢”还要分三六九等呢。

孟买人喜欢嘲笑德里的慢，说德里官老爷太多，效率太低；德里人则反唇相讥说，在孟买，进地铁不用自己走，自然有人把你挤进去，这样的生活有何乐趣；加尔各答人则在旁冷笑说，德里和孟买都是被现代化和全球化污染的地方，在加尔各答这座泰戈尔和特蕾莎修女曾生活的城

慢速印度

●安吉拉

市，转角可邂逅浮生旧梦、随处可遇见智者哲人的城市里，享受原汁原味的印度慢生活，才能找到真正的心灵皈依。

这些“拼慢”的段子，总让从凡事拼快的上海来的我，既心生感动，又心驰神往。

而不紧不慢的印度人，又喜欢做两件中国人已经少做的风雅之事。

第一，仍然喜欢阅读哲学、文学和灵修之书，并且常常将书做为朋友互赠的礼物。在德里市中心的“圆圈”书店里，至少有1/3的空间摆着这一类的书籍，驻足细读者众多。有人当场就买了好几本，让店员包装好做为礼物。每与印度人谈起国际上知名的印度作家，他们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印度人仍然愿意把时间浪费到辩论这件美好而“无

用”的事上。

平日的傍晚，德里的咖啡馆里，常会碰见三五朋友坐而论道，争论一些相当严肃但基本上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宏大政治话题，如印巴局势，政府对某种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否失当，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等，让我这个从上海来的人一开始很不适应。

后来读到阿马蒂亚·森的著作《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才知道“争鸣”是印度自古而来的传统。在这个极端多样化的国家里，有众多不同的追求、大相径庭的宗教信仰，因此人们的观点也是异彩纷呈。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谁都要辩上几句，谁也不怕把时间浪费在这件没什么投入产出比的事情上。

由此我渐渐明白，这仍然是一个把精神需求放在首位的国度，效率从来不是它的第一追求。尽管从统计数据上看，它算不得一个十分成功的国家，但它的可爱之处也在于此——尽管外表看起来乱哄哄、吵闹闹，但大部分人的心底却是舒适有依的。

离开印度前，一位居住在喜马拉雅山的作家告诉我这样一句话：“成功是容易的，因为可以靠人力争取；幸福才是困难的，因为只能妙手偶得之。”闻之，醍醐灌顶。

（梅月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18期，喻梁图）



如果抽取了爱，好人依旧会好，但会干瘪；坏人会愈发坏，会坏得没有一点温度。

——作家马德

人生不可能总是顺心如意，但持续朝着阳光走，影子就会躲在后面。

——台湾作家九把刀

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看到自己的长相，看到自己的学历，看到自己的薪水，就有一种想回炉再造的强烈欲望。

——低薪一族的无奈之言

我不伟大，我挣钱比你容易。

——天津一位出租车司机，搭载了一位盲人乘客后没有收车费，并且说了这句话。下一位乘坐他车的人得知此事后，下车时坚持多付了一些车费，并且对司机说了这句同样的话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过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学者刘瑜

有很多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被毁掉了。一半是被学校毁掉的，一半是被家长毁掉的。

——教育学者杨东平

我打球的动机是追求“永恒的快乐”，不是输赢的快乐。

——林书豪说，想明白了这一点，心灵就得到了神奇的安宁，有了心中的安宁，就算事情出了差错，仍可以坐在那里，仍可以醒过来，可以微笑面对



假如你正在失去悠闲，当心！也许你正在失去灵魂。

——洛·皮·史密斯

绘画是一种冲动，给我带来快乐。名气是粗俗之物，我常想，多年的默默无闻反倒是件好事，因为世俗的喧嚣不会干扰我对艺术的锤炼。

——美国女画家埃雷拉坚持绘画60年，94岁才成名。对自己这一甲子的追求，她感慨道

我始终感觉，人与自己订有极其重要的契约，必须保持自我，又能容受万物，独立自强，凭借与此一星球的偶然遇合，随机应变，又像猎犬一般执著，不离不弃。

——美国作家怀特

要看懂中国经济，最好还是到大排档里遛一圈，看每个人都在聊什么，除了各种各样的八卦，就是如何赚钱。

——学者马光远

国企对于国民的意义就是，它们赚钱的时候与你无关，它们亏本的时候要你输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政府应痛下决心推进国企改革

在中华门下车是需要勇气的。

——南京地铁一号线中华门站的语音报站是：“南京银行金梅花理财提醒您，中华门站到了，有到南京玛丽妇科医院、金陵男科医院乘客请从列车前进方向左侧车门下车。”毫无节制地植入广告，简单几句话即可让广告商与消费者两败俱伤。对此有网友发了这样的微博

我不怕走路，家里钱不多，要留着给两个弟弟上学用。

——姚耀珍是湖北利川市团堡镇大洞中心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每周一都要独自举着火把走完40里山路。如果坐车，一趟要15元车费，对于她是奢侈的

那种用手触摸精装书的美好触感，电子阅读永远无法替代。经典作品还是要靠纸质媒介呈现，就像满汉全席，能用塑料盘子装吗？

——易中天

透明的成本是赢得消费者理解的关键。

——继成品油调价后，水电燃气等资源类公共产品调价听证会近期在全国各地密集举行，引发广泛关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资源类公共产品价格改革要形成透明的定价机制、透明的企业成本和公平有效的补贴政策

没有罚款的规定，就像一个纸老虎，对药企的震慑力当然不足。

——“毒胶囊”引发的风波不断升温，根据现行规定，对不合格的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大多只被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使用”。南开大学药品监管法专家宋华琳慨叹❀
(曹绍明、紫怡、罗建辉、生如夏花等摘)

高材生就业也难

“个人简历——女，年轻，热情，待人友善，做事专注、认真，能够轻松快速地学习新技能，对完美的不懈追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读到这样的简历内容，你会作何感想？是不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和其他简历说的都一个样儿？

但如果在这份简历中加入“剑桥大学现代语言专业应届毕业生，成绩优良”，情况会有所不同吗？再加上如下内容：家中5个子女之一，从小成绩优异；13岁就成为划桨手，至今维持每天跑步1万米的习惯；连续4年获得剑桥唱诗班奖学金，极有唱歌剧潜质；BBC“年度青年音乐人”地区决赛中获得优异成绩；毕业前在传播机构和公关公司有4段实习经历……

21岁的凯特里纳——一个表现出众、自信而生气勃勃的女孩，就是上面这份简历的主人公。当她对我说要向英国魔咒般的毕业生就业率宣战之时，我惊讶得下巴快掉到桌子上。这样的毕业生，一定是雇主争相聘用的吧，因为在她身上，有种发电机般强大的动力，还是台多功能的发电机。怎么就没有人雇用她呢？为什么她得在失业救济办公室的合同上签字，为的是获得诸如清洁工、售货员或酒吧女招待这样的工作呢？

凯特里纳叹息道：“有时候，我觉得我的简历就像废纸一样，没人看一眼。我爱好广泛，拥有技能，实习经验丰富，可是现在的状况让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上个月，我申请了二三十个职位，但最终只收到一个面试通知。”

惨淡的就业环境

如果你身为英国2011年26.3845万名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心情也不会太明朗。数据显

失业的学徒

◎路易斯·卡朋特

◎郭静超 译

示，2011年6月至8月间，英国16岁至24岁的未就业者人数为99.1万。处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也许我们能够预料到，在小城市，2011届高中毕业生可能找不到工作，但是像凯特里纳这样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牛津或剑桥的高材生，也落得如此失魂落魄，却有些始料未及。2011年，英国1/10的大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有的毕业生找到了工作，却并不如意，不是成为工厂的蓝领，就是基础的行政工作或者起点很低的初级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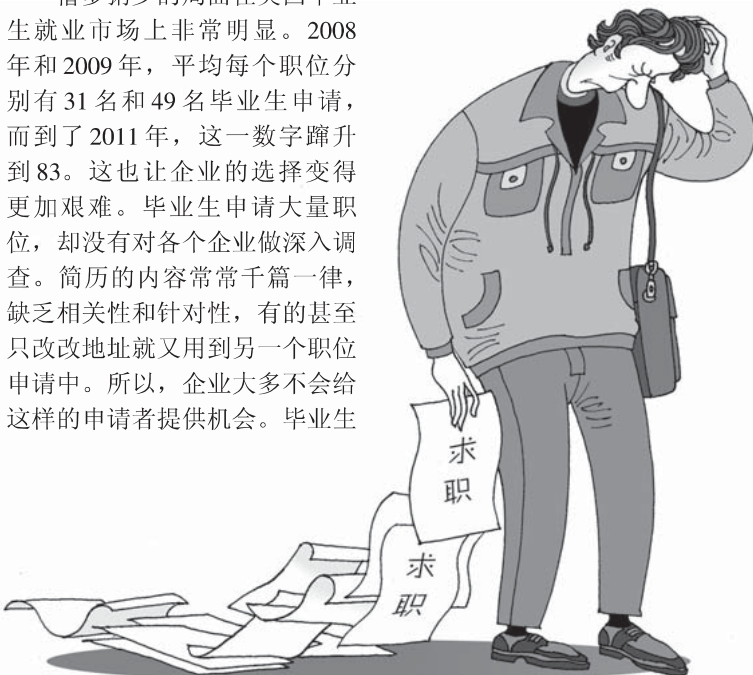
僧多粥少的局面在英国毕业生就业市场上非常明显。2008年和2009年，平均每个职位分别有31名和49名毕业生申请，而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蹿升到83。这也让企业的选择变得更加艰难。毕业生申请大量职位，却没有对各个企业做深入调查。简历的内容常常千篇一律，缺乏相关性和针对性，有的甚至只改改地址就又用到另一个职位申请中。所以，企业大多不会给这样的申请者提供机会。毕业生

们要找到自身的附加价值，并不断予以发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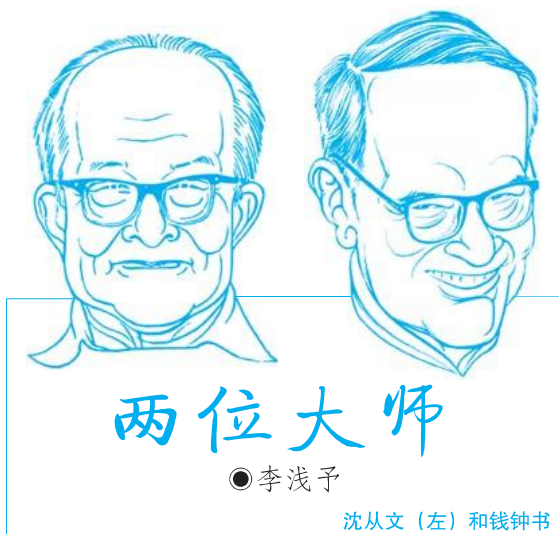
当所有学生都在滔滔不绝地讲述如何出色完成学业时，你如何体现不同之处？这就需要一个课业以外的成功“卖点”，在某个领域或某方面，避免和别人一样毫无特色。

没历练 = 没工作

国际数一数二的投行高盛有着独特的招聘标准：除了优异的学业成绩，更要有创造力。在高盛看来，如果学生们把时间都用在完成学业上就太令人沮丧了。他们重视的是应聘者的领导能力——是否担任过某支球队或国际象棋队的队长，是否有创造力，是否有企业家头脑，此外还必须要有工作经验。总之，他们挑选的人必定是成绩优异的，但这些人却并非因为成绩优异而被聘用。当下，很多想进入银行的毕业生却没有在简历中注明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或者说还没有这样的工作历练。高盛一位常务董事建议，干半年的无薪工作后再去人才市场物色理想工作，或



[[读者·2012·14]]



这两位大师，一位“从文”，一位“钟书”。如果说他们之间还有什么联系，那就是他们还同在一

个小区住了20年。同一个小区的，又认识，应该交往频繁吧？但事实是，他们只互相串过一两次门。

但他们又不是完全没有交往。春天，沈从文会拿上几包湘西的新茶和春笋，放在钱钟书家的门前台阶上，回来打电话告诉他开门自己拿……很奇怪吧，但仔细想想，又不奇怪，这就是传说中的君子之交。

他们也有过共同出面应酬的事情。一天，他们去宾馆看望一位20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说：他左边坐着谁谁谁，他坐在谁谁谁右边，就3个人，上了一桌子菜。

那谁谁谁，当然是位名人，否则不会特意说出来。沈从文坐不下去了，望了眼钱钟书，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怅怅的，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家中。

（林 杨摘自《甘肃日报》2012年5月2日，丁 聪图）

干脆去国外如亚洲锻炼一番。

没有实习的经历就无法跻身就业人群，几乎所有的毕业生在谈到实习时，都异口同声抱怨其中的残酷竞争。

21岁的约翰·杜菲刚刚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为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把大量时间集中于获得满意的学分，而忽视规划自己的实习经历。结果在写简历时，他甚至无法把实习经历那一栏填满。他深有感触地说：“如今雇主想要的，是应聘者在某一领域里持续的实习经历。别说是上大学后，最好上大学前，你就开始打工。”

26岁的伦理学硕士生盖瑞斯·雨戈正在寻找有关慈善或环境顾问的工作，尽管他周游世界的经历为简历添了不少彩，但贷款上学造成的资金紧张，让他无力去伦敦寻找实习机会，这对他找一份满意的工作十分不利。比盖瑞斯更心急如焚的恐怕是他的父母，因为盖瑞斯的哥哥和姐姐毕业后也没有找到工作。

出奇才能制胜

奥兰多·巴利的经历让附加价值的强大威力暴露无遗。从英

国名校杜伦大学毕业后，他立志要从事保险业。但简历发出无数，却没有收到一个回复，无奈之下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母亲邮寄给他西装和领带，随后，他来到伦敦莱姆街，在金融保险业巨头劳埃德公司总部大楼前举出一个大告示牌，上面写着“刚从杜伦毕业，正寻找保险业工作。”那天他随身带着70份简历，最终成功发出67份，22人向他提供名片，有3位保险业人士当场邀请他喝咖啡。他获得两次短暂工作机会，收到大量邮件，还参加了4次面试，他有工作了。

一天中午，我和奥兰多相约来到他当初举着告示牌的地方。回忆当时的情景，奥兰多说：“刚开始，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丝不挂地展示在路人面前，可是5分钟后，我开始高兴起来，因为每个人都非常友好，积极鼓励我，让我感觉很棒。如果让我给毕业生一些建议，我会说，不要坐在家等待机会上门，你得走出去，自己寻找。”

22岁的格雷·斯蒙森也有着独特的经历。毕业后，他和其他3个毕业生相约参加划船比赛。

借由这次经历，一方面想筹钱继续学习，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出众，从而增加就业的机会。在比赛中，他们要在鲨鱼出没的水域划行和休息，这也颇让格雷的母亲担心，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成功了。筹到的10万英镑让他能够继续学习，并培养和锻炼了自己的实践技能、领导能力。

剑桥女孩凯特里纳对我说，如果她2012年6月前依然找不到工作，就在网上开店，卖果酱、酸辣酱，还会缝制棉被，让自己忙起来。人们都说创业精神来源于逆境，也许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很酷的女企业家。

金融危机或许还有一个好处，它会避免优秀毕业生一拥而入金融行业。他们有的开始创业，有的当学徒，有的进入不那么时髦但相当重要的行业，如建筑业。也许我们需要的是新一波的创业者，如阿兰·苏格（英国著名的企业家）般白手起家却能身价千万的人。“失业的学徒”，这名称深沉却响亮，正蕴藏着无限力量，值得我们思考。

（山 花摘自《海外文摘》2012年4月上，黎 青图）

旅行

●梁实秋



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闹饥荒的时候都不肯轻易逃荒，宁愿在家乡吃青草啃树皮吞观音土，生怕离乡背井之后，在旅行中流为饿殍，失掉最后的权益——寿终正寝。

至于席丰履厚的人更不愿轻举妄动，墙上挂一张图画，看看就可以当“卧游”，所谓“一动不如一静”。说穿了，“太阳下没有新鲜事物”。号称山川形胜，还不是几堆石头一汪子水？

我记得做小学生的时候，郊外踏青，是一桩心跳的事。多早就筹备，起个大早，排成队伍，擎着校旗，鼓乐前导。事后下星期还得作一篇《远足记》，才算功德圆满。旅行一次是如此的庄严！我的外祖母，一生住在杭州城内，八十多岁，没有逛过一次西湖，最后总算去了一次，但是自己不能行走，抬到了西湖，就没有再回来——葬在湖边山上。

古人云：“一生能着几两屐？”这是劝人及时行乐，莫怕多费几双鞋。但是旅行果然是一桩乐事吗？其中是否含有苦恼的成分呢？

出门要带行李，那一个几十斤重的五花大绑的铺盖卷儿便是旅行者的第一道难关。要捆得紧，要捆得俏，要四四方方，要见棱见角，与稀松露馅的大包袱要迥异其趣，这已经就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所能胜任的了。关卡上偏有好奇人要打开看看，看完之后便很难得再复原。“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很多人在打完铺盖卷儿之后就觉得游兴已尽了。在某些国度里，旅行是不需要携带铺盖的，好像凡是有床的地方就有被褥，有被褥的地方就有随时洗换的被单，旅客可以无牵无挂，不必像蜗牛似的顶着安身的家伙走路。携带铺盖究竟还容易办得到，但是没听说过带着床旅行的，天下的床很少没有臭虫的。我很怀疑一个人于整夜输血之后，第二天还有多少精神游山玩水。我有一个朋友发明了一种服装，按着他的头躯四肢的尺寸做了一件天衣无缝的睡衣，人钻在睡衣里面，只留眼前两个窟窿，和外界完全隔绝——只是那样子有些像是三K党，夜晚出来曾经几乎吓死一个人！

原始的交通工具，并不足为旅客之苦。我觉得“滑竿”“架子车”都比飞机有趣。“御风而行，冷然善也”，那是神仙生涯。在尘世旅行，还是以脚能着地为原则。我们要看朵朵的白云，但并不想在云隙里钻出钻进；我们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并不想把世界缩小成假山石一般玩物似的来欣赏。我惋惜弥尔顿所称述的中土有“挂帆之车”尚不曾坐过。交通工具之原始不是病，病在于舟车之不易得，车夫舟子之不易缠，

“衣帽自看”固不待言，还要提防青纱帐起。刘伶“死便埋我”，也不是准备横死。

旅行虽然夹杂着苦恼，究竟有很大的乐趣在。旅行是一种逃避——逃避人间的丑恶。

“大隐藏人海”，我们不是大隐，在人海里藏不住。岂但人海里安不得身，在家园也不容易遁迹。成年圈在四合房里，不必仰屋就要兴叹；成年看着家里的那一张脸，不必牛衣也要对泣。家里面所能看见的那一块青天，只有那么一大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风明月，在家里都不能充分享用。要放风筝需要举着竹竿爬上房脊，要看日升月落需要左右邻居没有遮拦。走在街上，熙熙攘攘，磕头碰脑的不是人面兽，就是可怜虫。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虽无勇气披发入山，至少为什么不带着一把牙刷捆起铺盖出去旅行几天呢？在旅行中，少不了风吹雨打，然后倦飞知还，觉得“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这样便可以把那不可容忍的家变成暂时可以容忍的了。下次忍耐不住的时候，再出去旅行一次。如此折腾几回，这一生也就差不多了。

旅行中没有不感觉枯燥的，枯燥也是一种趣味。哈兹利特主张在旅行时不要伴侣，因为：“如果你说路那边的一片豆田有股香味，你的伴侣也许闻不见。如果你指着远处的一件东西，你的伴侣也许是近视的，还得戴上眼镜看。”一个不合意的伴侣，当然是累赘。但是人是个奇怪的动物，人太多了嫌闹，没人陪着嫌闷。耳边嘈杂怕吵，整天咕嘟着嘴又怕口臭。旅行是享清福的时候，但是也还想拉上个伴。只有神仙和野兽才受得住孤独。

在社会里我们觉得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居多，避之唯恐或晚，在大自然里又觉得人与人之间是亲切的。到美国落基山上旅行过的人告诉我，在山上若是遇见另一个旅客，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脱帽招呼，寒暄一两句。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个习惯。

在他眼里我就是个悲剧

●石磊

高二的时候在MSN上认识了个法国人，叫Denis Tiquet，和我年龄差不多大，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聊。回顾过去的n年，我们的聊天记录是这样的。

高二至高三

D: Hi, 你在干吗？我最近在跑步，我特别喜欢长跑。这个暑假我们家要去伦敦，我到威斯敏斯特教堂拍个照片寄给你好不好？

我：嗯，好。我在准备月考、期中考、期末考、高考呢。

D: 这么多！

大一

D: Hi, 你的大学生活怎么样？我今天心血来潮把专业改成了中文，还学了一个词——恭喜发财。

我：嗯，好。我在准备期末考试，还有BEC呢。

D: Business English Certificate (商务英语证书)？我们没这个……

大二

D: 发给我我现在的女朋友的照片，上次参加马拉松比赛时我们一块照的，我们上周还去看了网球公开赛。

我：嗯，好。我在准备BEC呢，还要参加一个英语竞赛。

D: 我知道那个BEC，又是它！

大三

D: 我不想读书了，我找了一份工作，类似于保安，比如在游行活动中维持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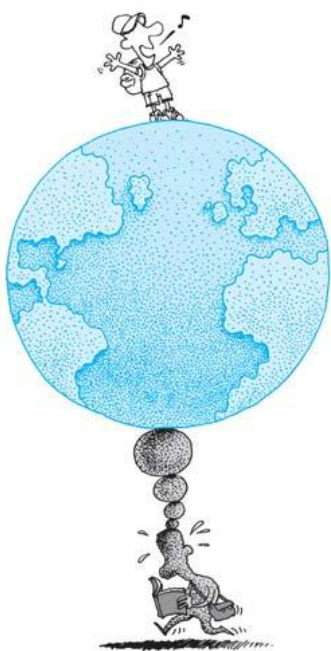
我：嗯，好。我在准备考研呢，我想继续深造，拿到硕士学位。

D: 噢。

大四

D: 这是我新女朋友的照片，她是个越南女生，我们上次去参加一个舞会，她还穿了小礼服。

我：嗯，好。我考上研究生了，现在准备考CFA呢。你知道它吗？特许金融分析师。



D: 噢？

研一

D: 真不敢相信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我真想去北京玩啊，前一阵我刚去了北欧的一些国家。对了，给你看我的照片，是自己买的哦。但是中国那么远，我需要提前攒钱。

我：嗯，好。我考过CFA1级啦，正在考2级，同时还要实习，平时还要上课呢。

D: 保重，亲爱的。

研二

D: 我要参加法国的一个跑步比赛，一个非常大的比赛，所以我练出了肌肉！看我的背部肌肉！

我：嗯，好。我在找工作，好多的考试，有笔试、面试……我还要在11月考GMAT，你知道，我必须通过一个大众认可的证书来证明我的英语水平，准备将来留学。

D: 你还想继续念书？

现在

D: 我知道你又在准备考试吧。

我：是，还记得CFA吗？

就在1个小时前，在D回复我之前，我突然觉得，我看似饱满的青春，在他眼里，就是个悲剧！

(铃子摘自人人网，小黑孩图)

大概只有在旷野里我们才容易感觉到人与人是属于一门一类的动物，平常我们太注意人与人的差别了。

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客厅里的好朋友不见得即是旅行的好伴侣。理想的伴侣须具备许多条件，不能太脏，如嵇叔夜“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太闷痒不能沐”，也不能有洁癖，什么东西

都要用火酒揩；不能如泥塑木雕，如死鱼之不张嘴，也不能终日喋喋不休，整夜鼾声不已；不能油头滑脑，也不能蠢头呆脑；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响地陪着你看行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这样的伴侣哪里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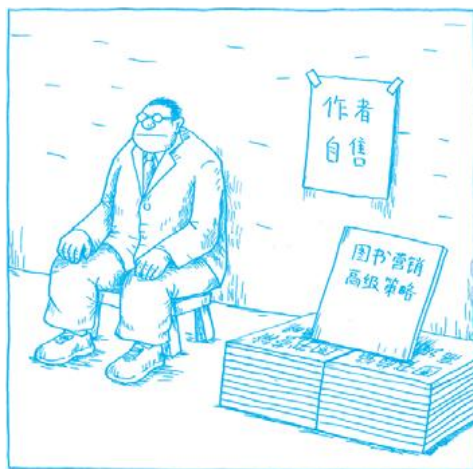
(碧雪飘零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雅舍菁华》一书)



常识性错误之一：有关房地产。大家都恨房价涨得太快、太高，第一个反应是怪房地产开发商。于是，为了抑制房价，很多人主张政府限制给房地产公司的贷款、要求开发商有更多的自有资金、卡紧房地产开发商的业务许可、减少给开发商的土地供应等等，一句话，就是要跟房地产开发商过不去。他们没想到，这样一来，房产供应量因此而下降许多，使供不应求的局面更加严重，房价当然更加往上涨！这个常识性错误是过去多年房产调控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结果是越调控，房价涨得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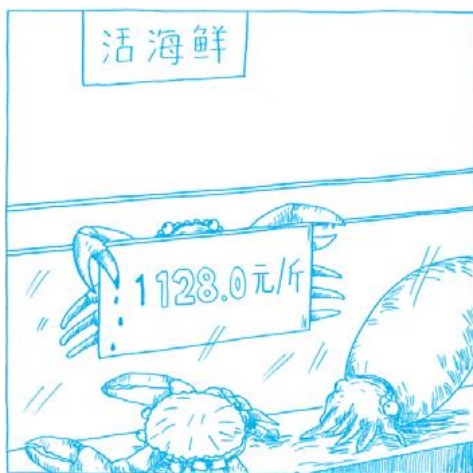
常识性错误之二：铁矿石、石油价格猛涨是美国阻挠中国崛起的阴谋！20年前，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国私人汽车的普及率会有今天这么高，普及到县城、乡镇！这当然会大大增加全球对石油的需求，而石油不是无限供应的，所以，油价必然会涨，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铁矿石也如此，特别是中国这么多资源（包括银行金融资源）都由行政部门、地方政府、国企支配，而他们又都追求速度快、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工程，如大钢铁厂，因为他们不以市场需求决定投资，于是，就有了过多剩余的钢铁，就逼出“倾销”、污染环境、浪费资源，同时也大大增加对铁矿石的过度需要，铁矿石价格不涨也难。真是吃力而且哪里都不讨好。不要怪别人，还是先看看产生过多产能的体制原因吧。

常识性错误之三：看到张三、李四等周围朋友买房、买股票，自己也挺不住了，也去买。可是，结果会怎样？等你买到



● 陈志武

七个常识性错误



后，房价、股价可能不太会再涨了，因为等你和周围所有朋友都买了之后，其他人的购买力也可能同时耗尽了，一旦没有新的购买需求，房价、股价就不太有上涨空间了，可能不久后就要跌。

常识性错误之四：为了保护租户，政府规定即使交不起房租，房主也不能把租户赶走！结果呢？本来有兴趣拿钱买房做投资的，想到房子租出去后，即使租户没钱也不能将其赶走，就不敢再投资买房或者少投资买房了。从此，出租房供应减少，房租必然上涨。就像房产调控政策严格限制投资买房之后房租很快

上涨一样。

常识性错误之五：为了帮助低收入家庭，推出经济适用房，但同时严禁房主买房后出租、转让。这样一来，把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机会减少了。如果他们能够根据自家需要，愿意住差一点的房，并把买来的房子出租创收，那不是更能帮助低收入家庭吗？表面看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便宜，但是在限制经济适用房的出租转让权利后，这些房子的价值就因此降低很多，其市场价就降低，因此，这些限制使低收入家庭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好处。

常识性错误之六：打倒“投机倒把”。猪肉价格时涨时跌，每次涨价时大家都怪罪跨地区贩运的投机倒把，说是他们把价格炒上来的，所以，禁止他们、打倒他们！没想到，正因为他们异地贩运，从肉价低的地方买进，运到短缺因而价格高的地方卖出，增加缺货地方的供应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肉价上涨，否则肉价会更高。因此，实际上应该感谢投机倒把分子，他们不仅降低缺货地的价格上涨压力，而且使过剩地的肉价上升，鼓励那里的人多养猪，增加未来的供应。

常识性错误之七：肉价、油价、蔬菜价越涨，人们越要政府限制价格、禁止涨价！没想到的是，越禁止，价格越要往上涨。因为按照市场常识，蔬菜价、肉价被行政权力压低之后，不仅打击了供给的积极性，抑制供给的增加，而且低价鼓励了消费，进而变相激励浪费，鼓励需求上升，使供求不平衡局面恶化。

（黄 玉摘自《商界评论》2012年第5期，王 原图）

公交车试验

●肖复兴

那天等公交车，站台上，我前面站着两个姑娘，看装束模样，像打工妹。寒风中，两人聊得挺带劲儿，时不时忍不住咯咯笑。

其中一个系着红头巾的女人，对戴着黑白相间毛线帽的女人说起自己和老公的一次吵架，说得兴味盎然。我听得真真的，是今年夏天，她和老公吵架，一气之下，跑出了家门，走了老远。走到天快黑了，想起回家，坐上公交车，才发现自己穿的连衣裙没有一个兜，自然没带一分钱。她对戴毛线帽的女人说：你知道我和我老公结婚后租的房子挺偏的，得倒两回车，没钱买票，这可怎么办？我就对售票员说我忘了带钱，你让我坐车吧。人家还真的没跟我要钱。倒下一趟车的时候，我又说我忘了带钱，人家又没跟我要钱。售票员的善意，让小夫妻之间不愉快的吵架也变得有了滋味。

毛线帽对红头巾说：北京公交车售票员小丫头片子的眼睛长得都比眉毛高，没刁难你，让你白坐车，算是让你碰上了！

红头巾对毛线帽说：要不待会儿来车了，你也试试？你就说没带钱，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也能碰上好人？

毛线帽回推了一把红头巾：

要试试！

红头巾撇撇嘴：胆子这么小，我试就我试，给你看看！

正说着，公交车已经进站，停在她们的前面，车门吱的一声开了。两人脚跟着脚地上了车。车上的人不算多，有个空座位，两人让给了我，好像故意让我坐下来好好看她们接下来的表演。

红头巾走到售票员的前面，毛线帽拽着吊环扶手没动窝，眼瞅着她怎么张开口。售票员是位四十多岁的大嫂，眼睛一直盯着向自己走过来的红头巾，以为是来买票的，没有想到红头巾说：阿姨，我忘了带钱了，您看看能不能让我坐车呀？售票员面无表情，抬起手，一根细长的食指毫不客气地指指后面的毛线帽说：你没带钱，她也没带钱？

得，今天遇到的售票员不是个善茬儿，试验刚开始，就卡壳了。幸亏红头巾反应得快，回过也指了指毛线帽说：我们不是一起的。毛线帽只好配合着赶紧点头又摆手。谁知售票员久经沧海，眼睛里不揉沙子，对她们两人说：行啦，进站的时候我早看见了，你们俩推推搡搡连带带闹的，还说不是一起的！

像一只气球，还没飞起来，就被一针无情地扎破，满怀信心想试验一把，让夏天那个美好的

回忆重现，没想到演砸了。红头巾一下子尴尬起来，瘪茄子似的耷拉着头，不知如何是好。售票员步步紧逼，嘴里不停地：快着吧，麻利儿的赶紧掏钱买票，一块钱一张票都舍不得花？满车厢人的目光都落在红头巾的身上，毛线帽赶紧走上前去，掏钱替红头巾买了票。红头巾才像沉底的鱼又浮上水面，缓过了神儿，对售票员解释：阿姨，不是我不想买票，我是想试验一下，看看……售票员撕下票塞在她的手里打断她：行啦，试验什么呀？像你这样逃票的，我见得多了！

我心里在想，售票员应该把红头巾的话听完，就明白了红头巾坚持试验的一点小小的愿望，兴许就是另一种结局。但也不好，即使知道了红头巾试验的愿望，没准照样是这种结局。如今很多事情，结局与初衷常南辕北辙，美好芬芳的愿望如旷世的童话，早已经被现实磨烂，成了一双臭袜子，被随手丢弃。

（申云摘自《新民晚报》2012年1月30日，（乌克兰）卡赞尼夫斯基图，夏大川供图）





日军偷袭珍珠港

那一刻， 只想对妈妈说 “对不起”

●赵 玫

夏威夷美丽的清晨，鸟在鸣叫。窗外的树撑出很大的树冠。新绿的叶尖上衔满羽毛一样的阳光，仿佛精灵舞蹈。今天要去的地方是珍珠港，于是怀了某种悲歌般的兴奋。这个被镌刻在世界战争史上的惨烈事件，我们早已了然于心，无论从教科书上还是在电影中，但是，我们仍旧对即将前往的地方满怀向往。

如此碧蓝的珍珠港。静静地走在环形海岸，仿佛依稀能感觉到当年隆隆的炮声，翻卷的硝烟，人们撕心裂肺的绝望喊叫声……在如此美丽宁静的地方，你怎么能想象，就在不远处的那片海底，上千名殉难者仍旧长眠在沉没的亚利桑那号战舰。于是港湾深处死一般寂静，在这种地方，你怎么可能不心情沉重。

在前往亚利桑那号纪念堂的路上，一座像风帆一样的白色雕塑赫然映入眼帘。独特的设计，简洁的镂空图案，透出背后的蓝天和碧海。仔细观看，才发现镂空的部分原来是一棵树的造型，那抽象的枝叶的伸展，那生命的象征，感慨于艺术家如此飞扬的想象。后来才知道，雕塑的寓意确乎是为了纪念那些在此凋零的生命，而雕塑的名字就是《生命树》。

在如此宁静美丽的海湾，你怎么能相信，那突然之间的狂妄滥炸。湛蓝的海水，那一刻，就仿佛湛蓝的汽油，燃起熊熊大火。于是想到策兰的诗句：你这焚烧的风，寂静。是的，这就是结果。生命完结，寂静，不再喘息。那烈焰中的哀号，无可挽回的沉没。

一张弥漫着滚滚硝烟的照片，记录下当时的景象。飞腾的火团，满目狼藉，仿佛什么都土崩瓦解，仿佛一切皆毁灭殆尽。从福特岛海军航空站出发的飞行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焰的燃烧，生命的亡失，战船的倾覆。画面中那些幸存的水兵，也只能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哀叹着他们的绝望。

1941年12月7日，美军战舰亚利桑那号被日军一枚1760磅的炮弹击中甲板，进而引爆舰艏的弹药库。之后，仅仅9分钟，整个战舰连同上千名船员一道沉入海底……那个明媚的清晨，那些水兵，或许才刚刚看到珍珠港总是美丽的天空，飘浮的白云，绚丽的彩虹。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想到舰船会被袭击，当那枚致命的炸弹落向战舰，他们或许还不知道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会想到此刻的攻击，已注定了他们的毁灭。

接下来，俄克拉何马号被击中，战船连同舰上400多名船员一道覆没。加利福尼亚号和西弗吉尼亚号亦在停泊地被击沉。犹他号改装的训练船连同50多名水兵一道沉入大海。马里兰州和田纳西号遭受重创。唯有内华达号试图驶离危险，但被日机不停轰炸所拦截，未能如愿。

一个年轻的美国士兵，一个幸存者，扬声器里传出他对当年的回忆：在日军疯狂的轰炸中，他惊恐绝望，他知道自己肯定要死了。他说，在那一刻，他唯一念头就是想对妈妈说，对不起……日军的飞机一轮一轮从天空掠过，丢下无数炮弹，伴随着无穷的苦难。它们从夏威夷的蓝天白云中呼啸而过，恣意妄为地让大海燃起凶恶的火焰，将生命吞噬。

是的，曾经无比壮丽的亚利桑那号战舰，就这样，在9分钟内沉没海底，连同那些英姿勃勃的将士。就这样，他们和他们沉没的战舰一道，永远地长眠于珍珠港的蔚蓝海湾；就这样，风萧萧兮，勇士一去，不再复还。怎样的壮怀激烈，长歌当哭。

除了福特岛东南岸被击沉的战舰，美军部署在瓦胡岛上的其他军事设施也遭到毁灭性的袭击。一片焦土，生灵涂炭。

在片刻的停歇后，第二批日军飞机再度飞临，以更加疯狂的姿态，扩大袭击战果。于是更多的美国军人丧生，美国战舰搁浅、海岸机场被毁。

那时候谁会想到，这场震惊世界的军事偷袭，竟瞬间夺走了两千多位军人的生命，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

亚利桑那号纪念堂，矗立在一片蓝色的海

[[读者·2012·14]]

湾之上。偷袭事件后不久就有人提议，应该为这些长眠于港湾深处的死难者建一座纪念堂。至1943年，这样的呼声愈加强烈，只是“二战”还未结束，未能将此付诸实施。直到1949年，夏威夷特别行政区才正式成立了“战事纪念委员会”。

最令人感动的，是那些曾经历过珍珠港事件的老兵们。他们大多年迈体衰，行动迟缓，有的甚至已不能说话，只是落寞地坐在轮椅里。但他们还是坚持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凭吊的人们身边。他们或讲述当年的亲历，或与参观者拍照。他们见证了那个炮火硝烟、舰船沉没、战友罹难的时刻。他们甚至无需诉说，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那段历史中最真实的一部分。他们如雕塑般伫立在我们眼前，就仿佛他们自己也成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蓝色的海面上漂浮着一座座正方形的白色台基，远远望过去不知寓意何在。通过解说才知道，那是在告诉人们，当年停泊在蓝色港湾的战舰，就是在白色台基的位置上被击沉的。乘船贴近那些台基时清晰地看到，每一座台基上都庄严书写着沉舰的名字。

在所有被击沉的战舰中，亚利桑那号最为悲壮，这艘舰船承载着它的所有士兵一道沉入了海底。尽管沉没的船体还在，被折断的桅杆还在；尽管，舰船上的铜钟还在、铁锚还在；尽管，舰船上的3号回转炮台依旧昂然矗立于海面；尽管，整整70年之后，沉入海底的油箱依旧在渗出斑斓的油污……我们乘渡船前往海上的亚利桑那号纪念堂。远远望去，一道白色廊桥赫然映入眼帘。那是一座很美的建筑，仿佛漂浮在蓝色海面上的一座白色宫殿，令人叹为观止。而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座长达184英尺（约56米）的白色纪念堂竟横跨亚利桑那号战舰两侧，与沉入海底的战船“十”字相交。白色纪念堂庄严而壮丽地悬浮于沉舰之上，如舰桥一般昂首挺立。

我们登上白色长廊，慨叹于这座建筑的壮丽与庄严。屋顶和两侧全都镂空，你可以从任意方位看到你想要凭吊的地方。



1918年12月26日，纽约，亚利桑那号



1941年12月7日，亚利桑那号被击沉

透过纪念堂两侧的舷窗，你可以在清澈的海水中看到亚利桑那号战舰。那锈红色的残骸，长满了青苔的铁壳，那不断涌出的五彩油斑，仿佛这艘战舰依然活着……水下的船体依稀可见，却再也看不到那些船员的英姿。他们大多是青春年少、志向高远的战士，胸中满怀了英雄的梦想。但伴随着排山倒海的狂轰滥炸，一切瞬间化为乌有。他们就这样让生命终结在了1941年12月7日清晨的这一刻。只有9分钟的迷茫与挣扎，然后他们便拥抱着他们的战舰葬身海底。

就这样亡失了，不再有任何音讯。然而，他们却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不会被忘记的人。他们环绕着壮烈的色彩，将永远被提起，被缅怀，被纪念。

大理石墙壁上，镌刻着亚利桑那号殉难的所有1177人的名字。纪念墙的两侧，是镂空的“生命树”悬窗，吹进凉爽的海风，照进港湾的阳光。

在纪念墙前，人们脚步轻轻，仿佛置身墓地。一个蹒跚学步的男孩站在纪念壁前，满脸好奇，这让我想到曾在华盛顿参观过的大屠杀纪念馆。祭坛上雕刻的那些话让我永生难忘：把你看到的这人类相互残杀的历史记录下来，深深地记在你心里，并告诉你的孩子，还有孩子的孩子们……有人曾提议打捞亚利桑那号沉舰中将士们的遗骨，但更多的人说，就让他们永远安息在夏威夷温暖的海水中吧，于是再没有人去惊扰那些被大海掩埋的勇士的遗骸。

这座沉入海底的军舰就像是一座圣洁的坟墓。在那里，亡者和战舰在一起，就如同和他们的家园在一起。而他们的军舰就像母亲，永远拥抱着她的儿子，永远温暖着他们的灵魂。

离开亚利桑那号，蓝天白云，却满心悲怆。

（何岩摘自《山花》2012年第2期，本刊有删节）

夜市



● 詹宏志

走往夜市的途中，我的感觉愈来愈复杂，因为很快我们就要进入比较热闹的小镇市区，走进镇上那唯一的一条晚上灯光明亮的街道。在那条街两旁的商店里，将会遇见我的同学，坐在店里呆望着外面。他们有的家里卖现制的面条，有的卖鸡蛋和酱菜，有的验光配眼镜，有的卖木桶、铝桶，有的家里修理脚踏车，或者家里开布庄、米店、西药房……他们将会看见我和一个平凡邋遢的衰老男子走在一起，他们将会识破我的谎言，知道我的父亲并不在远方的台北，而是在乡下无所事事。

我轻轻挣脱父亲握着的我的手，稍稍落后一步跟着他，希望这样可以暂时松开我们的关系。父亲似乎不曾察觉我的心思，继续在黑夜里咳得呕心掏肺，身体激烈地震动。穿过了两旁都是稻田的道路，我们进入灯光明亮的街市，经过同学家的制面所，经过同学家的杂货店，经过同学帮忙看守的夜市摊，父亲走进一家镇上仅有的西药房，我跟在后面，那也是一位隔壁班同学的家，同学正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只能面无表情不理他。

进了西药房，坐在客厅的药师向父亲点头致意，请他进入后面的小房间，等父亲坐定之后，头发已前秃后白的老药师拿出一个巨大的玻璃针筒，先将针头在酒精灯上烧炙消毒，再为父亲注射一大筒黄澄澄的液体药剂。针头插入手臂的肌肉时，我看见父亲皱起了眉头，大概是试着忍住疼痛吧。打完针后，药师和父亲又聊了一会，父亲才步出药房。一星期总有一次或者两次，父亲就要到药房来打一针，我们都听说父亲病得很重，每周打针就是明证，但我也知道他患的是什么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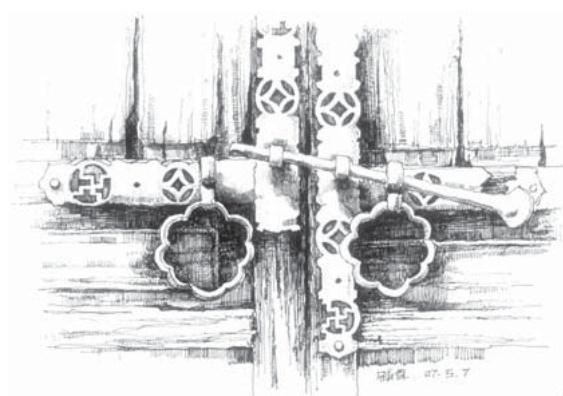
虽然和父亲一起上街，有时候带给我很大的尴尬、压力，特别是他愈来愈委顿的容貌和愈来愈随便的穿着，但我还是喜欢和他出门，因为最后总有一些意外的惊喜。打完一大筒针之后的父亲似乎心情愉快，容光焕发，用力拍着我的肩头，说：“走，我们去吃面。”

我们穿过夜市，那里常常有吸引我目光的跑江湖卖膏药的师傅，他们总是带来各种不同的把戏，让我们这些乡下小孩大开眼界，顺便还学到各种关于强精补肾的猥亵语言与禁忌知识。有一些卖跌打损伤外敷药的师傅强调练功习武，他们自己就是练家子，地摊上除了摆着药粉、药膏、贴布之外，也摆着几张证书、感谢状和照片，旁边散放着石锁、金枪、刀剑之类的武器，点明他们的来历。他们也总是先表演一套拳术或耍一趟刀枪，然后才托着盘子卖一会儿膏药。有些师傅则带来奇怪的动物，有人耍猴，有人玩蛇，也有人带来能表演特异功能的老鼠、鹦鹉或松鼠，有的师傅则带来不曾见过的奇禽异兽。有一次，有一位师傅带来一条双头蛇，放在一只布袋里，摊上有状极狰狞的图片，标示那袋

在通往夜市的路上，父亲咳得厉害，几乎要把肺都咳出来，激烈的咳嗽声响彻在安静无人的街道上。他的背愈来愈佝偻，脸色也昏暗蜡黄，简直和他右手食指、中指之间被尼古丁熏黄的颜色愈来愈像。他穿着变黄的汗衫和灰旧的西装裤，看起来也有点邋遢、猥琐，和其他没出息的乡下中年男子没什么不同。我的心里其实是既不情愿又不甘心的。

这样的父亲和我的想象、我的愿望，以及我的描述太不吻合了。我总是在学校里向老师、同学吹嘘父亲的丰功伟业，说他是如何厉害的煤矿工程师，管理着多么的煤矿，如何在遥远的矿场里工作，虽然那个地方究竟在哪里我也一无所知，但总不会像我们所在的农村那么平凡。

事实上，父亲已经病重，连医院也不肯收留他，让他回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也已经失去了他引以为傲的煤矿，不再外出工作，每天坐在家同一个位置抽烟发呆，一遍一遍读着报纸，喝着反复冲泡直到淡而无味的香片，偶尔才外出散步或买菜。他体面好看的西装、闪闪发亮的皮鞋都已经收起来，他渐渐和村子里其他的人一样，变得焦黄、衰老、猥琐。他不再在乎外表，内衣汗衫就可以当做外出服，渐渐不像我口中骄傲描述的英雄人物，这让我又着急又羞愧难当。



● 简 嬪

诺言就像嵌在红砖墙上的石雕小窗，大白天人来人往与它无关，入了夜，偶有野猫渴饮月光，也无法在它身上跳梁。

从外面看，看不清窗内的风景，像是无用的装饰，却又比砖砌的墙花了更多工夫；说是两朵双钱结，看着看着，心坎上又冒出一枚，连着外圆框一起算，少说六枚了。唉，诺言就是这样，自顾自地开花结果，也不管春天的行情到了冬天可能下跌。

窗内的人躺在榻上，听远处夜风在原野上骚动的声音，还逼出一声蛙鸣；看十五的明月穿窗而来，筛下一床的碎银，不眠的人抬头望着双钱结，重重叠叠，好多钱。

如果诺言像石雕的双钱窗，横竖都要成双，只是许诺的人才留下四钱，如今利息多过本金。

（雪 儿摘自九州出版社《下午茶》一书，图选自天津大学出版社《手绘中国民居百态套书·晋陕老宅》一书，张 靖图）

子里是一条世间罕见头分双叉的凶猛眼镜蛇，布袋蠕蠕而动，卖药师傅又几次作势要把袋中之物扔到我们脸上，吓得观众东躲西闪，生怕沾染不祥。我站在那里看得忘了时间，直到姊姊寻到夜市把我唤回家，那条双头蛇始终没有现身，让我一直耿耿于怀。

但今晚和父亲一起出来，我是不可能卖药摊子前停下观赏的。我们直接穿过夜市，来到市场口的小面摊，卖面师傅不巧也是班上一位女同学的父亲。其实也没什么巧不巧，镇那么小，每个人都认得每个人，每个人都和每个人有点什么关系。

亮着黄色灯泡的小面摊卖的是典型的台湾切仔面，有油面、米粉，也有我们爱吃的意面，面摊上更有各种令人垂涎的小菜。父亲和我坐下来，他自己叫了一碗意面，也为我叫了一碗，并且要面摊师傅在我那一碗面加上一颗卤蛋，有时候则加一颗卤贡丸，是更奢华的意思了。意面的汤很清，汤上漂着一点香气十足的油葱，面上放着一些豆芽和韭菜，并且摆上一片白煮的猪肉片。

我们太少有机会能够在外吃东西，这种偶然才有的小吃对我而言无疑是至高无上的美食。特别是那一颗在卤汁中卤煮得极入味的贡丸，它不同于后来我来到台北吃到的弹牙新竹贡丸，它更大更软嫩，中间包有肉末，似乎是鱼浆所制（而非一般贡丸的猪肉）。我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有吃过这样的鱼丸或贡丸。

吃完面后，父亲点起一根烟，若有所思地在面

摊上沉默许久。我在旁边呆呆地等着，很怕遇见面摊师傅的女儿，心里希望父亲赶快起身回家。我的念力仿佛奏效了，父亲好像被电到一样跳了起来，大声叫道：“头家，这边算一下。”付账之后，我们就回家了，一前一后从灯光明亮的街上慢慢走回黑夜中的家。

有一次父亲在回家前迟疑了一下，交代我在家里不要提在外吃面的事。我点点头，以为是家中兄弟姊妹众多，父亲不一定能“公平”地带大家出门，特别是一些兄姊已经大了，大我一岁的哥哥又在准备考初中，真正能跟着父亲出门的只有我和弟弟，父亲大概是不想让孩子不开心吧。

这样和父亲在夜晚的市场口吃面的机会会有好多次。昏黄的灯光下，小面摊冒着白烟和香气，一碗香喷喷的清汤面，漂浮着一两片白肉，以及那一颗大如拳头、软嫩柔美的卤贡丸，合起来成为我童年最美丽的回忆。

很多年以后，父亲已经过世，我和母亲闲聊时提及父亲带我去吃面的旧事。母亲说：“那是他该打针的钱，是他自己不想治疗了，每次只打一筒营养针，另一筒的药钱就拿去给小孩吃面了。”她又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很多年之后，到他死前才知道。”

父亲交代不要提到市场吃面，原来是这么回事。

（秀 娟摘自复旦大学出版社《绿光往事》一书，季 平图）

矿难之后

●吴念真

即如天终会放晴，水终会抽干，当然，在温暖的人情里，那无数行的眼泪会干得快些。只是，人再也回不来了。

大家都将了解，悲剧并非全是错误造成的，如果要归罪于谁，请归罪于神，它不该创造矿工这个行业。

午后十二时三十分

阿菊把扁担横在石子包上头，头枕在上面侧卧歇着，一个早上的上上下下她着实很累，于是闭着眼睛浅浅地睡了，只是仍断续地咳着，手中抓着没吃完的海绵蛋糕，她还仔细地用舍不得丢掉的那个塑胶袋再套了一层。

国忠就爱吃这种面粉做的东西……她迷迷糊糊地想着，忽然听到有人急促地爬上鹰架的声音，她很想起来，可是又起不来……管伊，我是累……阿菊想。

“阿菊！”上来的人叫着。

“嗯？”阿菊究竟还是翻身起来，她看到监工和师傅全站在眼前，“你们不是在下棋？”

“阿菊，”师傅唤道，“你回去一趟……”

“干吗，我只是累了点，睡一下就好了！”阿菊说，“没关系啦，我没病……”

“不是……”监工一脸焦急，似乎想说什么却让师傅阻止了。

“阿菊，我刚刚接了电话。”师傅朝阿菊靠了近来，监工亦走了过来，“顺兴坑出水，三十几个人没出来！”

顺兴坑？

天——

“秋男，”师傅一脸凝重的神色，“也在里头。”

阿菊突然一阵抽搐，牙齿紧咬着嘴唇，血随即渗了出来……

午后一时整

秋男的母亲才哄睡了素梅，正想起身把方才午餐的两个碗洗

着正想迎入他，而才退了一两步却忽然想起来——要水喝？她愣了一下，再看了看邻长的表情。

“你要水喝？”她一边注视着他，一边倒茶水，而那水却偏过杯缘哗啦啦地洒落一地。

“阿母……”

“真的？”

邻长点点头，却没有再抬起头来。

“死囡仔——夭寿短命！不孝子！”她突然狂吼起来，“你去死，死没人哭，去死！去死！早死我早出脱——”

她猛转身，就将那杯子朝神案上先夫的照片摔去，玻璃碎片飞溅开来。

“你们都去死，老爸后生一起去死，去逍遥！都去死！死人！死囡仔！”她指着神案狂吼着，用脚猛踩着斜躺在地上的照片，“我就知道，我就知道，父子相携，去死！去死！”

午后一时五十分

苍老而落寞的瑞芳午后，雨才稍一停歇，街道那端竟响起尖锐的警示器的呜咽。

“干什么？”有人问。

“我闻到不好的味道，矿坑的味道。”那个在亭仔脚摆奖券、香烟摊子的残废矿工说，“要不要打赌？”

午后四时

阿菊和其他两三个妇人全躺在坑口工寮边摆出来的藤椅上，她整个下巴全是血迹，下嘴唇肿胀而苍白。



洗，门却嘭嘭地响起来。

“国忠吗？”她缓慢地移动着步子朝门口走去。

门又嘭嘭地响着。

“你又忘了带什么？真没头神哦！”她拉了好几下才把门拉开。

门外不是国忠，而是一脸惊慌的邻长。

“来坐。”她说，“你没午睡？”

“阿母，”邻长唤了声，隔了一会儿才喘着气说，“我……我来跟你讨杯水喝！”

“是冷的呢！”秋男的母亲说

[[读者·2012·14]]



站在远处审美

●陆勇强

西安有个大款突发奇想，想重温儿时吃不饱饭、到野地里偷玉米棒子的乐趣。于是他驾着奥迪车直奔郊外。当他钻入玉米地紧张地掰着玉米棒子时，被玉米地的主人发现了。那农民看到玉米地边停着奥迪，此人又穿着得体，不信他是小偷。一交流，才知缘由，这个农民哈哈大笑，赶紧下地给大款掰了一大堆玉米棒子，说不用给钱随便掰。

比起这个大款，浙江有个身家千万的富商“自讨苦吃”更有趣。几个来自萧山的老板在酒店聚会，想起当年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小商品，走上一天也不觉得累。其中有个老板想重温一下旧梦，于是让人买来运动鞋、便装，穿戴妥当便徒步上路了。从城区开始走向

萧山，还没有走到钱江一桥，就已经累倒了。老板说：“老了。”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集团老总偶然得知他当年下乡时住的知青楼仍在，于是花钱买下，又出资修了路，重新粉刷了房间，配备了一些生活用品。知青楼装修停当，他驱车前往，看到当年住了5年的平房感慨万千。

当晚他就住在知青楼。乡村的晚

上虫鸣阵阵，屋里又有山蚊骚扰，根本无法入睡。无奈之下，他只好驾车回到了城里，后来再也没有去过。但在30多年前，他在这里白天出工，双手磨出了血泡，晚上一沾枕头就呼呼大睡，小小的蚊虫哪能扰得了他的清梦。可现在，几只山蚊就把那个旧梦击得粉碎。

一个人的经历就像文物，回望它时，时间越久，越有审美价值。但如果将文物进行复制，那就什么价值也没有了。

几乎所有人都会把旧梦想象得很美好，其实许多旧梦本质上是一种苦难，只不过这些苦难放在了远处，审视起来有了一种美感而已。

（空 空摘自《杂文报》2012年4月27日）

秋男的阿母拥着国忠肃静地望着坑口那堆人群，耳边是挥拂不去的哭声、哀号。

“我们不能哭，我们不能哭……”她拍着孙子的肩，喃喃不休地念道，扬过的风吹得她一头黑白交杂的发丝如枯草般飞散。国忠果真不哭，只是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那远处的坑口……

“阿母——”阿菊突然醒了过来，猛地挺起身子，护士匆匆赶了过来，国忠正想过去，却见妈妈张大了口，双手朝自己脸上抓来，而刹那间却又无力地瘫软下来。

此时前边正是喧嚣纷乱。电视台的采访员正把麦克风对着官员的嘴。

“我们都在尽力……”那官员最后说。

围观的人群中却有人冲了出来。

“没有用啦，你们都在做戏，没有用啦！你问他有什么用？你怎么不问我？干伊娘，你

问我呀。”那人一双手几乎甩到采访员的鼻端，几乎无法控制地激烈狂嚷着。

“好……好吧，”那采访员似乎头一次碰到这种不敬的人，他失措地举着麦克风，“那你想说什么？你有什么意见？”

那人抢握着麦克风：“他们不把那些人的命当命看，干伊娘，十一点多出事拖到一点多才报警，这个不要紧，你看，现在几点了，抽水马达在哪里？干伊娘，就是去美国买也该运到了，三十四个人啊！三十四个家庭啊！干伊娘，再不抽水，那些人死定了，你知道吗？嗯？”

“这位先生，你太激动了，我解释好吗？我解释……”那官员说。

“不要。”

“你——”秋男的阿母不知何时牵着国忠走了过来，“你不听他说，听我说好吗？”

“奥巴桑……”那人回过头望着老人，好一会儿才逐渐平稳下来，“好……”

“我的独子在里头……”她全身微微颤抖着，而那双眼睛除了一抹凄凉哀怨的神色外，没有一滴泪，“他入坑做工，老板给他钱，谁都没相欠，我不抱怨谁……”

“可是，奥巴桑，人还没救出来，他们一点都不着急……”那人说。

“水已经到坑口了，不是吗？”秋男的阿母这时竟微微有了笑意，她摸了摸那人的肩膀，舔着嘴唇，好久好久才说，“这是命，我自己知道我的命，我自己知道我的头家和儿子都不要我，他们都甘愿守在煤矿里……”

“奥巴桑。”那官员走了过来扶着她。

“把它封起来。”她幽幽地说，“他们爱守在那里就让他们守着，把它封起来，简单又省事，把所有炭坑都封起来……”

（邓卉卉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特别的一天》一书，李晓林图）

软技能

● [美] 亚当·斯通

◎ 韦盖利 编译



澳大利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老板们对大学生的技能不满意。大多数接受调查的老板说应届毕业生缺少“软技能”——即比单纯的技术知识更重要的人际交往能力，老板们认为社交是让大学生符合期望值的“技能”。

这次调查是由澳大利亚某建筑设计公司委托调查公司进行的，来自全国的500名接受调查的经营决策人被要求评价员工的素质，尤其是对那些刚毕业、没有工作经历的员工，他们普遍认为这样的人技术方面很优秀，但解决问题和与人交流等方面的能力偏低。当被问及他们最希望大学生学会什么技能的时候，他们列出了一些，排在最前面的依次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能力、批判思考的能力、书面交流的能力。缺乏技能并不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的问題。有6%接受调查的管理人员说，拥有走向成功的技能的毕业生人数不到50%。人力资源部主管阿曼达·波拉克对毕业生缺乏软技能感到相当头痛，她说：“工程师所做的工作，有相当大一

部分是撰写报告和详细说明书，我发现这些新上岗的大学生在学校时根本没学过这些技能。因此，在办公室以外也很难展示他们的创意。这些工程师出去展示我们的计划时往往表现得不理想，因为在大学里他们不注重学习如何当众发言。”

缺乏软技能的人工作效率比较低，达到既定目标的能力较弱，因此老板们在招聘员工时对技能相当看重。一家公司的项目经理布莱恩·塔宾加说：“最重要的是，老板们想寻找有团队合作能力的人。在很多公司里，往往需要很多人合作才能完成一项工作，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地依靠某个人。所以，你得明白这个事实，你出的一份力只是完成一项伟大任务所需力量的一部分。”在很多公司不得不裁员的时候，老板们更加不想花钱聘用一些连基本技能都不具备的人。

调查公司的调查显示，批判性思考也是老板们希望大学毕业生具备的特质之一。批判性思考意味着能够从多种角度

去看问题。很多时候你接受的培训都是从A点到B点直线怎么走，但我们并不总是走直线。批判性思考意味着后退一步，仔细想想从A点到B点还有什么走法。

那么毕业之后，如何提高技能，波拉克给出了以下建议。

找一位良师，他可以是你的办公室里的人，也可以是公司之外可以看出你的缺点的人，让他指导你如何提高。

坦然地倾听来自你的主管领导的反馈。

加入像美国青少年商会这样的年轻人专业组织，同辈人聚在一起，提高职业技能。

在某刀具公司，大学毕业生挨家挨户去演示刀的用法，这是一种传统的销售方式。这样的工作方式使他们疲惫，但他们学会了怎样与人交流，如何演示，如何管理时间——这些都是老板需要他们具备的技能。刀具公司销售部项目主任莎拉·贝克·安德拉斯说：“以优秀的学业成绩从大学毕业不再是找到让人羡慕的好工作的唯一条件。你的分数要好，这是肯定的，但也要具备比课本知识多得多的各种技能。”

（聂勇摘自《做人与处世》2012年第11期）

向书致谢

◎〔奥地利〕茨威格 ◎米尚志 译

它们竖立在那儿，等待着，默不做声。它们不拥挤，它们不呼叫，它们不企求。它们静悄悄立在墙边。它们仿佛都睡着了，可是它们的每个名字又像是睁开一只眼睛在看着你。你的目光若只是一瞥而过，你的手若只是一触即往，它们也不会乞求着呼唤你，它们也不会拥上前炫耀自己。它们不企求。它们等待着，直到你去把它们开启，然后它们才开启自己。只有我们的周围寂静下来，只有我们的内心平静下来——在一个夜晚，当你经过困顿的旅途回到家中；在一个中午，当你不胜疲倦地离开人群；在一个早晨，当你昏昏然从睡梦中醒来——只有这时，你才为它们准备停当了。你想入梦，但要有音乐伴随。满怀着甜蜜尝试的享受性预感，你走向橱边，上百双眼睛，上百个名字默默地、耐心地迎着搜寻的目光，宛如苏丹宫殿里的女奴在迎候自己的主人，谦卑地听候使唤，同时对自己被选中、被享用而又感到欢欣。于是，犹如手指触动了琴键，你找到了内心旋律的音调。这沉默的洁白之物，柔弱地偎在你手上，它简直就是一把锁着的提琴，蕴涵了上帝的一切音符。你打开一本，读一行字句，咏一个诗节，可是在这一时刻它的声音却不那么清晰。你失望了，你几乎毫不留情，把这本书放了回去。合适的，对这一时刻正合适的书终于找到了。于是你忽然被拥抱起来，你的气息融进了陌生人的气息之中，好像你的身边卧了一个女性的温暖胴体。现在你把书拿到灯下，而它，这个被选中的幸运儿，仿佛放射出内在的

光芒。魔术开始了，在梦境的轻云薄雾中，幻影袅袅升起。宽阔的道路伸展开去，遥远的地方撵走了你那熄灭之中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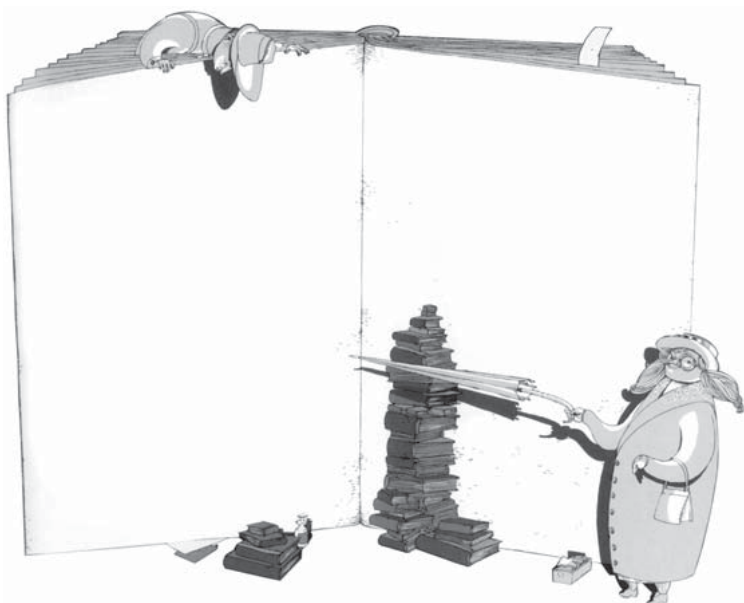
有个钟在什么地方滴答滴答响着。不过这儿的时间已经超脱了自己，它是挤不进来的。计算钟点，这儿有另外的算法。这儿有书，在其话语传到我们的嘴唇以前，它们已经游荡了许多世纪；这儿有年轻人，他们昨天才出生，昨天才从一个嘴上无毛的孩子的困惑与苦难中成长起来。但它们说的是富有魔力的语言，不论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都震荡我们的呼吸，令人心潮澎湃。而且，它们一面令你激动，一面也在安慰你；它们一面引诱你，一面又在平息你刚刚被挑起的欲望。于是你自身渐渐地沉浸到它们里边去，你会沉静下来，进行体验，泰然漂游在它们的旋律中，漂游在这世界彼岸的属于它

们的那个世界。

阅读的时刻，你们是最纯洁的，你们脱离了白日的喧嚣。书啊，你们是最忠诚、最沉默寡言的伴侣，你们总是准备着随时听命，你们的存在，就是永久的保存，就是无穷无尽的鼓舞，我多么感谢你们啊！在那灵魂孤独的最黑暗的日子里，你们意味着什么啊！在野战医院，在军营，在监狱，在病榻，你们无处不在，你们时时守护着，你们赐人以幻想，并在烦躁与痛苦中给人献上一刻宁静！每当灵魂被掩埋在凡生之中的时候，你们这上帝的温柔磁石，总是能够把它们吸引走，使之回归自身的本质要素，每当阴沉昏暗的时候，你们总是把我们内心的天空扩展到远方。

你们小小的躯体，无穷无尽，静静地排列在一无装饰的墙边。你们这样立在我们的屋里，毫不起眼。可是，一旦有双手解放了你们，一旦有心灵触摸了你们，你们便会无形之中冲破日常劳作的房间；你们的语句就会像驾着火热的车辆，载着我们冲出狭隘境地，驶入永恒。

（韩文增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茨威格散文选》一书）



跑步比赛

学校运动会，我是终点记录员。男子一万米长跑快到终点时，第二名大喊：“前面那位帅哥！”第一名果然回头……

结果，原本的第一名变成了第二名。

无 题

“看新闻了吗？鲁迅的儿子姓周！”

“鲁迅是笔名，本人姓周。”

“你蒙谁呢！周迅是女的！”

你瞎了

繁华的市区发生交通意外，两辆小轿车迎面相撞。其中一名司机怒气冲冲地大叫：“你瞎了吗？”

另一名司机不甘被辱，反唇相讥：“谁说的？我不是把你撞个正着吗？”

退休专家

一批老同学都已近退休年龄，同学会上，5年前提早退休的黄胖成为众人咨询的对象。

同学们问：“退休生活好吗？”

黄胖回答：“前4年很好，很清静。”

大伙不明白了，为什么只有前4年很清静，第5年发生了什么呢？

黄胖叹了口气说：“第5年我老婆也退休了！”

冲昏头脑

一对夫妻吵架时，妻子生气地说：“我嫁给你时，完全是个傻瓜！”

丈夫：“是的，我当时沉醉在爱中，就没注意到这一点。”

有多美

今天，哥们儿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在公共汽车上看美女，坐过站了。”

漫画与幽默



我回了一条：“有多漂亮？”

他回复：“我坐过了4站……”

有缘人

甲女：经人介绍，我连续相亲10次，终于遇到一个有缘的人。

乙女：你们怎么有缘？

甲女：他就是我第一次相亲的对象！

区 别

“你说福尔摩斯和柯南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吧……”

“傻瓜，福尔摩斯是哪儿死人去哪儿，柯南是去哪儿哪儿死人。”

恶性循环

星期四忧郁症症状如下：不想动，一动就觉得累，一累就想睡觉，一想睡觉就觉得自己不长进，一觉得自己不长进就悲伤，一悲伤就不想动，一动就觉得累，一累就想睡觉……

你有这症状吗？

千古绝对

有一千古对联，苏轼及后人都没能对上：游西湖，提锡壶，

锡壶掉西湖，惜乎锡壶。

谁知一日在物理课堂上，被一学子对出，他的下联是：听物理，如雾里，雾里看物理，勿理物理。

打 坐

禅师端坐云台，每日参禅打坐，风雨无阻。

有仰慕者问禅师：“为何每日要端坐4个时辰，可有什么玄妙法门？”禅师淡然道：“前两个时辰，磨洗心境，洗脱凡尘。”

“那后两个时辰呢？”

“腿麻了，站不起来，要缓缓……”

梦 想

酒桌上，两个朋友谈起了梦想的话题。

格林：“20岁时，我真想像我妈认为的那么帅；到了30岁时，我真想像儿子认为的那么有钱。”

布朗：“老兄，你现在已经40岁了啊。”

格林：“是啊，现在我真想像老婆认为的那样，在外面特别受女人欢迎。”

失眠的原因

任何环境，老爸只需闭上眼睛，两分钟内准能呼呼大睡，老爸说这是长期训练的成果。

我问：“你怎么训练的？”

“每当你妈妈啰啰嗦嗦，我就装睡，装着装着就真的睡着了。”老爸回答。

“那你上一次失眠是什么时候？”我问。

“结婚周年纪念那夜。”老爸答道。

“是不是庆祝活动太丰富，开心得睡不着？”

老爸道：“是因为我躺在床上想，唉，这才过了一年。”

（紫怡、余长生、余娟、摇曳生香、从容、周广清等摘）



电脑问世时……

●〔英〕保罗·派威尔



每次它否认中了匹诺曹病毒，就会变长一点



很好地实现了网络功能



数据安全的保护做得相当扎实



强劲系统可以给其他电器提供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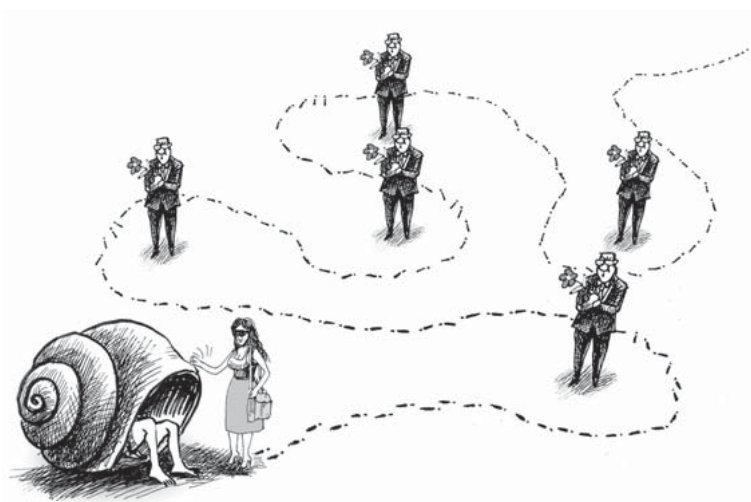


疲劳突然来袭时，内置气囊令使用者免受其伤



这种新的屏幕保护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虚拟人间》一书）



当理想不是一套房

● 未 未

李响是“毕租客”，与买房相比，他觉得租房的好处更多：不仅不用首付，甚至房子一不小心塌了，也与自己无关，至多沾一身灰而已。租房不踏实、没安全感？对他而言，这种顾虑也是多余的。一次性付清买下的房子就是你的？你从你家墙上敲下一块砖头试试；月供的房子是你的？你连续半年付不起按揭，银行房贷科的人比黄世仁还凶……当然，李响并非跟房子有仇，他只是觉得，影响人生幸福感的因素很多，“衣食住行”一样都不能少。政府为了拉动GDP、地产商为了利益，过分渲染了房子的重要性，将成功与房子挂钩，将爱情与房子挂钩……

涨薪引发的烦恼

走出大学校门32个月的李响上个月刚刚涨了薪水，税后4000元。在广州，甚至在中国，这个数字都不算低。然而，这次加薪却引发了李响的各种烦恼。公司将业务部从芳村的花地大道搬迁到珠江新城的一座甲级写字楼里。办公面积比原先缩小

了一半，而且靠近广州大道这一侧，噪音很大。但珠江新城是广州CBD，对公司而言，进驻意味着实力，对展现企业形象有好处。半年前刚听说公司要搬迁的消息时，李响还有点小虚荣，每个城市的CBD都是财富和美女最集中的地方，就连穿梭其中的快递员和送外卖的都格外活跃。3个月前，公司确定了搬迁日期并提醒员工考虑换租房子时，李响才开始有点不安。毕业后，李响一直租住在离公司一站远的芳村花园。两居室的房子，加水费、电费、燃气费、宽带费、物管费，李响和合租的同事人均分摊不超过700元。他一直住得很舒坦，甚至从来没考虑过搬家。他想，以后上班虽然距离远了点，但好歹有地铁，先坐一号线再转乘五号线，就算高峰期，一个小时也足够了。

然而，一个星期不到李响就濒临崩溃了。上下班高峰期，地铁上的拥挤程度丝毫不亚于春运。由于天天如此，无论媒体还是民众，都没觉得不正常。有好几次，斯文、瘦弱，还戴近视眼

镜的李响根本挤不上去。后来他学到了窍门，就是用类似跳远的动作，先退后几步，助跑，再一头冲进人群中，最后连滚带爬地被朝一个方向前进的人流夹带进了车厢。有一次，他的眼镜掉在地上，他本能地弯腰去捡时，拖到地上的挎包又被人踩踏，里面有他刚买不到3天的iPad。要不是身边有好心人及时拉他一把，他会倒在地上，头会被人踩扁。一整天，李响的情绪都无比低落，这虽然是一次非常偶然的小事件，但他觉得自尊受到极大伤害，这哪是上班，这是在逃难啊！晚上，他开始留意珠江新城附近的房源。在珠江新城的版图上，曾经容纳无数白领的旧猎德村没有了。附近的洗村、一路之隔的杨箕村都成了热火朝天的工地……城中村相继被改造后，城市漂亮了，村民的财富飙升了，唯一受伤的，就是租客。住得更差、更远或更贵，这是留给他们的3个选项。李响后来听从同事建议，去五羊新城碰碰运气。然而，他稍微看得顺眼的房子，月租至少2500元。

房子是个神奇的筐

对买房，李响一直保持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谨慎，他觉得，一旦买房整个人生会被套牢。他很推崇网上流传的那个段子：半平方米，你可以去日韩或新马泰一游；一平方米，你可以游遍欧洲；半个卫生间，你可以游遍非洲、美洲；一个卫生间，你可以走遍全世界。等你游遍全世界，你的世界观也许就变了，房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然而，女朋友李洁却不这么看。她时常反问李响，万一旅游回来后，世界观没变，钱却没了，那岂不是更悲剧？

李洁是广州人，她爱李响，爱他送的白色iPhone4S，爱他的“越狱”技术，但更爱听妈妈的话。妈妈反复告诉她，有房子的



男人未必合适，但没房子的男人一定不合适，女孩子既要矜持又要坚持。起初，李响搬出专家的话回应。他没想到，未来岳母的思辨能力与专家比毫不逊色：“专家说的话你也信？他们愿意让自己的女儿跟一个男人租房过日子吗？”李响有时候觉得，女人是天底下最有智慧的生物。就拿买房这件事，说不定就是这对母女合作的双簧。女朋友很无辜，表示自己并不物质，但说服不了妈妈；岳母坚持原则不动摇，却一个劲地表示，这是对女儿负责。也许这都是爱，谁也说不清楚。恋爱时，女朋友经常和李响开玩笑，“爱我，就请我吃沙县小吃”；如今，她什么都没有说，却将要求写在脸上。她不同意李响将月薪的一半用于租房，而是建议他趁房价有点松动时买房，还要买离中心区域近的，这样上班方便，以后有了孩子，周边的教育资源也跟得上。

“毕租客”李响的未来——

李响现有存款2.4万元，信用卡待还款2400元。他在网上找到一套在五羊新城的60平方米的二手房，每平方米1.8万元。如果20年按揭，首付4成。这套二手房总计需要支付56.2万元利息。首付43.2万元，月供5043元。在数字面前，现

实是苍白的。房子成了横亘在李响和李洁之间的沟壑。当然，这条沟壑同样横亘在很多年轻人面前。

“刚毕业的愁租房，准备结婚的愁新房，有好单位的愁分房，制片人愁票房，富人愁二房，坏人愁班房……”大家都在为房忙。住房问题成了当下中国城市居民最关心的问题。没有哪个民族，会像我们今天这样被住房牢牢绑架，无数人为住房忧虑，中国的阶层划分，甚至可以简单地用所拥有的房产面积作为依据。现在，许多年轻人的梦想是围绕拥有一套住房而展开的，甚至在选择伴侣时，有无住房也会成为一个极重要的标准。对于这种现象，似乎没有人感到奇怪。当住房成为年轻一代价值观的核心，民族的未来在哪里？当然，讨论当下的住房问题，严肃且无解。但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后要租房，成为毕业生租客，甚至毕生都是租客。当不得不接受“毕租客”身份时，他们在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如何生活得更好？

资料链接

不同国家大学毕业生的住房购买能力比较。

据英国大学毕业生招聘者协会的数据，2010年英国大学生

平均年薪为2.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4.8万元）。据美国房地产网络调查公司发布的世界十大高房价城市排行榜显示，英国伦敦的平均房价为1928美元/平方英尺，约合人民币13万元/平方米。

据美国全国大学与雇主协会的数据，2010年美国大学生平均年薪为48660美元（约合人民币31万元）。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居住面积250平方米、距离华盛顿市区30分钟车程左右的独栋房屋市价为4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万元/平方米。

翰威特印度工资事务专家尼廷·塞蒂指出，印度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平均年薪约为45万卢比（约合人民币5.49万元），据中国经济网关于金砖四国首都房价的数据，印度新德里的平均房价为6.5万卢比/平方米（约合人民币7939元/平方米）。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2010年日本大学毕业生平均年薪为23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万元），据台湾房屋企业集团亚洲房市风险管理顾问公司所做的亚洲八大国际城市的房价调查，日本东京的平均房价约合人民币11.4万元/平方米。

（嘟嘟摘自《赢未来》2012年第5期，邱鹰图）

冷 暖

●亦舒

人情冷暖，很多时候，是因为只能做到这样。

各人有各人的家庭与工作需要兼顾，日常账单如雪片飞来，做到收支平衡，往往已一身大汗。

敷衍老板同事亲友，尽可能面面俱到，需要何等样精力，故此当朋友移了民，老总荣休，而

前同事又失意之际，我们若招呼不周，请多多原谅包涵。

同时，我们也要体谅别人，怎可能要求亲友每个星期写一封信到太平洋另一边。

杂务忙得透不过气来，光是接送孩子就得来回4次，有时身体少不了有点病痛，苦笑道：“做得眼反白。”

远方旧友的一切都爱莫能助，好消息，只能代为庆幸；坏事，不过叹息一声。

彼岸的人结婚、生子、患

病，甚至去世，均十分遥远，然而当年一言一行，仍然历历在目，长存在心。

与此间友人偶尔谈起从前种种，大家都低头微笑，渐有泪意，虽云资讯发达，不过聊胜于无，怎如面对面，笑脸对笑脸。

不要说复信，有时连看信都要等到夜阑人静才能细阅。猛地抬头，看到一轮明月，银光泻地，希望大家看着同一个月亮。

（卉卉摘自《假日100天》2012年4月27日）



出人头地的“成功”

●沈 睿

几年前我在上海某大学里听课，对外汉语教学的听力课。

在这堂课上，老师让学生听两个故事，然后回答问题。

这堂听力课，对我震动很大。一个故事讲的是台湾某个卖烙饼起家的人，少年时给烙饼店打工送烙饼。送烙饼到人家的时候，很多人很看不起他。他在羞辱中成长，咬牙忍受羞辱和苦难，下决心自己将来开一个大的烙饼店。最终他实现了梦想，成了“烙饼王”。另外一个故事，讲的是中国某个非常有钱的人怎样淘到“第一桶金”的故事。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借了钱，买了很多东西，怎样倒卖，怎样辛苦，终于淘得第一桶金，成为亿万富翁。

这两个故事，一个是韩信受胯下之辱最终出人头地

的故事，一个是怎样利用环境和他人出人头地的故事。两个故事都是讲出人头地，出人头地就是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挣了很多钱，成了有产业或有钱的人。离开那个教室的时候，我很好奇那些外国学生在想什么，“成功就是有钱”这样赤裸裸的概念他们怎样接受。我这样想着，像逃离那个教室一样，匆匆地走出来。不知为什么，这个教室里提倡的“成功”让我非常压抑，让我想逃跑，让我意识到中国文化里恶劣的一面，势利眼的一面，我与

这样的势利眼格格不入。

这堂课深深地刻在我的头脑里，触发了我对中国文化中迷恋“成功”的思考。几年来我一直想写这件小事，想谈谈中国文化对“成功”的专一的疯狂。其实我前半生都在听这样的故事——所谓成功的故事，却从来没有像在那时那样深刻地，几乎是刺痛地感到中国社会的“拜成功狂”和“拜金狂”。中国社会里，到处都是踌躇满志的要成功要有地位的人。

两三年前看张爱玲的《小团圆》，主人公在乡下看戏，看戏里的人生，二美三美大团圆金钱名利美女的成功，感叹道：“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阔度。”而主人公自己，“穿着臃肿的蓝布面大棉袍的九莉，她只有长度阔度厚度，没有地位”。合卷坐在



[[读者·2012·14]]

饮食卷

隐隐明明：炒菜需要天赋吗？我总学不会。

答：失败3次，一定学得会，到底并非高科技。

糖瓜被抢：先生能否推荐一些吃着不发胖的食物？

答：草。

章鱼娃娃：蔡生，有没有预防近视加深的食谱？

答：食玻璃？

Violinging：怀孕也能喝普洱吗？

答：喝淡一点的没问题，但最好去问老太太，我没怀过孕。

处事卷

纤纤人：有时候不是不好奇或不努力，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办？

答：那说的是你吗？好奇心和努力都不够强。想做的事，拼死了也会去完成。

贝壳有回声：请问蔡生，如何看与人比较这件事？

答：和昨天的自己比较才管用。

李慕吟：如果你觉得和身边的人志不同道不合，你还会和他

蔡澜妙答

●蔡 澜



们交朋友吗？

答：像倪匡兄说，不与你们这班契弟玩。

情感卷

宫悦：我现在就担心，结婚以后遇到小三该怎么办？

答：还是担心会不会掉头发吧。

Manljing：蔡生，一个女的说一个男的笑起来可爱，意味着什么？

答：有好感，这还看不出来吗？

没心没肺没肠子：蔡生，男友爱用冷暴力，怎么办？

答：赶紧离开或报警。

永沐伶喜：因寂寞而爱，也是爱吗？

答：寂寞，是爱的源泉。

妙答卷

俺是出家人：先生，与人有仇，是报好，还是忘记更好？

答：三年不晚，有的报就报。

袁纯尾：先生觉得子女欺骗父母应该有罪恶感吗？

答：父母骗子女的更多，打和罢了。

龙小驥：刚才看一个足球节目看得眼眶湿润，曾经的偶像都已老去，为什么我们会怀旧？

答：因为你怀别人的旧，另外有人怀你的旧。

井中的天空：在这次亚运会上，看见一个日本选手的名字叫做我孙子智美，并且媒体称我孙子是个在日本很常见的姓。不知是真是假？

答：我孙子不算太普遍，也有姓吾妻，名龟八的。

（心 怡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蔡澜微博妙语（第2辑）》一书）

那里，我忍不住想，原来我跟张爱玲的感触一样啊。我看那些成功的人，也是只有地位，却没有生命的长度阔度，因为如果生命的点都集中到了“成功”上，集中到出人头地，比别人高一等的地位上，生命的长度阔度厚度呢？

出人头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支柱之一，强调“光宗耀祖”和“出人头地”，要成为“人上人”，这成为中国传统儒生读书发奋的动力之一。美国华裔虎妈的教育方式，也是这种思想的表达，是在美国的大发扬。我承认我很羡慕这种严格的教育方

式，也许她的孩子真的能成为“人上人”，成为一个如她自己一样住着非常豪华的大房子的教授。但是，我不羡慕她的生活方式，无论她住多大的房子、开多豪华的车。

如果全中国或全美国的人，人人都要成“人上人”，谁会成为人下人呢？我一直以为这个世界很大，每个人的道路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推搡的，并不是别人在前面你就过不去了。显然我的认识有偏差。你要是爬上去，就得把别人挤下来，这种总觉得别人碍事的感觉在中国“出人头地”的文化里非常显著，所以中

国人才有对别人本质的不信任。中国的诚信危机其实是中国文化本身的产物，中国人的“人心隔肚皮”是谁都不相信，都是这种出人头地、总觉得别人碍事的产物。

也许是跟这种文化对着干的叛逆思想，我喜欢《红楼梦》里的宝哥哥。宝哥哥与那些成天谈上进成功的人离得比较远，还把那些人称为“禄蠹”。“蠹”这个字很有意思，一大堆小虫子爬来爬去，怪腻歪的。正是这种人的写照。

（亭 水摘自《8小时以外》2012年第5期，黎 青图）



几年前，我的导师、德高望重的整形外科医师查理发现自己肚子里出现一个肿块。他找外科医生做了检查，诊断为胰腺癌。这位外科医生是治疗胰腺癌的权威，发明过一套新型手术流程，将患者的5年生存期比例增加3倍，尽管谈不上什么生存质量。第二天查理回到家中，关闭诊所，从此再没踏入医院一步。他尽可能多与家人相处，于数月后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化疗、放疗或手术治疗，也没用多少医疗保险。

尽管不常被人谈起，但医生的确也会死，而且，他们死亡的方式与其他人截然不同。他们不同于常人的，不是比大多数人多用了一些治疗手段，恰恰相反，他们极少治疗。尽管总是时时刻刻在帮助别人抵御死神，但当他们本人面对死亡时，往往极为淡定。他们清楚地知道会发生什么，有什么选择，但凡想要的医疗护理，一般均能获得，但他们只是平静地离去。

当然，医生不想死，他们想生存。然而，他们太了解现代医学了，知道它并非无所不能。他们会与家人谈到这一切，确保在自己的那一刻到来时，家人不会试图采取任何夸张的救护措施——他们不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被人打断肋骨去做什么心肺复苏术。

几乎所有医疗专业人士都目睹过人们所受的“徒劳的关怀”。在生命临近终点时，医生将尖端技术施加在危重患者身上，令其在病痛之余，还要忍受无谓的苦难。病人的身体会被剖开，插进导管，与机器相连接，灌入药物。所有这一切都会在重症监护室中进行，每天的费用高达上万美元。最终花钱买到的是什么？只有痛苦，一些我们甚至不愿强加于恐怖分子身上的痛苦。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医生同事轻声对我说：“答应我，如果你看到我受这种罪，就杀了我。”他们不是开玩笑。一些医务人员随身携带徽章，上面印着“不予急救”字样，告诉医生不要实行心肺复苏术。我甚至看到有医生将其做成文身。

医生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得

天独厚的医护服务？原因很复杂，与患者、医生和医疗系统都有关系。

要了解患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请设想一个场景：某人失去知觉，被送往急救室。患者家属恐惧万分，当医生询问是否要“竭尽全力”时，他们的回答必定是肯定的。于是，患者的噩梦上演了。其实，家属的意思常常只是“尽一切合理的努力”。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哪些措施是合理的。身处困惑和悲伤之中，他们也不会对医生提出疑问，或者听听医生怎么说。在医生这方面，当然就会“竭尽全力”，不管措施合理与否。

上述情况司空见惯。问题的根源是人们对医生的能力期望过高。很多人认为，心肺复苏是一种有效的急救手段，其实，其效果往往微乎其微。我曾在急救室接收过无数经心肺复苏术抢救无效的病人。如果患者病情严重、年老或罹患绝症，心肺复苏术的效果就更不值一提，而就此引起的疼痛却令人难以承受。知识贫乏和错误预期会导致一系列糟糕的决定。

当然，患者并非产生问题的唯一因素，医生也有责任。麻烦的是，尽管医生们明白自己在

“徒劳关怀”，他们仍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满足患者及其家人的愿望。再次想象一下急救室里满是悲痛欲绝、甚至可能歇斯底里的患者家属的情景。他们与医生互不相识，在这种情形下，信任和信心的建立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为了节省时间、金钱或精力，人们早已做好了相信医生的心理准备，当医生建议需要进一步治疗时，他们会言听计从。

有些医生的沟通能力比他人更强，有些医生则更为固执，但他们所面临的压力都是相似的。从医数十年里，每当生死攸关的时刻患者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时，我会站在外行人的角度，将事情的风险清楚明白地解释一遍。如果患者或家属仍坚持要采用我认为毫无意义或有害的治疗方式，我会将其转给另一位医生或医院进行治疗。

但这些被转出去的病人仍令我无法释怀。我的一位患者是位律师，出身于著名的政客

医生的死亡之道

●肯·穆雷 ◎可 锋译



[[读者·2012·14]]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最新报道，英国一个自助网站完成的一项在线调查发现，男女结束一段长期感情（失恋或离婚）会失去8个好友。

有2000多名英国男女参加这项调查，男女分别占56%和44%，年龄在25岁到44岁之间。研究发现，男女分手会导致失去8个朋友：对方的3个朋友、共同的3个朋友和相识之前认识的2个朋友。这项研究的负责人、该网站站长舒菲尔德表示，调查令人吃惊的是，

性别、年龄和地域等因素并不影响这一结果。

研究还发现，27%的人表示由于担心失去柏拉图式爱人而挣

扎着延续双方关系。31%的人对分手行为表示后悔，原因是分手影响到朋友关系。舒菲尔德表示，很多朋友因为不愿当“夹心饼干”而远离两位当事人。49%的人表示，两人分手后，朋友也感觉进退两难。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失去朋友造成的感情创伤丝毫不亚于失恋或离婚，其内疚感比失恋或离婚更可怕。

（庄妃轩摘自《生命时报》2012年5月11日，Getty Images供图）

一次失恋会失去8个朋友

●金 也



家族。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血液循环很不好，而且，脚部已经出现疼痛。考虑到住院治疗对她的病情不利，我尽一切努力让她避免做手术，但她在医院外咨询了专家，而这些专家与我没有联系。对于她的病情，专家们并不像我那样熟悉，他们决定为其双脚做血管搭桥手术，以便消除存在已久的血栓。手术并没有改善她的血液循环状况，刀口始终无法愈合。患者的双脚都感染了坏疽，最终被双双截肢。两周后，在一家著名的医疗中心，最坏的事情发生了，她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在这个故事中，显而易见，医生和患者都难辞其咎，但在很多情况下，双方都不过是一种更大系统——鼓励过度医疗——的牺牲品。在一些不幸的病例中，医生们采用“医药费报销”的模式来做每件事，不管它多么没有意义，只要能赚钱就行。更常见的情况是，医生怕被投诉，对患者言听计从，为了避免麻烦，极少提出反对意见。

即使人们已有准备在先，这个系统仍会使人丧命。我曾有一位名叫杰克的男病人，78岁，常年患病，曾经历过15次大型外科手术。他对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想再用呼吸机了。然而，一个星期六，杰克严重中风，失去意识，被送进急救室。医生们想尽办法令他苏醒，并在重症监护室里给他用上呼吸机。这是杰克最不愿经历的噩梦。当我赶到医院接手治疗后，我跟他的妻子及医院的工作人员交谈，出示杰克留下的护理委托书。然后，我拔掉了呼吸机，坐在他床边。两小时后，他过世了。

尽管亲手写下了自己的愿望，杰克却没有如愿死去，医疗系统干涉了他。可事后居然有一位护士将我的做法报告院方，认为我在实施谋杀。当然，此事无果而终。杰克的心愿明白无误，已经白纸黑字写下来了。但警方的调查仍然令所有医生心有余

悸。对我来说，不顾杰克的心愿强行使用呼吸机，将他的生命与痛苦多延长几周，要容易得多。如此一来，我还能多挣几个钱，医保也将额外多支付50万美元。无怪乎这么多医生宁愿过度治疗。

但医生绝不会将过度治疗用在自己身上。他们成年累月看到这样做的后果。几乎每个医生都能找到适当的方式，更好地减少痛苦，在家中平静地死去。临终关怀的宗旨，是为病人提供舒适和有尊严的照顾，让他更好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而非徒劳的治疗。

几年前，我的表哥托什癫痫发作，后被查出肺癌转移到脑部。我安排他看了不少专家，得知要治好他的病，必须采取积极的治疗手段，包括每周到医院化疗3~5次，他也许还能活4个月。最终，托什拒绝任何治疗，只是吃药控制脑水肿。他搬来与我同住。

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我们做了很多他喜欢的事，享受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欢乐。我们去了迪士尼乐园，他还是第一次去那儿；我们在家门口闲逛，每天吃我做的饭。吃着中意的饭食，而不是医院里的病号饭，托什甚至还长胖了些。他并不觉得特别疼，情绪一直很好。一天，他没有醒来。之后的3天他始终处于半昏迷状态，然后，他故去了。8个月来他的医保只用于购买一种药物，总花费约20美元。

托什不是医生，但他知道，人需要一种高质量的生活，而不是活得久。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追求吗？如果在生命临终护理中存在着一一种完美状态，那就是有尊严地死去。至于我，医生们已经知道了我的选择。不需要夸张的拯救，我将静静地步入永夜，像我的导师查理一样，像我的表兄托什一样，像我的医生同事们一样。

（金 强摘自《海外文摘》，王 青图）

燕南园54号里的洪业

●肖东发 陈光中

燕南园54号住过不少前辈，1952年北大刚从沙滩迁入时，冯友兰住54号，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住57号，后两人对换。后来的北大校长陆平也在这里住过。

这幢小楼最早的住户是燕京大学教授洪业。

1922年，洪业应燕京大学之聘担任助理教授，当时他尚在美国，协助燕大副校长路思义筹得巨款，以兴建新的校舍，这也许应当算是他与燕大结缘的开始。

而燕南园的建设，据说也是由洪业发起的。

洪业先后在燕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制定现代化的科学图书馆管理制度以及工具书编纂、索引研究等方面也造诣颇深。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当年曾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多年以后，他在回忆恩师洪业的时候，仍充满感激之情。他说：我来到燕京以后，在历史系学考古，跟着洪业。我二年级听了他一年课，主要是学习“初级史学方法”。内容之一，是学科论文写作的训练。上了半个多学期，该讲的内容似乎都讲完了，下边该干什么呢？下一堂课，他来了，一进门就给我们做了个鬼脸，对我们笑。他把那个书包往桌子上一放，开始在黑板上写，一个题目就是一黑板，如历史上最爱藏书的是谁？中国第一个造墨的是谁？每个学生负责一个题目，为那些历史人物写传。他要求我们自己到图书馆去查阅资料，整理卡片，分析研究，最后写成论文，作为这个学期的学习成绩。布置完了，他问大家：有问题没问题？没人提问题。他说：好，下课，自己到图书馆去查。下次来了就问：你怎么去查的？什么时候开始查的？走冤枉路了没有？让我们汇报。他要求每一篇文章必须要用前人没有用过的新材料。只有这样，你的文章才能有价值。他盘问得很严格。厉害呀！

侯仁之在《怀念我师洪业教授》一文中满怀感激之情地写道：

我清楚地记得，193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煨莲（洪业号煨莲）师忽然打电话要我到燕南园54号他的家中去看他。按习惯我去看煨莲师总是在傍晚或晚间，现在竟然约我在早上去，必有急事。这次煨莲师也不是在客厅里，而是在他极少让人进入的他的书房中等我。我进门后刚一落座，他就突如其来地大声对我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

我当时听了有些茫然，正待发问，他接着对我说，“你应该到外国去专攻历史地理学。论西方大学，哈佛很有名，但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论名气不如哈佛，但是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可以把你带进历史地理学的领域里去。”这决定了我一生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当即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其中也包括燕京大学。一大批燕大师生相继被日寇逮捕入狱，洪业与侯仁之也在其中。

说来洪业被捕实有些出乎意料。一年前美国俄亥俄韦斯良大学授洪业文学博士，他应邀赴美。当时日美关系已日趋紧张，许多人劝他暂留美国，但他坚持回国与全校师生共度危难，毅然在1941年



[[读者·2012·14]]



(百合花摘自《广州日报》2012年5月2日，开心图)

(萍 踪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一书，李 晨图)



有什么用



●叶倾城

从钢琴老师家出来，春夜正好，像件薄薄的黑绢衫子，亲密贴身。有路灯，把夜色稍微推开一段，像捋上去的袖管。

我一路问小年课上学了些什么——遗忘与记忆同步，两小时内学到的知识就忘掉70%，为了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必须立刻复习。我听完一堆“八分音符”（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叮嘱她：“要好好学钢琴呀。”

她点头：“嗯，我长大了要当钢琴老师。”又说，“我也要好好学英语，要不然我去美国，大家听不懂我讲话怎么办。”很抱歉，她5岁，已经很自然地有了美国梦。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这么直接地以儿童体现。历朝历代，都拿童谣当做天谏。

我老怀大慰，又加一句：“围棋也要好好学哦。”她学围棋也快一年了。

她扭头问我：“为什么？”

这应对出乎我意料，我一愣：“当然了，学就要学好嘛。”

她居然认真起来：“我又不想当围棋老师，去美国要下围棋吗？为什么要学好围棋？”

上一次被问类似的问题，是在新东方附近的茶餐厅，熙来攘往，隔邻多有洋人，外文单词单句混在中文的洪流里，像甜点上嵌的杏仁。与我同桌的是个15岁的女孩子，托福考了113分。我问：“听得懂？”她微微一笑，笑容里全是自负。

我一时多事，说了句：“其实你英文已经很好了，有时间可以看看古文，背背古诗词什么的。”

女孩诧异地看我，满脸都是那种“这人老糊涂了”的不解：“为什么？英语、数理化、游泳，都是工具，将来用得着，古文……”她撇撇嘴，“有什么用”4个字不曾出口，用身体语言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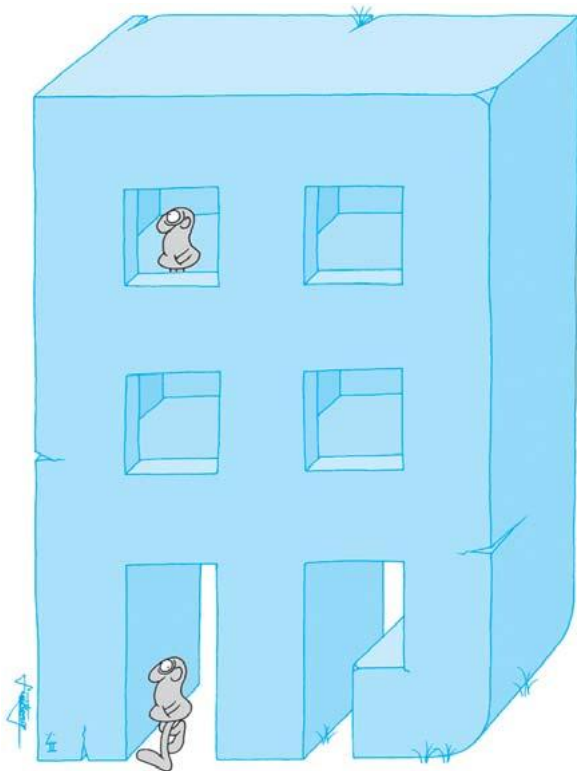
如果她是成年人，我可以理解这是粗俗的挑衅，但女孩一脸的认真，我于是想了又想，说：“说一个你可能知道的诗人吧，纳兰容若——清故宫斗片对普及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不可磨灭作用的。他有一句诗：‘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你也许会在无意中听到，因为它的浅显，随意记下来，然后很快忘掉。你现在初三，马上面临分离，那些要好的、视为姐妹、以为是一辈子的好同学好朋友，会渐渐淡掉，总有一天，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们都变了。而他们说：不，是你变了。也

许你心里会五味杂陈，感觉孤单，仿佛一刹那被朋友和时间同时抛弃。你有那么多感受，却不知从何说起、向谁说、怎么说。你疑心只有你一个人经历过这一切。这时，你想起这句‘却道故人心易变’，于是，你明白了……文学的意义就在这里，说出你的心声，抚慰你的哀伤。我们脱离人猿已经很久了，我们所需的，不只是工具。”

女孩应该听懂了，但她听进去了吗？

如果技能与谋生无关，如果知识不用来生存，如果它不是通往美丽新世界的桥梁，那么，它有什么用？我尽量用小年能听懂的语言说：“围棋可以锻炼头脑，提高你的逻辑能力和推理能力，这是所有学问和智慧的基础。”这是一个先天不足的答案，因为她可以追问：学问和智慧，有什么用？

连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这样抱怨：光电效应有什么用？三角函数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学这些没用的东西？有时他们是焦灼的父母，在质疑教育制度，而我，只觉啼笑皆非。



小 鱼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孙张静 译

“抱歉，”大海中的一条小鱼儿问，“您比我年长，所以，您能告诉我，海洋在哪里？”

“海洋？”年长的鱼儿说，“此刻在你身边的不就是海洋嘛。”

“噢，真的吗？我身边的只是水，而我要寻找的是海洋。”小鱼儿说完，失望地游向别处，继续寻找海洋去了。

有人穿着托钵僧的长袍来到大师面前，用托钵僧的语言问大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神。我到神应该存在的每一个地方寻觅，在高山之巅，在广袤的沙漠中，在寂静的修道院里，在贫民窟中。”

“你找到了吗？”大师问。

“没有，还没找到。您找到了吗？”

大师能说什么呢？夕阳的余晖照进屋子，麻雀在榕树枝头叽叽喳喳，远处公路上的车流声传了过来，一只蚊子嗡嗡

叫着准备叮人……而那人却坐在这里，宣称没有发现神的存在。

过了片刻，他失望地离开，到别处寻找神去了。

（小路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上帝的公式》一书）

财神与寓言作家

●〔美〕安布鲁斯·比尔斯

◎周新建 译

一位寓言作家在穿越一片偏僻的森林时，遇到了一位财神。他很惊恐，想爬到一棵树上，但财神把他拽下来，不管不顾地把自己附到他身上。

“你为什么要逃开？”财神问。他停止了挣扎，但仍然在尖叫。财神又问：“你为什么要这么故意地盯着我？”

“我不知道你是谁。”寓言作家很不安地回答。

“我是财富，我是体面，”财神解释道，“我是豪宅，是游

艇，是每天一件的干净衬衫。我是安逸，我是旅游，是美酒，是耀眼的帽子和漂亮的外套。我是充足的食物。”

“好吧，”寓言作家低声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你说话小声一些。”

“为什么？”财神惊讶地问。

“这样就不会吵醒我。”寓言作家说，脸上一片宁静。

（生如夏花摘自《讽刺与幽默》2012年4月27日）

永恒

●张小娴

他上救护车的时候还在微笑，下一刻却不再醒来，他这样突然地离开，我怎可以忘记他？十年后，二十年后，也不可能。我只能忘记他所有的缺点。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

“令爱永恒的，竟是别离。”我说。

“是的，唯一可以战胜光阴的，就是回忆。”

（滴水映阳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三月里的幸福饼》一书）

意 · 林



天文有什么用？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像微尘一样轻；美有什么用？刺绣或者音乐，带给我们的美感与惊喜，是擦过皮肤的战栗；那些你一生用不到的冷知识有什么用？你了解雪兔一冬一冬的变色，即使你不想当猎人（我估计雪兔也是保护动物吧），你是否会感到既轻微又巨大的悲哀，原来随机应变不过是与生俱来的智慧……甚至，眼泪有什么用？除了滋润眼部、让眼睛不会太干涩之外，它还可以洗净我们的灵魂。

所有无用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就像这一个美好的春夜，也许它真正的、唯一的用途，就是让万籁俱寂，它是宁静的幕布，让小年有机会问出她的“大哉问”：有什么用？

她会用一生，慢慢地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而在我自己的人生谱系里，知识最高，智慧最宝贵。美，就是美，正如爱情就是爱情。我爱这所有的无用之物。

（阿紫摘自《长江日报》2012年5月13日，刘宏图）



向犹太人学教育

● 高峰

众所周知，在工程、音乐、科技等众多领域，犹太人中涌现出了灿若群星的大师级人物。当然，他们做得最成功的还是生意，世界上70%的贸易由犹太人掌控，如化妆品、时装、食品、军火、宾馆、电影业等。

为什么犹太人这么聪明？上帝为什么把这种天赋赐给他们？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像工厂生产产品那样可以人为操作？有心之人花了8年时间，收集犹太人从饮食到宗教、胎教等方面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与其他民族进行对比。

在以色列，有的孕妇总是不停地唱歌、弹钢琴，此外还总和丈夫一起解决数学难题。不少身怀六甲的以色列准妈妈都带着数学课本。有一次，看到一个孕妇在解数学题，笔者心里的疑惑再也压抑不住，“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了胎儿，还是为了自己解闷？”“当然是为训练腹中胎儿，这样他长大后能成为天才。”她的回答笃定而自信，她坚持做数学题直至孩子出生。另一件引起我注意的是食物，我发现孕妇们对杏仁、红枣、牛奶情有独钟。午餐时，她们会首选面包、鱼和杏仁等坚果沙拉。她们相信，鱼对胎儿大脑发育有好处。

笔者应邀去参加宴会，发现犹太人喜欢吃鱼，而很少吃肉。肉和鱼混在一起，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好处，对此他们深信不疑。而坚果沙拉则是必需的，杏仁更是必不可少。正餐前他们通常先吃水果，因为正餐（如面包或米饭）后再吃水果，会使人感到困倦、昏昏欲睡。

在以色列，吸烟是被严格禁止的。如果你去以色列人家做客，千万别在人家房内抽烟，否则你很可能被礼貌地请出门去。以色列大学的科学统计数据表明，尼古丁会损坏大脑的主要细胞，也会影响基因和DNA，从而导致后代痴呆或有智力缺陷。所有的烟民朋友们，务请高度重视。

犹太儿童的饮食总是处于父母的引导之下，首选的是水果和杏仁，然后是鱼肝油。根据观察，大多数犹太儿童懂3门语言：希伯来

语、阿拉伯语和英语。从幼儿开始，家长就训练孩子弹钢琴、拉小提琴，那是他们的必修课。犹太人相信这些训练会提高孩子的智商，有助于他们成为天才。按照犹太科学家的观点，音乐会刺激大脑活动，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天才辈出的重要原因。

点，音乐会刺激大脑活动，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天才辈出的重要原因。



[[读者·2012·14]]

用飞机运西红柿



●木 梅

马狮是如今英国最大的零售集团之一，1925年，马狮开始经销反季节西红柿。冬季英国是不产西红柿的，因此马狮通过轮船将远在千里之外的非洲西岸加那利群岛的西红柿运送到英国，从中赚取差价。

由于独特的生长环境，加那利群岛上的西红柿色泽鲜艳，外形美观，无比健康营养。但遗憾的是，在英国卖的口味却不是很好，因此销量始终徘徊不前，几乎是无利可盈。

为了查出西红柿口味不好的原因，马狮董事长西蒙·马克斯决定亲自去加那利群岛调研，幸运的是，他很快便找到了原因。原来，由于路途遥远，为了保证西红柿在运输途中不会腐烂，岛上的所有种植户都在西红柿尚未完全成熟时就将它们采摘下来，然后装入筐中上船，这样西红柿到达英国时刚好成熟。

得知这一原因后，马克斯

请求所有的种植户等西红柿自然成熟后再采摘。为了缩短运输时间，避免腐烂，随后马克斯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先前的海运，改用空运，租用70多架次的飞机来运西红柿！保证西红柿在采摘下来的72小时之内出现在英国人的餐桌上。

用飞机运西红柿，前所未有的，成本高得离谱，必将赔得血本无归。马克斯的这一举措在外人看来完全是疯子行为，但马克斯坚称：“与其不温不火地等死，不如为顾客的美味作最后一搏。”

谁也没想到马克斯竟然成功了，加那利群岛上自然成熟的西红柿口感非常好，大受英国人的喜爱，每每被一抢而空。但由于运输成本昂贵，马狮一直在亏本。

半年后，马克斯只好沉痛地向全英国的顾客宣布：由于一直不盈利，马狮将从下月起

不再出售加那利群岛西红柿，敬请大家谅解。此消息一出，立即震惊了众多一直购买加那利群岛西红柿的顾客，他们强烈要求马克斯不要这样做，因为自己的肠胃已经深深地“爱”上它们了，并且主动建议马狮提高西红柿的零售价格，以保证不亏本和适当盈利。这大大出乎马克斯的意料。

顾客主动要求商家提高产品的价格，以留住该产品，这件奇事立即引来英国媒体的关注。他们纷纷报道此事，结果又让马狮名声大振。最终西红柿的价格上涨了近35%，销量却丝毫没有受影响。马狮自此踏上了盈利的康庄大道，10年后，一举成为英国最大的西红柿供应商，直至今日。

让顾客离不开你，和你站在一起，主动帮着你涨价这才叫真正的成功。

（高 飞摘自《羊城晚报》2012年5月10日）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孩子们都要学习经济、数学，还涉猎竞技体育，如弓箭和射击等。因为他们相信，练习弓箭和射击会使大脑在进行判断和决策时更为专注。

犹太学生倾向于学习理科，他们会动手制造产品，热衷于从事各种企划。尽管其中不少看似搞笑、无用，但如果这些工程涉及武器装备、医药或者工程研究，会受到高度重视，他们的观点和想法会被推荐到高校或研究所，讨论可行性。

大学的商务系是最受欢迎的，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商务系的学生将被安排从事一个项目，小组只有创造100万美元的利润后他们才算合格并毕业。不要感到惊奇，现实就是如此，大家熟知的牛仔裤品牌李维斯就是由以色列大学商务和时装系的教工设计的。

犹太人商务贸易中心的基地设在纽约，这个中心只为犹太人服务。如果犹太人有任何好的想法，他们的商会会向他们提供无息贷款，确保生意成功。星巴克、戴尔电脑、可口可乐、唐娜·凯伦、李维斯、唐肯、好莱坞电影及数百种其他企业的成功与商会的支持密不可分。纽约医学院的犹太毕业生被鼓励使用无息贷款自办诊所，笔者终于明白为什么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众多医院里缺乏专科医生了。

在此文结尾，笔者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培育出同犹太民族一样聪明的子孙？答案是毋庸置疑的。需要的只是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饮食习惯和教育儿童的方式。如果这样做，不出三代，一定能达到此目标。

（林 宇摘自《中国青年》2012年第8期，喻 梁图）

《莎拉的钥匙》 要开哪把锁

●朱虹

法国影片《莎拉的钥匙》以二战期间真实的“冬赛馆事件”为背景展开。1942年7月，巴黎警察受纳粹之命，拘捕了上万名犹太人，其中包括数千名儿童。他们先被集中在冬季自行车竞赛体育馆，之后被分批送往集中营，死于毒气室。

主人公莎拉就是被逮捕的儿童之一。当警察挨家挨户搜查，命令所有人收拾东西跟他们走时，年幼的莎拉迅速作了决断，把4岁的弟弟锁在家中他们平时玩捉迷藏的密柜里。密柜里有一点水和食物，还有手电。弟弟向姐姐保证，不出声。

莎拉以为用不了多久一家人就能回来，就能把弟弟放出来。眼见自己被迫挤在巴士和火车里，离巴黎越来越远，莎拉心里越来越焦虑。但她始终坚定地紧握着那把钥匙，就像紧握着弟弟的命运。

此一去九死一生，阅尽人间惨景。

莎拉一家被捕几个月后，新住户搬进了莎拉家的公寓。第二天下午，坚持不懈逃亡归来的莎拉疯狂地闯进门，用钥匙打开家里密柜……尖叫，痛哭。

打开柜门的那一刻，莎拉的心门从此紧闭，无尽的悲伤和懊悔如影随形。

之后，莎拉很努力地让自己正常生活，在乡间做重体力农活，嫁人，养育子女，甚至远渡重洋寻找新的空气，却都无法摆脱心中越来越大的阴影，最终，莎拉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其实，莎拉的世界里一直不乏怜惜与珍爱——那个拉起铁丝网帮她逃走的士兵，对她视如己出的养父母，心心相印的丈夫。他们理解她、尊重她、呵护她，但战争带来的伤痛烙在这个普通女孩的心灵上，不可磨灭。

钥匙，可以锁门亦可以开门。

莎拉手里的钥匙，锁上的是希望，打开的是梦魇。先锁进了

弟弟，后锁紧了自己。这绝不是莎拉的愿望。

有谁愿意把自己锁在黑暗的门里，体味忐忑、慌张、怨恨、恐惧、无奈、沮丧、痛苦、张皇呢？有谁，愿意去承受那样的挣扎呢？

除非，我们不自知，懵懂间跨进了暗门。

有个女孩小时候很爱流鼻血，有一天早晨临上学时又流了。她喊“妈——”，正在叠被子的母亲说，你自己赶快处理。女孩艰难地打了一大盆清水，拍打鼻梁，血一滴一滴流下，一盆水霎时变红。女孩机械地拍了很久，心里一直想着：我妈妈不管我。

长大以后，女孩的个性很独立很自我，什么事情都想自己来，她总怕给别人添麻烦，总觉得只有自己才能照顾好自己，也不太听得别人说自己哪里没做好。身边的人一边赞她自立，一边与她保持距离。女孩越来越感觉到隔膜与孤单，很想与别人更亲近更亲昵，又担心自己的些许依赖惹别人厌烦……年岁增大，心智渐成熟，女孩知道是自己有个幽暗的角落。

这女孩是我。我的心里锁着对妈妈的深怨。

后来，慢慢了解到当初妈妈实在是太忙了，上有公公下有一双儿女，研究火箭固体助推器的丈夫早出晚归，出差一走就是3个月。顾家的同时还要工作，身为全国优秀教师的她在校园亦是竭尽全力。

理解了，似乎怨气也就少了，但是个性已经形成。

调整自己的过程仿佛新生。但我知道可以帮自己改变，只要我愿意。

给自己，给他人，给更多事物多一点原谅、信任和理解。回到莎拉，如果当初她没把弟弟锁进密柜里，那么极有可能一家四口全部死在难民营。在残酷的现



电影《莎拉的钥匙》剧照

[[读者·2012·14]]



收到一位陌生人的邮件，想起3年多前的一件事。

当日，我去参加一所创意学校的开放日活动，严厉批评了他们的教学质量。离开前被一对父子拦住了。父亲告诉我，和儿子来参观，本意是想替他报考，但听到我的一番批评，父子俩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知道初中男生在父母身旁都不愿讲真话，于是示意父亲先离开。

这位初中快毕业的奥数代表，对其他科目，尤其是英语，没有丝毫兴趣，于是放弃了附近一所一级高中的面试机会，转到这所标榜轻松愉快学习的三级创意学校参观，准备

你要当建筑工人吗

●王应春

报考。

“为何不去一级名校？”我问。

“没信心，特别是要应付繁重的功课。”

“为何不多花点心思和时间温习？”

原来，这孩子是超级球迷，把本该拿来温习的时间都花在看球赛上。

我大概掌握了他的情况，问他：“你再深入地想一想，你每次看球赛时，到底看到了什么？”

“当然是他们进球及胜利的风采！”

“对！”我收起笑容，“为什么要花时间及生命去观看别人成功，而不用去追求自己的成功？”

我指着远处一个正在施工的楼盘问他：“如果可以选择，你会像他们一样，做建筑工人吗？”

孩子摇头：“当然不会，太辛苦！”

“为什么他们愿意干呢？”

我不让这孩子有时间思考，追问道：“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去决定一个人是当工人、管理者还是工程师？

是他们自己！”

他满脸疑惑。我解释：“一个人选择工作的能力与他的学历成正比，只有工程师资历的人有权在这3种工作中选择，而学历的种类及高低，又与他求学时的兴趣、专业选择及努力有关。我童年时有一位像你一样只对数学感兴趣的同同学，考大学时才明白，大学是以整体而非单一成绩去录取学生的，人生不可以重来，经过两年高考的失败，他只好放弃。”

我装作没有注意到他惊恐的表情，接着告诉他，“现在，我这位老同学是计程车司机，他满脑子的微积分，只能用来计算每升汽油可以跑多少公里！”

话没说完，孩子转身便跑。

我问：“孩子，你急什么？”

“去面试！”

今天，孩子的父亲在邮件中告诉我，他的儿子果真考入那所一级中学，放弃了追看球赛的他，现已被大学录取。

（铭 超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5期，夏大川图）

实条件下，莎拉手中的钥匙根本无法左右一个人的命运。即使这一刻把弟弟从危急中救出，下一刻他也许又跌进苦海。莎拉如果能意识到这些，告诉自己这些，那不是她的错，她努力了，也许，她就能从困扰多年的情绪中走出来。

人类的悲伤，大多是因为对

丧失很无奈；人类的懊悔，更多源于对自己做不到、没做好的愤怒。承认我们自身的脆弱与局限，真的需要很大的宽容与勇气，这也是对自己的深度认同。

提升自己的心理觉察能力，从破坏性的习惯——如自责与指责、自恋与膜拜中解放自己，从自我束缚里解放自己，以便给生

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电影里有个绚丽得让人窒息的片段：蔚蓝的天空，金黄的麦田，两个瘦小的女孩在飞奔。那是逃出集中营的莎拉和她的小伙伴。艳阳下，风都追不上她们。

把锁打开，心终得自由。

（周继红摘自《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2日）



加米·尤伊斯导演的电影《上帝也疯狂》中有这么个情节。一个飞行员把一个可乐瓶从飞机上扔下来，被一个从未接触过现代文明的土著部落人捡到。部落的人发现，这个瓶子太神奇了，能吹出奇怪的声音，能用来印织物图案，还可以用来磨蛇皮、捣碎食物。总之，这个神奇的可乐瓶无所不能。他们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礼物。慢慢地可乐瓶变成了抢手货，也打破了部落固有的平和宁静。人

们为了能使用它、占有它，开始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部落酋长认为这个可乐瓶给他们带来了邪恶，决定派部落里最强壮的小伙子把它还给上帝——扔到海里去。

互联网就像上帝扔给现代人的一个可乐瓶，只是我们见过太多的邪恶，哪怕它带来再多的麻烦，我们也舍不得把它还给上帝。因为在现代人看来，这个并不平和宁静世界，再多点什么只是为丰富增添了一些多彩而

已。

生活在巴西的阿里尔是一头3岁狮子，一年前不幸四肢瘫痪。每月1.15万美元的治疗费让它的主人博尔赫斯一筹莫展。2011年7月初，博尔赫斯在Facebook上为阿里尔设置了主页，有3.5万名支持者为它捐款。当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畅想的互联网世界是一条四通八达的信息高速公路，有数不清的美景，那些互联网先驱们更多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描述这个美好的蓝图，可谁曾想，当高速公路修好之后，到处都是观光客、小广告、收费站，秩序混乱，打架斗殴随处可见。这哪是文明啊！

空想家和作家对未来的描述总是相反，前者喜欢把未来描述成无所不能的乐园，后者喜欢把未来描述成极度扭曲的世界。互联网就是极度扭曲的美好乐园。

每一个初次上网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互联网在你面前打开了一个你从未看到的世界，它几乎应有尽有。这正是互联网的迷人之处。

人类的祖先在走出非洲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必须通过开辟更大的空间获得生存繁衍的机会，至今我们尚能从一些游牧民族的迁徙中看到这种人的本能。超越时空的束缚一直是人类向往的，互联网在某个层面上实现了人类的这种愿望，至少在对更广阔的世界了解上实现了。

人类为了交流发明了语言、文字、书信、电话、互联网等，并且不断地突破时空极限。当初刘备见诸葛亮，可是费尽了周折，通过好几个人，跑了三趟，才见到诸葛亮。假如诸葛亮有个Twitter或者Facebook的账号，刘备直接就能跟诸葛亮对上话了：“哥们儿，我弄到一大笔钱，想请你过来做CEO哦。”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1967年做过一个实验，认为你

上帝扔下的 可乐瓶



[[读者·2012·14]]



通过周围的6个人就能找到你想找的人，这叫“六度分隔”理论。互联网可以让这种类似“小蝌蚪找妈妈”的交流方式翻篇了。

人们的交流兴趣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最大的提升。过去，除了时空障碍阻碍了人们的交流之外，宗教、伦理、法律等社会规则也在制约人们的交流。互联网实际上用技术规则取代了伦理与法律规则，它让人们在遵循技术的前提下使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平等。试想，当那个土著部落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可乐瓶，部落的首长肯定该思考别的问题了。

宗教、伦理和法律等方面的社会规则一直以来主要解决人的性本恶的问题，即原罪。但互联网的反规则像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它让人尝到了从国家出现以来从未尝过的甜头——释放压抑已久的人性。人们迷恋互联网，绝不是因为打开了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而是走进这个世界后回归到人的本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伦理和法律在互联网时代显得无能为力的原因。

因交流产生交易，因交易产生商业。互联网正好可以让在工业时代商业不能企及的人性因自私、贪婪和欲望所产生的交易得以完成，并且直截了当。当心理学家试图用各种方式解决沉溺互联网的新问题时，是否意识到这是一个古老且一直存在的问题，只是之前一直被压抑了呢？

倒是那些毫无社会规则意识的人看到了互联网的颠覆性，比如肖恩·范宁，在他19岁的时候编写了一段程序，放到网上，结果这个叫Napster的东西捅了唱片业的马蜂窝。当他最后败诉，没有挣到钱，他仍像一个英雄一样——因为他干掉了不可一世的唱片工业。到了扎克伯格编写程序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人性是可以赚钱的。

因为互联网具有工业时代无

可比拟的数据优势，它可以推算出每一个互联网的用户在干什么。比如在Web1.0时代，互联网和一本杂志或一张报纸的差别并不大，它仍扮演单向信息提供者的角色。随着互联网的用户增多，人们从BBS这种最简单的网络互动发展到今天的Web2.0时代，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利用了人性恶的一面。你想占有信息，我就给你发明新闻聚合器；你想表达想法，我就给你发明博客；你想传闲话，我就给你发明Twitter；你想交友泡妞，我就给你发明Facebook……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1951年出版的《机器新娘》里说过：“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人耗尽了自己的全部时间，只求能打入集体的公共头脑。打进去的目的是为了操纵、利用和控制；旨在煽起狂热而不是给人启示，这就是他们的意图。”学者总是忧虑恶魔会从盒子里跑出来，但技术规则的制定者只看到了人的需求。所以，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实际上是用技术规则逐步取代伦理与法律规则的过程。一部法律的制定首先是非常滞后的，它必须要等到社会问题和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才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规则，而互联网的技术规则则是通过随时收集使用者的信息，通过计算实时为使用者提供服务，并且随时修改更新它的技术规则。可口可乐通过几十年的调查研究革新才搞清楚人们普遍喜欢的饮料口味是什么样——并且它也仅仅是非常含糊地认为消费者会喜欢这种口味，通过长期大量的广告拴住消费者的方式维系饮料帝国的成功。但互联网商业模式则可以掌握并分析所有人的口味，并随时根据你的口味为你定制各种你可能潜在的需求。“购买了这本书的人同时也购买了那本书”“你可能对这些书感兴趣”，这是你在亚马逊网站浏

览时经常看到的提示，这些带有暗示性的语言一定能让你产生新的消费，但你很少意识到——它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些？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主编辑弗兰克·施尔玛赫在他的《网络至死》一书中提到：“监控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我们对匿名数据进行分析，以此预估人们的行为。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资源。假如手机在不远的将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话，这是我们不能随意忽略的一个事实。我们的信息行为被解码得越彻底，我们就越危险。因为我们对于自我和他人的评判都是根据预设的模式来进行的，概莫能外。我们被解码得越彻底，我们的行为模式就越清晰。”他在书中还提到一个叫做Cataphora的网络公司，该公司网站首页这样介绍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在网上留下足迹：写电子邮件，写报告，我们打电话，写短信，聊天，写博客，写Twitter。Cataphora会把这些搜集起来，形成一种人类的行为模式。任何一个对组织机构中的人类行为感兴趣的人或者组织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技术。”

一个会钓鱼的人除了有耐心之外，还要知道该放什么诱饵。互联网在用信息绑架方式控制你的时候，总是会给你一些美味佳肴的图标让你点一点，让你像一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跟着鱼饵不停游，你跟的时间越长，它就越知道你喜欢什么，沧海多么辽阔，最后你再也不能回首……互联网充分挖掘出了人性本恶的商业价值，诱惑你不断想去吃它抛出来的“禁果”，让你时时刻刻产生饥饿感。如果说当今互联网是一种兴趣经济，倒不如说它是看到你的恶性并转化成你的“饿性”，不断推出让你感兴趣的东西，在这种“饿性”循环下，完成它的商业目的。

（友 斯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8期）



在荷兰斯海尔托亨博斯市的圣约翰大教堂里，有很多当地贵族、十字军战士、圣人和天使的石雕像，其中有一个天使雕像格外与众不同，她的笑隐隐约约，眼睑低垂，穿着牛仔裤，一边肩膀上挎着手提电脑，另一只手正拿电话聊天。这个天使，每天大约会接到30个电话。

这个与众不同的天使有两个电话号码。

2011年4月，天使雕像揭幕不久，当地一对夫妇就申请了一个电话号码，以便人们能给天使打电话。他们把印有天使雕像的照片和电话号码的名片发到各个酒吧、饭店和旅馆，很快就接到了不少电话。

最近，这对夫妇以匿名为条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说，如果暴露他们的身份，“天使热线”就不得不取消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发天使名片有点开玩笑的成分，现在却很像热线电话。打电话来的有各个年龄段的人，一些人是求助，另一些人只是为了排解寂寞。

假期的时候，打来电话的人更多，夫妻俩应接不暇，曾一度想放弃这个号码。“有的电话让我们听得心碎。”妻子说，“一个小女孩打电话求天使为刚刚去世的奶奶祷告；一个妇女请求天使帮忙度过第一个没有了父母的圣诞节；一位寡妇求天使为她死去的孩子祷告。”

雕刻这个小天使的创意是由荷兰雕刻家托恩·穆伊在1997年想出的，那时圣约翰大教堂准备换掉里面损毁严重的石雕，托恩·穆伊得到了在大教堂里雕刻40座石雕的任务，其中包括14座天使石雕，背着便携式电脑、打手机的小天使是最与众不同的一座。

在离斯海尔托亨博斯市约一小时车程的阿默斯福特市，63岁的穆

伊先生在他的工作室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天使是来世上引导我们的，她们从天上带来福音。那么，怎样展示她们与天堂的联系呢？我想，最好就是让她有一部手机。”他笑了笑，接着说，“我告诉孩子们，天使的手机上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就可以拨通天堂的电话。”

斯海尔托亨博斯市的圣约翰大教堂建于1220年，几个世纪来，这里都有与众不同的雕像。

对于打给天使的电话，这对夫妇并不收费，他们坚持，就算天使的名声再大，他们也不会以此牟利。但是

2011年12月，教堂开通了一条打给天使的收费热线——每分钟1.07美元。现在，在紧挨着大教堂的地方还立了块牌，上面写着：“给天使打电话。”如果你拨打教堂开通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给出几个选择：“了解教堂历史，请按1号键；了解天主教，请按2号键。”如此等等。

大教堂理事会的科能先生解释说：“我们选男人来接电话，因为男人的声音更让人觉得可靠。”他说，教堂的“男天使”每周会接到100个电话。“男天使”的主要目的是“传播福音，使更多的人信天主，不是为了赚钱”。大教堂的费用每年需要约9.4万美元。

两条热线之间的竞争爆发了，小天使成了明星，圣约翰大教堂成了斯海尔托亨博斯城里的一个热闹去处。拨打天使早期号码（热心夫妇开通）的人，只需付拨打电话的常规费用，没有机器应答，扮天使的妇女说：“我说‘你好，这是小天使’，接下来，打进电话的人会诉说各种各样的事情。”并不是所有打电话进来的人都需要帮助。那位妇女笑着说：“10岁以下的儿童最可爱，他们问

天使热线

◎约翰·塔格里亚布

◎韦华明 译



[[读者·2012·14]]

曾经采访过一位远洋船长的妻子，他们的爱情词典里有两个词使用频率最高——告别、思念。那是20年前，还没有如今的即时联络方式。

也是在20年前，听徐小凤的一首歌，浑厚偏低的中音，缓缓讲述一个故事：海边隐居着一个老人，整天看着潮汐退涌，听着远方呼唤。终于有一天，海天碧蓝，老人驾小舟出航。瞬息海啸呼啸，孤单的小舟消失在海面上。老人了却了最后的心愿，此时潮水冰凉，星光依旧……这首歌与海明威的小说同名——《老人与海》。我心目中，那些曾经的远航者，都是孤独的英雄，人生所有的美景和风浪，都曾独享，而不会大惊小怪。

有一个浪漫的故事，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贯穿

远航者

●莫小米



故事始终的主角，是个年轻英俊的海军军官。

当年的照片上，他身着英国皇家海军军服，挽着美丽娇小的纯洁新娘。

告别新娘去远航，也许，在某个日落时分，在思念的星光下，他已经预设了今天。

终于退伍，家人团聚，有一份非常体面的、待遇优厚的工作，像常人一样生儿育女，家庭幸福。人到中年，该有的都有了，有一天，上班路上，他忽然觉得人生了无趣味，立即打电话给妻子，说要带她去远航。

他们卖掉了别墅，将财产留给儿女。他们花两年时间，自己动手造了一条船。男人负责所有的木工活，女人包揽所有的喷涂活。

离开喧闹尘世，扬帆远航，与最爱的人朝夕相守，也许是所有远航者曾经的梦想。

一起欣赏蓬莱仙境，一起抵御暴风狂浪，在百慕大的一次龙卷风中，他们的小船成为唯一不靠救助而成功脱险的船，因此获得了一枚奖章。

可是最难、最惊人、最浪漫的不是这些，而是36年、16万公里、45个国家，从风华正茂的中年，行驶到风烛残年，两个人，在海上，小船里，不厌倦。

跟《老人与海》的主角一样，唯有曾经的远航者，那些孤独的英雄，才可以把爱与死，写成永恒的篇章。

（刘 灵摘自《今晚报》2012年5月7日，图选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谁的隐私》一书，（罗马尼亚）比纳派图）

我讲哪种语言，问我晚餐吃什么，问我冷不冷，问我下雨没带伞怎么办。”学生们为考试寻求帮助，还有些人请求天使保佑他们通过驾驶考试。那位妇女说：“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会给你施一点魔法。”

一位80岁的寡妇从阿姆斯特丹打来电话说自己太孤独，天气很糟糕，不能出门，没有人给她捎带日用品。更无法忍受的是，她的洗涤槽坏了，要花135美元才能修好。她说她已经不信任人类，不信任自己的家人。两个星期后，那个老妇人又一次打来电话感谢天使，说事情已经变得顺利了。

那位妇女并不觉得自己扮演天使是骗人。她

说：“如果人们是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如果人们是开玩笑的，我也会跟他们开玩笑。”

那对夫妇知道教会对他们扮演天使并不高兴。丈夫说：“他们希望我们停下来，但没有直接跟我们说。我们并不收钱，也无意与教堂竞争。”

妻子也无法确定他们还会当多久的“天使”。她说：“到我厌倦的时候吧，有时真的很难坚持下来。”但不管怎么说，这是相当有趣的。当史蒂夫·乔布斯去世时，电话响个不停。作为“天使”，她告诉打来电话的人：“史蒂夫·乔布斯上天堂了，或许，我会在人间再安排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当世人的模范。”

（华 瑞摘自合肥家教网，李小光图）



爱的差异

●葛红兵

那个时候，太阳已经落山，站在沙滩上的你已经看不见阳光，不过，远处The Needles白色的石峰依然反射着太阳的余晖。这是海边，你能感觉到地球圆弧形地展开，弧状的海平面遮住了你面前的光线。你已经在“夜”里，你看不见太阳了，但是，远处的山峰还看得见，它还在太阳的余晖中闪闪发光。这种奇绝的景象你是第一次体会。你在夜里，而远处的山峰却在白天，它还沐浴在日光里。

7月的英国南部，虽然也是夏天，但它和地球另一面的亚洲却不一样，它有些清冷，即使正午的时候，气温也只有25℃。你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气温中驾驶帆船和摩托艇，不过游泳你却不习惯，这里的海水和泰国、印尼那边的比起来，可以说是很冷的。

天黑得很晚，晚上9点、10点，还没有夜的感觉。你和你的朋友们常常晚上10点的时候才出门。你一个人漫步，沙滩上的泳客差不多都离开了，这会儿他们转移到镇上的酒吧去了，留下空旷的沙滩，你是喜欢萧条些的景象的。

路上，你遇到一对老夫妇，他们向你挥手。下午你们在一起晒太阳，太阳洞穿你的身体，让你飞升起来的时候，老太太对你说，她刚刚发现悬崖上的林地有一家酒吧，“像神秘园”，去了那里，你一定会有发现。你还没有决定是否去，也许，老太太只是觉得你很年轻，不应该一个人玩，介绍你去一个单身年轻人玩的地方，那个地方你可能几天前曾经路过过，当时你并没有在意。你们约了明天去参观Osborne House女王行宫，他们用车带你去。你很喜欢老夫妇俩的狗Kew，和Kew在

一起让你愉快，你可以和它玩飞碟。

接着，你看到了栈桥上的小兄弟俩，十二三岁的两个小伙子，他们在钓鱼。在他们这个年龄，你也曾喜欢钓鱼。油菜花铺天盖地地开着，你和伙伴们一个个散开了，在油菜花的香味里，在春天微熏的风里，在河面上一圈圈的涟漪里，那些鱼好像是春天的礼物。你的记忆让你思乡了。这会儿是两个小伙子，在夜的海边，他们放饵、甩线、收线，银色的线在空中滑动，在湛蓝的海水下面，是神秘的鱼群……稍稍近处，是他们的母亲，她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着书，有些暗了的天幕下，你能看见的只是她的剪影。她，还有那两个孩子，构成了一幅安宁的图画，是那小兄弟俩让母亲感到安宁，还是母亲的守护让兄弟俩感到安宁呢？也许都有吧。这样的情景让你感动。很久了，每当你出门休假，看到那些举家出游的人，你会感慨。

你问他们，这里能钓到鱼吗？他们说，钓到很多鱼。你的英语不够用，就像你听不懂很多菜名一样，你听不懂鱼的名字。鱼呢？你问，你想看看那些鱼，你知道，钓鱼人是非常愿意向别人展示他们的收获的，那是他们的成果。可是，他们身边并没有鱼桶，他们说，放回海里了，他们看你疑惑不解的样子，又说，法律不允许旅游者把钓到的鱼带回家，只能放回海里。

两个小伙子，他们钓到了鱼，然后又把鱼放回去。在几乎已经没人的海滩上，在夜幕低垂的时候，这里并没有人监督他们啊，但是，他们做到了。如果你钓过鱼，你就一定知道，让一个钓鱼人把他们钓上来的鱼再放回去是多么难。钓鱼的过程中，你需要耐心等待，没有什么比那些鱼更能给你带来喜悦了，因为它不是你等待的结果，但是，两个小伙子，他们放回了那些鱼。你由衷地赞赏他们，他们的法律意识，他们遵守规则的意识，让你感慨。如果一个社会全部由这样的人组成，那么诚信还是问题吗？他们很小，但是，却懂得遵守规则，他们有法律意识。就在





珍惜读不懂的书

●杨 照

一家出版社要重出赫尔曼·黑塞的《彷徨少年时》，我答应帮他们写一篇介绍。新译的书稿送来了，一边陪你练琴，一边重读《彷徨少年时》。我记得是刚上初中时，连续读黑塞作品的。第一本是《彷徨少年时》，第二本是《漂泊的灵魂》，第三本是《乡愁》，第四本是《流浪者之歌》，一本接一本读。

而且不是随便顺手读读。每天早上用闹钟将自己在5点半叫醒，然后坐在书桌前，摊开书一字一字读，一行一行读，一直读到该出门上学的时间。我完全记不得读书前有没有先吃早餐，都吃了些什么，但清楚记得书桌上台灯的白光照在书页上的亮度。

为什么这样认真？老实说，因为那时我读不懂黑塞的书，是真的读不懂。早上读过

的，晚上问自己到底读了什么，想想，脑袋一片空白。可是，一方面是不服气，觉得只要坚持下去，陌生的字句意义总有一天会在眼前豁然开朗；另一方面是好奇，那读不懂的字句间，偏偏有种奇特神秘的魅力，吸引我一直想看下去。

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在那天刚亮的时刻，享受和一种遥远不可解的事物相联系的感觉。一种无法用理性掌握，所以无法用言语形容，却在身上、心底麻痒搔爬的经验，无可取代的经验。

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我读过黑塞，却没有能力将他书中的内容吸收进去。我知道等到自己的阅读能力更强，理解更成熟时，我会、我需要重读黑塞。

几年后，高三吧，我无意中从书架上拣出《彷徨少年时》，随意翻翻，翻到了这样的句子：“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找出被允许的和被禁止的事物……有些人疏于思考，懒得为自己的行为把关，他只要不违反别人规定的禁令就行了，因为这样他可以过得很轻松。

还有些人在心目中有一套自己的法则，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吓了一跳，这明明就是我自己的信念啊！再翻再读，我更惊讶了，书里的情节内容我很陌生，猜不出再下来要发生什么事，然而书中讲的道理，关于光明与黑暗的世界，关于个人的选择，我却都再熟悉不过！

当年，我真的没读懂《彷徨少年时》吗？还是一字一句其实已进入了我的大脑，影响了我的想法与感受？还是本来的我个性中就藏有这些倾向，所以才会即使读不懂，都不愿放弃黑塞的书？

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答案。不过我知道、我确信，少年时代最大的珍宝之一，就是极度善感的心，随时吸收，随时感应，就算对于看来陌生、疏远的东西，也不要轻易拒绝。生命拥有比我们的想象更大的空间，可以容纳更多不同的东西。

（清 光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想遇见你的人生》一书，高荣生图）

你和他们对话的当口，你果然看到他们钓到了鱼，他们也果然把那条鱼放回了海里。

你感慨于这个社会的诚信，诚信在两个孩子的心里，也在整个英国社会的心里。在无人的海边，在暮色中，诚信依然在闪闪发光。

你悄悄离开，回到沙滩上，路过那位母亲身边的时候，你对她说：“你拥有两个很棒的绅士。”那位母亲抬起头来说：“那当然。”这个时候，你看到了她眼神里由衷的骄傲。你说，他们懂得诚信，懂得遵守规则，这都是您教育的结果，要感谢您，培养了两个这么好的孩子。她说，她也为他们感到骄傲。你心里很赞同，这位母亲完全有理由骄傲。教

育孩子，把他们抚养成人，送入社会，让他们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天底下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事业了。

你想到，在中国，许许多多的母亲，她们把到工厂上班生产钢精锅等物质产品看得比抚育孩子更神圣，她们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然后心安理得地“走上社会”和男人平起平坐去了。她们不会为抚育孩子感到骄傲，相反她们认为在家里抚育孩子或者把更多精力放在孩子身上很难为情，当你赞美她们的孩子时，她们总要谦虚一番，会说，她们的孩子很差，没什么值得赞美的。

（辛 辛摘自葛红兵腾讯博客）

父亲的主治医生通知我，说有要事相商，我却迟迟没有过去。

一阵微风穿窗而过，吹落了一片百合的叶子。病床上，父亲仍在昏睡。我整夜握着他的手，这双青筋盘绕的手，曾无数次将我举高，曾给我最大把的糖果，曾为我修出一间向阳的小屋，在门前种树，在窗下种花。而此刻，我不能替他痛，不能替他咳，也不能替他背过那个叫做癌的大包袱。

终于站到医生的门前，却又没勇气推门。整个肿瘤科都静悄悄的，静静地疼。即将崩溃的我，真想不管不顾，躺在冰凉的地上放声大哭，打滚撞墙。

忽然，有个小小声音温柔绽放：“来，我们来拍卡片吧！”我木然转过头，打量面前这小男孩。雪白皮肤，鬈发，深目高鼻，很像圣埃克苏佩里笔下的小王子。“小王子”穿落日红的羊毛衫，手里握一沓厚厚的卡片，上面的卡通人物已磨损得面目模糊。拍卡片曾是我的最爱。童年时，老树下，两个小人，头对头，惊呼欢笑，能从日光清明玩到月上东墙。此刻，我轻轻摇头，他却拉我坐在长椅上。

他的声音轻得像梦，像落花，却格外清晰。“来吧，就玩一会儿！”我摊开双手给他看，“对不起，我没有卡。”是的，我什么也没有，在这世界上，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孤儿了。他慷慨地分出一半卡片，交到我手心。

“这些都是你的！”我气馁地推开，“可是……我赢不了，我太笨！”他怔了怔，从衣兜里掏出另外一沓卡片，笑道：“你看，这些都是我给我的小妹妹买的。”说到妹妹，“小王子”嘴角笑意盈盈，口吻里全是骄傲。他拍拍我的手，“现在全部给你，你肯定能赢！”这世上，晨露般的目光最让人无法拒绝，疲惫、悲哀、疼痛，都不能。

心不在焉的我，局局皆输。“小王子”看着我灰暗的脸，似

小猫、小狗、小棍子都行。反正，父亲都不能再叫我了。

蓦地，不知哪间病房传来咳嗽声，我惊跳而起，欲冲过去，忽地又意识到，哪里会是老爸呢！他若能咳出这样洪亮的声音，我愿意拿命来换。痴痴想着，手中的卡片撒了一地。那小孩弯下腰，一张张捡起，理好，仰脸叫道：“沙伊达，再来玩，我的妹妹都能连赢10次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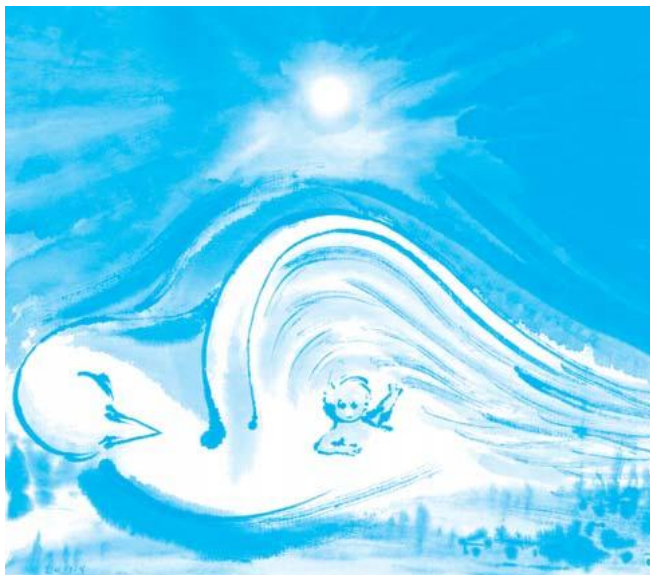
听到这句话，我心念一动，忽然抓起卡片，轻声祈祷：“仁慈

的老天啊，如果老爸还有希望，请让我连赢10次！”我打起精神，全面反扑，果然战果辉煌。“小王子”一直在轻轻拍手，轻轻喝彩。忽然，他不解地问：“我妹妹赢一次就会翻着跟头笑，赢两次就会像蝴蝶那样，在紫色花田里飞起来笑，你赢了7次为什么还撅着嘴巴？”我愣了愣，微微一笑。这时，医生推开门，示意我进去。

跟医生谈了半小时，得知父亲时日无多，我心下惨然，茫然走出来，几乎撞到沙吉达身上。他叫道：“沙伊达！沙伊达！”我置

若罔闻，他握住我的手，“我们晚上再玩，好不好？你可以赢100次的！”我不回应，他气喘吁吁地说，“沙伊达，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挣开那只柔软的小手，径直走进病房。

父亲仍在昏睡，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像小时候，我不许他去加班，不许他喝多了酒，不许他出远门。不知过了多久，我抬起头，惊诧地看见暮色里那小小少



你能赢100次

●刘继荣

原创

乎有些担忧。他温文有礼地自我介绍道：“我叫沙吉达，跟妈妈一起来的。你叫什么名字？”我手上正拈着个怪兽卡，便闷声答道：“我叫怪兽。”沙吉达面露惊恐。我苦笑，若有怪兽的魔力，我必会上穷碧落下黄泉，翻江倒海，与死神对决，救出父亲。沙吉达问：“我想给你重新起个名字，叫沙伊达，好不好？”我疲惫点头：“好。”随便什么都好，

[[读者·2012·14]]

奏小过安君臣

郭子仪是唐代中兴名将，功勋卓著，威震朝野，被封为汾阳王。

有一年，因朝廷重要祭祀的日子临近，禁止杀生。郭子仪的仆人违反禁令，宰了一只羊，右金吾将军裴谔立刻禀奏唐德宗，予以弹劾。德宗为此多次夸赞裴谔不畏权贵，忠直刚正。

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样有损郭子仪的声名，便责问裴谔：“郭公有功于社稷，为什么不加以庇护

呢？”

裴谔回答说：“正是因为郭公德高位隆，我才这样做的。郭公位高权重，皇上刚即位，本来担忧郭公党羽众多，难以驾驭。我揭发他较小的过失，说明郭公不足畏惧。这样，上尽了事君之道，下安了郭公及朝臣之心，不是一举两得吗？”

（赵世英摘自中国电影出版社《历史的方与圆》一书，韩 洋图）



年仍在门外徘徊。我摇摇手，他快快离开。入夜，姐姐来换我，嘱我吃饭、休息。走在街上，路两旁灯火通明，小吃店里笑语喧哗，仿佛全世界只有我一人难过。

夜深了，我仍在跟姐姐通话。按照家乡的风俗，明天一早，我们将带父亲回家。两个人都有些黯然，沉默了好一会儿，姐姐说：“有个长长睫毛的小孩，不知找谁，在门口坐了好久，刚刚才走……”

我心里一惊：是沙吉达吧，一定是他！他说过，要找我玩，要告诉我一件事的。我沉吟片刻，终究，还是挂掉了电话。

父亲离去时，我很安静，一种认命的安静。只是，我的心却没有了热度。好的音乐，好的文字，甚至好的景色，再也不能令我感动到眼眶湿润。晨跑终止了，体检也一拖再拖，没有什么事非要在今日做完，也没有什么事一定要做。无论内心和肉体修炼到多么强大，只消命运的一阵微风，我们立刻就如吹落的叶子，终结旅途。

暮春，风扬落花。快递员敲门，递给我一个小小的邮包。我以为是前一阵在淘宝上买的小玩

意儿，懒得拆封，便随手撂下了。

周末的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沙吉达的妈妈。我愣了好一阵，才想起这名字，便问道：“您的病好了吗？”她温和地回答：“我没有病，病的人是沙吉达。”我的头轰地一响，叫道：“他那么小，怎么会是病人？他什么病？”我知道自己问得蠢透了，病魔哪里管年龄性别籍贯，住在肿瘤科还能是什么病！

听到“小王子”已经离去，我反复念叨着：“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沙吉达那么小，小得像玫瑰花里新生的蕊，小得像飘在阳光里的金色绒毛，死亡的兀鹰哪里看得到他！可想起他苍白的脸庞，微蓝血管几乎清晰可见，想起他柔弱的声音，连笑起来都有些气促，我的心又开始痉挛。

这位母亲说，在最后的时光里，沙吉达念念不忘，要给一个叫沙伊达的人写一封信。于是，母亲恳求医生帮忙，找到了我的电话和住址。现在，她问我可曾收到快递。

我跳起来，在各个屋子里乱翻，慌乱之中，连饭锅和微波炉

都揭开看了一遍。最后，终于在阳台上的花盆边找到了那个小小的邮包。抖着手，拆开一层层包装，我看到了一盒崭新的卡片和一封信。信是“小王子”用拼音写的，我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出来：亲爱的沙伊达，你能赢100次！下面画着一大片紫色花田，有蝴蝶张开小小翅膀，掠过风，带着笑，飞向云霞深处。我终于明白，风可以吹落一片叶子，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看着看着，我笑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信纸上似有霞光汹涌，暖流拍岸，连我的指尖和发梢都要开出鲜花来。

沙吉达，亲爱的沙吉达，初相见时，我衣服皱得像咸菜，脸像苦瓜，眼泪随时要掉下来。可你执意跟我玩，执意要我赢，执意想看到我的笑。我们未说再见，却再也不会相见。当我确认自己是弱者，并决定顺从那强悍的命运时，你却预言我能赢100次。

这善意，比生命更长久。它穿过阴霾，照亮岁月，赐予我一片谢了又开的花海。

（阎广鸿图）

● 唐炳良

献艺的人

对于城市的一部分乞讨者，也许称之为“献艺的人”更恰当一些，因为他们并不是徒手乞讨，而是同时操弄着各种乐器。

据说，在西方发达国家，献艺的人是受到普遍尊重的。他们是一些小提琴手、吉他手、鼓手等等。他们选择在地铁、车站、广场、街头、公园等公共场所献艺，行人只要认为他演奏得好，付出了劳动，便愿意掏钱。而他们中有一些人，也并非出于生活所迫，有的甚至是有才华的艺术家，以流浪、献艺做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纯粹是出于个人的爱好。这是西方的事。

我们这边，可以操弄的乐器好像不多，常见的是胡琴，还有就是笛子、唢呐、葫芦丝。也许应该说，献艺者能力有限，他可摆弄的乐器就这些，因为简单易学的缘故。乐器质量很低下，演奏技艺也难以恭维，主要是发出些声响，以吸引人的注意。



有一个吹唢呐的人，一个木架子上另有一面锣和一个钹，应用了机械牵动的原理，吹唢呐时双脚踩动踏板（他是坐着的），锣和钹同时击打有声，三样器乐配合起来并不乱，但也仅仅熟练而已。最难以让人接受的是，在路边摆一个扩音器，流行歌曲放得震天响，旁边还有一个让你投钱的铁罐子，这与其说是献艺，还不如说是折磨人的神经。

这么看来，他们主要还是乞讨。虽然我很愿意称他们为献艺的人。

我不能忘记的，是一个拉二胡的人，曾在我住的小区周围几个公交车站献艺，似乎有些不太一样。他是个盲人。我估摸他有五十多岁，瘦削的脸上莫名其妙地有一种傲气，不知谁得罪了他。有一个小女孩，守着一个存钱的铁皮罐，不像他的女儿，也许是他的孙女？他之所以引起我注意，首先是他从不拉流行歌曲，他只拉二胡曲，包括《江河水》和《赛马》，还有刘天华的曲子。其次，他把二胡，也不像是一般之物，乌黑的琴杆，很有些年头的样子，我疑心是红木的。从他的指法看，他是训练有素的，是标准的以指尖触弦（多数盲人是

用手指的第一节甚至第二节按下去）。捋把、音准也很好。只是，他拉得很潦草，不怎么上心，因此听上去很稀松。

而且有时候，他干脆不拉，把二胡抱在怀里，坐在那里只顾自己抽烟。

常乘公交车的人，渐渐也都很熟悉他了，有人就告诉旁边的人说，他二胡拉得好，只是高兴才拉。马上有人冲着他喊：“拉呀，你不拉怎么给你钱？”

这个盲艺人理也不理，仍然昂首抽他的烟。眼珠往上一翻全是白。这一瞬间，我想到的是瞎子阿炳。也许，只有瞎子阿炳才会在他不情愿拉的时候，有这副冷傲的神气。

那段时间，我有意无意地常常想到这个盲艺人。他是怎么回事？曾经的艺术家？遭遇了某种生活和命运的变故？或者，他觉得周围的人不配听他的演奏？可是，他不是献艺吗？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操弄胡琴的乞讨者吗？不久，他就从小区周围消失了。

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位朋友家闲聊后回家，路过一个广场时，听到有悠扬的二胡声传来。我一惊，凭我的直觉，演奏者应该就是那个会翻白眼的盲艺人。无论如何，我不会就此绕过去。但我并不急于见到他，我放慢了脚步，边听着琴声边向广场走去。这是个月黑夜，风很大，城市的路灯下，有白色的食品袋和梧桐树的枯叶被风裹挟着，在马路上翻滚。

柳如家

● 毕淑敏

上医学院的时候，一天，教授拿着一枝新柳走进教室。它嫩绿的枝条上，萌着鹅黄的叶蕾，大梦初醒的样子。我们正不知一向严谨的先生预备干什么，教授折断了柳枝。绿茸茸的顶端萎下来，唯有青皮牵拉着，散发出苦苦的气息。教授说，今天我们讲骨骼。医学上有一个重要的名称，叫做“柳枝骨折”，说的是此刻骨虽断，却还和整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职责，就是把这样的断骨接起来，它需要格外冷静，格外耐心……

一次，到了大兴安岭，老猎人告诉我，如果迷了路，沿着柳树，就能走出深山。

我问为什么？老猎人说，春天柳树最先绿，秋天它最后黄。柳树成行的地方必有活水，水往山外流，所以你跟着它，就会找回家的路。

心中一动，记下了柳树如家。

一位女友向我哭诉她的家庭，说希冀的是家的纯洁，家的祥和。可怕的是最近一切都濒临破碎，虽是藕断丝连，但她想手起刀落……我知她家虽已摇摇欲坠，但并非恩断义绝，就和她讲起了柳枝骨折。既然一株植物都可凭着生命的本能愈合惨痛的伤口，在原处发出新的枝叶，我们也可更顽强更耐心地尝试修复。

女友迟疑道，现代的东西，不破都要扔，筷子全变成一次性的……何况当初海誓山盟如今千

疮百孔的家！

我说，家是有生命的精灵。正因为家是活的，所以会得病也会康复。既然高超的仪器会失灵，凌飞的火箭会爆炸，精密的计算机会染病毒，蔚蓝的天空也会风云突变，婚姻当然也可骨折。

我们是自己家庭的制造者，我们是自己家庭的保健医生。每一个家庭，都是用感情和双手缔造的，那张家庭的保修单，当然也由双方郑重签发。家是一把木制的椅子，要常常油饰修理。阴雨连绵的季节，要搬出来晒太阳，不要生出点点霉斑；秋天的时候，要在田野留步，感受清风的抚摸，忆起春天的期望。

修补家庭是双方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方包办。疗治骨折要干净彻底地清洗创面，绝不可留下化脓的细菌。焊接两块钢板，要将那对接的毛边打去陈锈，露出洁净的茬口，才能在烈焰下重新融合。如果没有痛切的割舍磨

打，哪怕只是黏合一块鞋跟，也会在几步之后再次脱落……退让妥协绝不是修补，那是藏污纳垢、苟延残喘，那是委曲求全、自取其辱，等待我们的只会是更大的苦痛。

修补是比丢弃更繁琐的工程，修补是比丢弃更艰苦的跋涉，修补是比丢弃更费时费心的历练，修补是比丢弃更精妙的技艺。

女友听了我的话，半信半疑道，裂了口子连缀起来的家，就像早年间乡下锅过的碗，还会结实吗？

我说，当年我们也曾问过教授，柳枝骨折长好后，当再次遭受重大压力和撞击的时候，会不会在原位断开？

教授微笑着回答，樵夫上山砍柴，都知道斧刃最难劈入的树瘤，恰是当年树木折断后愈合的地方。

（旅人摘自群众出版社《柔和》一书，丰子恺图）



在广场的一角，我看到了这样一幕，这个白天草草献艺的盲艺人，现在正坐在一个花坛旁，用一种我之前没有见过的专注与投入，在拉他那把发了黑的琴。那个白天守着一个铁皮罐的小女孩，在一旁“跳房子”，两脚时而分开，时而并拢，同样显得十分投入。广场上空荡荡的，没有更多的人，仅有两对情侣，站在不远处，大风中互相依偎着，聆听他的琴声。

琴声舒展、悠扬，宁静、深远，刘天华的《月

夜》。盲艺人是否也有过一段光明的记忆？或者，他确信人间必有如乐曲所描绘的那种美好的夜晚？我听见他用弓弦和手指，向夜空叙述一片如水的月光，月光下有远山隐伏，有近水流淌，有树影婆娑，有灯影人语。

我的手，已几次抓起衣袋里的一把零钞，但我每次意识到时，又都松开了。

他的面前没有那只铁皮罐。

（达心摘自《雨花》2012年第2期，李晓林图）

一连几天，少年发觉，有一个穿黑色风衣的神秘男人总是与自己“邂逅”。男人远远地望着少年，目光深沉而怜惜。少年心里起了极大的疑问，他忐忑不安，决定向身边人求助。

少年一岁半时，母亲离开了人世；父亲在外打工，对他的照顾鞭长莫及。思来想去，少年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班主任。

第二天，当男人又一次出现在少年身边时，班主任迎着男人走了过去，和男子交谈了几句后，两人一起走进了办公室，关上了门。

少年一直在外面等着谈话结果。两个小时后，办公室的门才打开。男人看见少年，冲他点点头，离去。少年更加不安，望着男人走远，他问班主任：“他要干什么？”班主任沉吟片刻：“他的孩子3岁时丢失，他以为你是，所以来查一查。”

班主任无法将真相告诉少年，因为刚刚在办公室里，男人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男人，到城市打工时和一个女人相识，他们互生好感，结成夫妻。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男人将父母从老家接来带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不料孩子一岁半时，女人突然感到胸部疼痛，到医院检查，竟患了癌症。

女人的乳房被切去，丑陋的伤疤贯穿前胸。看病要花费大量的钱财，而花钱未必救得了命。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男人带着父母、孩子，抛下重病的妻子悄然离去，从此杳无音信。

人们都以为，女人将承受不了疾病与遗弃的双重打击，没想到，她竟然挺了过来。坚强的女人对父母和妹妹说：“我一定要治好病，然后去找儿子！”可是病魔无情，第9年，女人终于无法再坚持下去。

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一向隐忍的女人向父母、妹妹提出请求，请他们帮忙找儿子，她要看一眼自己的亲生骨肉。尽管难度极大，亲人们还是全力以赴。他们千方百计打听孩子的下落，还向电视台求助。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听了这个故事后无不动容，决定帮女人实现人生最后的心愿。

不久，节目组有了孩子的消息。这时，虚弱的女人已无法成行，只好由她的妹妹携带着她在病床上的录像去接孩子。然而，转天去接



请用我的眼睛看他一眼

孩子时，却已是人去房空。像9年前一样决绝而无情，孩子的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又玩起了失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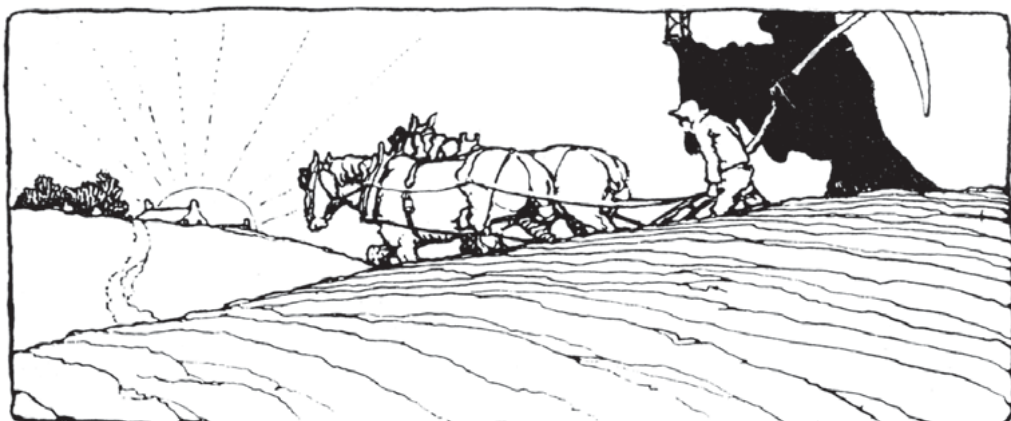
无功而返的人们以为女人会痛不欲生、大放悲声，可她只是低着头平静地说了声“谢谢”。大家安慰女人：“以后……还有机会。”女人心酸地一笑，背过脸去。从她瘦骨嶙峋、不停耸动的双肩上，所有人读到的是极度的绝望与哀痛。

几天后，女人离开了人世。她留下遗言，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给需要的人。她说：“我就一个要求，让那个受捐者替我看看我的孩子。”于是，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这个故事，让班主任眼眶湿润。不过，他请求男人不要将真相告诉少年。他说：“我学生的爷爷奶奶极疼孙子，他的父亲在外打工也是为了更好地养育儿子。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遗弃患绝症的女人，的确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甚至是法律的惩处。但是，一切都已发生，一切都已过去，现在将曾经的丑恶与绝情告知无辜的学生，只能使他痛苦迷茫。所以，为了他的成长，让我们共同保守这个秘密吧。”男人接受了班主任的建议。

班主任将这个故事深埋心底，但他能够感知，少年，从此有了心事。

（依 君摘自《女士》2012年第5期，冯 煌图）



想想我们的人生，都是租来的，没有一种东西真正属于我们。

我的好多朋友，最近几年都在买房子。股市不振、房价下跌，蠢蠢欲动想买房的人也多了起来。不久前，我也跟着友人到上海去买房。除了价钱外，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土地租期有几年的问题。房子身价也与租期成正比，租期仿佛是房屋的寿命。其实，很多人也料定，虽然所有房子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国家也不可能真的在房屋年限到期时，把房子都收归国有，但中国人向来是认定土地能生财的。

我有感而发，不免乌鸦嘴起来：“其实，也不用想这么多。过50年，我们不在坟墓里，也差不多奄奄一息了。那时在意的，应该是挂了以后要住在哪里。”

朋友笑了：“话这么说没错，但好像不能考虑永远这回事，我们到底是俗人，自己用不到，子孙可以用得到。”他瞪了我一眼，继续说，“这虽是风凉话，却是真话。我看过不少有钱长辈，刚咽下最后一口气，子孙擦干眼泪后马上破涕为笑，兄弟们开始钩心斗角。但俗人就是放不下。”

承认放不下也是可爱的。自古以来，多少人找借口安慰自己，“放下了，我不屑，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还是放不

下，一点儿小钱小资产，在心头有千斤重。

做广播节目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癌症患者在病房打电话问我：她只剩半个月了，为什么还一直挂念一些小东西？我问，什么小东西？

她说，她以前很喜欢买袜子，总是一打一打地买。现在，她最担心的是，如果她走了，家里那些袜子还没穿过，可能就会

租来的人生

●吴淡如

没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望着窗外骤雨，她若有所思。“活了几十年，这一刻忽然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努力得来的一切，不过是一纸租赁契约，一切都是租来的。到了某个年限，就要缴清借款，还回去。”

在很多人看来，我的另一个朋友到目前为止，人生似乎十全十美，什么都有。我们曾开他玩笑，说他什么也不多，就是钱多。然而，他却说，他多半时间都活在有成就感却不快乐的状态

中，工作上一直在应付各种挑战和危机，心灵上一直漂泊无依。

我们努力地读书工作，买房子让自己安定，买车以求舒适。有了伴侣，签了终身契约。有了孩子，有了公司，又有了孙子……每一样，我们都以为是自己的资产，看着这些，我们才感到安慰。

伴侣、孩子，都不认为他们的所有权属于你，正如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父母资产的一部分，自小就嚷着要独立一样。把活人视为资产，是一相情愿。

这个世界或许只是一个很大的租车公司。被命运善待的人，不过是向一个服务好的租车公司租到了一部好车，这或许也只是完美人生的缩影。旅程尽头有些不舍，却还是往前行。再美妙的陪伴都带不走，越顺的人生，时光流逝得越惊心。

与租来的东西不同，过程、情感与记忆，都是属于自己的独特经历。许多人对租来的东西十分精心，对不是租来的东西十分粗心。

虽说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已烟消云散，但一辈子，谈不好感情，受不了挫折，存不了美好记忆，才是最遗憾的事情。

租来的人生，值得斤斤计较或细细呵护的，唯有时间，唯有情。

（启 瑞摘自《思维与智慧》）



李鸿章看球

●李国文

李鸿章访英期间，主人邀请他去看一场足球赛。一百年前的英式足球，正是草创阶段，自然没有当代足球这样成熟和精彩。李合肥作为清政府的特使，客随主便，自然也就穿着盛装，出席这次足球比赛。尽管他在清廷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行走，是搞洋务的，但此公从来不穿夷服。而清廷的朝服，是长袍，胸前挂着朝珠和别的零碎，戴的帽子上缀着宝石顶子和鲜艳的翎毛。此刻，坐在温布利露天体育场边上，不知足球为何物的天朝大臣，看来去，不得要领。况且，这一身行头，只配坐在太师椅上，要不就在八抬大轿里，在露天球场上，便很不舒服，很不自在。于是，他要告退了。

不知有人做过考证没有，中国人第一个到国外去看足球比赛，而且，还是公费派出的看球名人，这光荣大概非李鸿章莫属

了。

这位清朝特使看了半场以后莫名其妙，又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问陪他一起观战并看得津津有味英国勋爵、子爵们：“那些汉子，把一只球踢来踢去，什么意思？”英国人说：“这是比赛，而且他们不是汉子，他们是绅士，是贵族。”李氏摇摇头说：“这种天气（英国伦敦的二月，虽然黄水仙开了，但还是寒意甚重的），为什么不雇些佣人去踢？为什么要自己来，跑得满头大汗？回头内热外感，伤风感冒可不就罢了。谬矣哉，谬矣哉！”

主人很窘，面面相觑，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位中国客人。

这是发生在1896年，即清光绪二十二年事情。清政府的洋务派李鸿章访问英国，在伦敦，自然是上宾款待，优礼有加。如果说对他那套翎子顶戴的穿着，英国上层社会的绅士淑女

还能忍受的话，对他那种万邦皆臣于我的思维方式和颐指气使的官僚做派，肯定就看不惯了，但洋人利之所趋，还是想办法巴结他。因为，日不落帝国和沙皇俄国都想在中国扩大势力范围，李是个用得着的关键人物。所以，英国政府想尽办法，在他前往庆贺俄皇加冕以后，特地派船到克里米亚去接他，一路军舰护航，到达朴次茅斯，于礼炮声中登岸，这也是大英帝国生怕俄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才把李鸿章请去伦敦一游的。

记得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其中描写了李鸿章到俄国后，在彼得堡参观博览会时的小镜头。这位洋务派居然吓的一声，在大庭广众间，在前呼后拥中，随地吐了一口痰。高尔基虽是革命的进步作家，但他对中国的看法，也还摆脱不了西方人的偏见。一直到如今，还是有些外国议员总是想办法挑你的不是和不足，糟蹋中国或中国人。所以，高尔基在作品中使用了这个细节，不过是余风所及。但这件事在我国并未太传开，知者甚少。而知者甚少的原因，正如鲁迅先生在谈照相的文章里指出的，为什么中国人到照相馆拍照，非要有一只痰盂放在脚下？这说明中国人气管里多分泌物，随时都吐，吐成习惯，李鸿章这一口痰，也就不以为奇了。

但李鸿章到英伦以后，却有许多不知是真还是假的演义流传下来，成为趣谈。据说，英国绅士们在餐桌上的礼仪极多，譬如吃烤鸡，原来是不允许用手抓来吃的，先用叉按住，再用刀一小块一小块切割下来，然后，把插在鸡身上的叉子抽出来，戳上一块鸡肉，送进嘴里。老实说，这种相当烦琐的吃法并不可取，而且，在光滑的盘子上肢解一只滚来蹭去的淋过油的烤鸡，是一种高难度的动作，要比刘姥姥用象

我去英国莱斯特旅行。

在那我结识了一位专门做领带的老板。他叫安迪，40出头，瘦高的个子，看上去很精神。他店里的领带用料讲究，做工细致，花纹精美，价格也高得令人印象深刻。我留意到，除了领带，店里的墙上还挂着很多照片，应该是安迪去国外旅行时拍的。

我问老板，领带的价格怎么会那么高。安迪说：“有一部分工人不是本地人，是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居民。”我不解，这样人工成本可能便宜，但运输等支出应该不菲。

“综合费用当然贵得很，”安迪回答说，“培训工人，让他们熟悉工艺和花纹，找英语翻译保持随时联系，各种开支算下来远远高于节省的人工成本。”

那还舍近求远，去苏门答腊岛雇



人？安迪说，他去印尼旅行时，了解到当地人主要生活来源是种地，但收成一般。为了增加收入，他们每年旱季都要砍树，让强烈的日照把树木晒干，进入8月后放火烧荒，扩大种植面积。近些年印尼几乎每年都发生大面积烧荒，浓厚的烟雾使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邻国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当地人的生活和健康也受到很大影响。雇他们做领带，至少一部分人就可以不再砍树了。

安迪讲述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静，表情自然，像在讲一件分内之事。

据说，南美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北美引起一场风暴。我相信，安迪也是一只蝴蝶，他正飞舞在莱斯特的空中。

（彦 凌摘自《甘肃日报》2012年2月6日，恩地孝四郎图）

牙筷夹鸽子蛋还费劲。李鸿章不听洋人那一套，毫不客气地用手抓起撕来吃。在座的主人和陪客，都是戴着莎士比亚式褶领的文明人士，面露愕然之色，不知所措。一是出于礼貌，一是出于对贵客的尊敬，大家也就照方抓药，仿效李鸿章吃鸡的方式。开了这个先例，从此英国人在餐桌上吃鸡的时候就得到了解放，可以直接动手而不必使用刀叉了。还有一个笑谈，也是有关饮食的。据说，这位大臣在伦敦期间，上顿下顿的西餐，吃得很不耐烦了。官居相国的李鸿章，与明朝那位位居相位的张居正同好，每天给他上二十几道菜，他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那时，伦敦还没有中国人开的餐馆，不像现在，中餐走向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开的馆子。于是，李鸿章就让他带去的厨子将用来做西餐的各式原材料统统烩在一起，给他送上来。当那些陪同他的英国官员闻到从厨房里飘出来的扑鼻香味，忍不住馋涎欲滴，就向通事打听，这是给李大人做的一道什么菜？回答说，不

过是杂碎而已。然后李氏示意，非正式场合，请他们入座无妨，把这些老外一个个吃得舔嘴咂舌，赞赏不已。据说，后来英国的饭店菜单上，就有了名叫“李鸿章杂碎”的一道菜。

有一年，我到英国，走了几个地方，吃了一些饭店，却从来没有在菜单上看到“李鸿章杂碎”，颇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或许要到更高级的餐厅，才能点到这道名菜；或许压根儿就是一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演义。但我通过李鸿章的这些趣闻轶事，不禁想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这种传统的不同，也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此也就没有什么高低之别，好坏之分。外国的，就一定好，中国的，就一定不好；洋人说的话，就一定高明，中国人说的话，就一定人微言轻，我是不太相信的。

某些先生脑海中的这种思维定式，一定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很大程度上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屁股由于落后挨打挨得太多，所形成的精神上的

自我矮化现象，一下子先矮上半截。所以，也就难怪阿Q一见假洋鬼子的文明棍，脖子就不由自主地缩起来，准备挨揍。

妄自尊大，不能提倡；妄自菲薄，也大可不必；数典忘祖，那就更不应该。东西方文化都有它自身发展变革的过程，凡落后的民风民俗，陈旧的陋规恶习，抵制文明的野蛮行径，杜绝开化的民族惰性，都会在时代的进步中或快或慢地改变过来。李鸿章在彼得堡的博览会的那一口痰，受到高尔基的讥诮，其实，这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也许并不知道，十字军东征时，中亚地区早就有了公共澡堂的卫生设施，可那时的欧洲人，连厕所的概念还没有呢！

因此，我常常怀疑那些吃了太多的洋杂碎而食洋不化的“精英”之类，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时那一脸的鄙夷和不屑，离林语堂先生所说的“西崽相”，离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才相”，到底有多远？

（含 云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李鸿章看球》一书，邱 颺图）



“法国悖论”一直是营养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一般意义上的健康生活方式，法国人不占什么优势，但他们的心血管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一些人认为这与法国人嗜好葡萄酒的生活习惯有关。不过，前段时间云无心在《新知周刊》上撰文，解释了葡萄酒为什么不可能是造成“法国悖论”的原因。

那么，“法国悖论”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最近，美国的凯斯勒博士在他的著作《饕餮的终结》一书中指出，法国人用餐时间更长、点餐分量更小或许是造成他们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和心脏疾病病死率较低的关键。

首先，食物的分量大小与条件性过食有关。简言之，大份的食物，常让人不自觉地多吃。美国人特别爱好大份的食物。2003年，美国费城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发现，美国的食物分量比法国多25%。这一情形几乎遍及所有餐馆。

研究者还对两地餐饮指南和烹饪书分析了一通。知名餐饮指南《Zagat》的费城版和巴黎版，显示了两地饮食风格的差异。费城食评家更喜欢评点大份的食物，设有自助餐的餐厅更受推崇；巴黎的食评家则压根不提这些。在美国的“煮妇”烹饪书里，重点通常是如何做出一桌肉

类丰盛、蔬菜寡淡的菜肴来。

法国神经科学家克洛尔，在《关于脂肪的谬误》里则将“法国悖论”细化为几个关键词，除慢进食、小分量外，还包括更喜鱼肉、进食好脂肪、低糖、少零食、拒绝美式食品。

法国文化和传统习俗，也与这一悖论有关。在过去，法国人每天固定进食2~3次，两餐间不吃点心零嘴。巴黎迪尤医院的肥胖研究者贝利叶说，法国人打小就知道这一条。当然，法国悖论并非不可打破。贝利叶指出，

小吃、快餐店如雨后春笋般在巴黎街头出现，良好的膳食结构和习惯正受到冲击。原本的膳食习惯被打破后，“因饥饿而吃”终将被“为了吃而吃”所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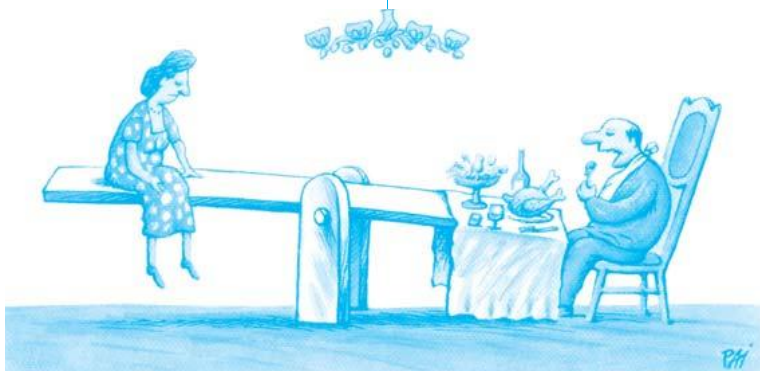
凯斯勒是克林顿当政时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面对越来越肥的周围人群，他痛定思痛，开始探究人何以爱享食物，哪怕导致身体发福。

他指出，现代人的肥胖，多归因于食物太好吃了。好吃的关键要素是糖、脂肪和盐的合理搭配。现代食品工业的阳谋，也正是将三者的搭配推向极致。人类天性脆弱，美食，是大脑难以抵御的天然诱惑。减低大脑对食物的欲望，或许是未来保持膳食平衡、合理减肥的好策略。

（陆荣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健康流言终结者》一书，图选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谁的隐私》一书，（罗马尼亚）比纳派图）

“法国悖论” 的成因

●薄三郎



微博互动

杨芳 June: 台湾的便利店居然也有繁体版《读者》卖，我被震撼了。《读者》的市场推广和地方化工作做得太好了！

莫名舟: 从《读者》上的一篇文章认识了喜禾，又通过喜禾爸爸的微博，关注着这位自闭儿童的成长和进步。喜禾的爸爸总能够把生活中的点滴小事，甚至是烦恼的事情，描述得轻松幽

默，可做父母的都能体会笑容背后的辛酸。有这样一位乐观快乐的爸爸，喜禾是幸运的。

维尼熊的部落格: 今年高考浙江的作文题：坐在路边鼓掌的人。《读者》有篇文章就是写一个让全班同学称赞的女生，成绩不拔尖，但是善于倾听和默默付出，她就是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舞台上有很多耀眼的星星了，舞台下也需要鼓掌的人。

春风得意好开心: 这两期的《读者》都非常重视土地的价值问题，不知何时出现的水泥地，已经慢慢地覆盖那一寸一寸可爱的土地。心有感触，不知如何下笔。关于泥土，关于水泥钢筋，关于那一点一点心中最原始的古老的大地。

（摘自新浪微博）

[[读者·2012·14]]